

列传第一百一十八

李纲下

绍兴二年，除观文殿学士、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。是时，荆湖江、湘之间，流民溃卒群聚为盗贼，不可胜计，多者至数万人，纲悉荡平之。上言：“荆湖、国之上流，其地数千里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。今朝廷保有东南，控驭西北。加鼎、澧、岳、鄂若荆南一带，皆当屯宿重兵，倚为形势，使四川之号令可通，而襄、汉之声援可接，乃有恢复中原之渐。”议未及行，而谏官徐俯、刘斐劾纲，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。

四年冬，金人及伪齐来攻，纲具防御三策，谓：“伪齐悉兵南下，境内必虚。傥出其不意，电发霆击，捣颍昌以临畿甸，彼必震惧还救，王师追蹙，必胜之理，此上策也。若驻蹕江上，号召上流之兵，顺流而下，以助声势，金鼓旌旗，千里相望，则敌人虽众，不敢南渡。然后以重师进屯要害之地，设奇邀击，绝其粮道，俟彼遁归，徐议攻讨，此中策也。万一借亲征之名，为顺动之计，使卒伍溃散，控扼失守，敌得乘间深入，州县望风奔溃，则其患有不可测矣。往岁，金人利在侵掠，又方时暑，势必还师，朝廷因得以还定安集。今伪齐导之而来，势不徒还，必谋割据。奸民溃卒从而附之，声势鸱张，苟或退避，则无以为善后之策。昔苻坚以百万众侵晋，而谢安以偏师破之。使朝廷措置得宜，将士用命，安知北敌不授首于我？顾一时机所以应之者如何耳。望降臣章与二三大臣熟议之。”诏：纲所陈，

今日之急务，付三省、枢密院施行。时韩世忠屡败金人于淮、楚间，有旨督刘光世、张浚统兵渡河，车驾进发至江上劳军。

五年，诏问攻战、守备、措置、绥怀之方，纲奏：

愿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，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；勿以东南为可安，而以中原未复、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；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，而以军政未修、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。则中兴之期，可指日而俟。

议者或谓敌马既退，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，臣窃以为不然。生理未固，而欲浪战以侥幸，非制胜之术也。高祖先保关中，故能东向与项籍争。光武先保河内，故能降赤眉、铜马之属。肃宗先保灵武，故能破安、史而复两京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，将士暴露之久，财用调度之烦，民力科取之困，苟不大修守备，痛自料理，先为自固之计，何以能万全而制敌？

议者又谓敌人既退，当且保据一隅，以苟目前之安，臣又以为不然。秦师三伐晋，以报殽之师；诸葛亮佐蜀，连年出师以图中原，不如是，不足以立国。高祖在汉中，谓萧何曰：‘吾亦欲东。’光武破隗嚣，既平陇，复望蜀。此皆以天下为度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混一区宇，戡定祸乱。况祖宗境土，岂可坐视沦陷，不务恢复乎？今岁不征，明年不战，使敌势益张，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，日以损耗，何以图敌？谓宜于防守既固、军政既修之后，即议攻讨，乃为得计。此二者，守备、攻战之序也。

至于守备之宜，则当科理淮南、荆襄，以为东南屏蔽。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，以强兵巨镇，尽在淮南、荆襄间。故以魏武之雄，苻坚、石勒之众，宇文、拓拔之盛，卒不能窥江表。后唐李氏有淮南，则可以都金陵，其后淮南为周世宗所取，遂以削弱。近年以来，大将拥重兵于江南，官吏守空城于

江北，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，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。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，屯重兵以临之，分遣偏师，进守支郡，加以战舰水军，上运下接，自为防守。敌马虽多，不敢轻犯，则藩篱之势盛而无穷之利也。有守备矣，然后议攻战之利，分责诸路，因利乘便，收复京畿，以及故都。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，则以弱为强，取威定乱于一胜之间，逆臣可诛，强敌可灭，攻战之利，莫大于是。

若夫万乘所居，必择形胜以为驻蹕之所，然后能制服中外，以图事业。建康自昔号帝王之宅，江山雄壮，地势宽博，六朝更都之。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，谓关中为上，今以东南形势而言，则当以建康为便。今者，銮舆未复旧都，莫若且于建康权宜驻蹕。愿诏守臣治城池，修宫阙，立官府，创营壁，使粗成规模，以待巡幸。盖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，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，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，此措置之所当先也。

至于西北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荷祖宗涵养之深，其心未尝一日忘宋。特制于强敌，陷于涂炭，而不能以自归。天威震惊，必有结纳来归、愿为内应者。宜给之土田，予以爵赏，优加抚循，许其自新，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，莫不感悦，益坚戴宋之心，此绥怀之所当先也。

臣窃观陛下有聪明睿智之姿，有英武敢为之志，然自临御，迨今九年，国不辟而日蹙，事不立而日坏，将骄而难御，卒惰而未练，国用匮而无赢余之蓄，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。使陛下忧勤虽至，而中兴之效，邈乎无闻，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。

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，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？平居无事，小廉曲谨，似可无过，忽有扰攘，则错愕无所措手足，不过奉身以退，天下忧危之重，委之陛下而已。有臣如此，不知何补于国，而陛下亦安取此？夫用人如用医，必先知

其术业可以已病，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。今不详审其术业而姑试之，则虽日易一医，无补于病，徒加疾而已。大概近年，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，而以治兵为失策，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，而以进御为误国。上下偷安，不为长久之计。天步艰难，国势益弱，职此之由。

今天启宸衷，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，亲临大敌。天威所临，使北军数十万之众，震怖不敢南渡，潜师宵奔。则和议之与治兵，退避之与进御，其效概可睹矣。然敌兵虽退，未大惩创，安知其秋高马肥，不再来扰我疆场，使疲于奔命哉？

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，惟自昔创业、中兴之主，必躬冒矢石，履行阵而不避。故高祖既得天下，击韩王信、陈豨、黥布，未尝不亲行。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，十三年间，无一岁不亲征。本朝太祖、太宗，定维扬，平泽、潞，下河东，皆躬御戎辂；真宗亦有澶渊之行，措天下于大安。此所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。

若夫退避之策，可暂而不可常，可一而不可再，退一步则失一步，退一尺则失一尺。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，则关陕、河北、河东失矣；自维扬退而至江、浙，则京东、西失矣。万有一敌骑南牧，复将退避。不知何所适而可乎？航海之策，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，此又不可之尤者也。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，明政刑，治军旅，选将帅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峙糗粮，积金帛。敌来则御，俟时而奋，以光复祖宗之大业，此最上策也。臣愿陛下自今以往，勿复为退避之计，可乎？

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，则有和亲，仇讎之邦，鲜复遣使。岂不以衅隙既深，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耶？东晋渡江，石勒遣使于晋，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。彼遣使来，且犹却之，此何可往？假道僭伪之国，其自取辱，无补于事，祇伤国体。金人

造衅之深，知我必报，其措意为何如？而我方且卑辞厚币，屈体以求之，其不推诚以见信，决矣。器币礼物，所费不貲，使轺往来，坐索士气，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，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，是和卒不成，而徒为此扰扰也。非特如此，于吾自治自强之计，动辄相妨，实有所害。金人二十余年，以此策破契丹、困中国，而终莫之悟。夫辨是非利害者，人心所同，岂真不悟哉？聊复用此以侥幸万一，曾不知为吾害者甚大，此古人所谓几何侥幸而不丧人之国者也。臣愿自今以往，勿复遣和议之使，可乎？

二说既定，择所当为者，一切以至诚为之。俟吾之政事修，仓廩实，府库充，器用备，士气振，力可有为，乃议大举，则兵虽未交，而胜负之势已决矣。

抑臣闻朝廷者根本也，藩方者枝叶也，根本固则枝叶蕃，朝廷者腹心也，将士者爪牙也，腹心壮则爪牙奋。今远而强敌，近而伪臣，国家所仰以为捍蔽者在藩方，所资以致攻讨者在将士，然根本腹心则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，则是非明，赏罚当，自然藩方协力，将士用命，虽强敌不足畏，逆臣不足忧，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间耳。

臣昧死上条六事：一曰信任辅弼，二曰公选人材，三曰变革士风，四曰爱惜日力，五曰务尽人事，六曰寅畏天威。

何谓信任辅弼？夫兴衰拨乱之主，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，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，父子兄弟之于一家，乃能协济。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，遂能捍御大敌，可谓得人矣。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，无事形迹，久任以责成功，勿使小人得以间之，则君臣之美，垂于无穷矣。

何谓公选人才？夫治天下者，必资于人才，而创业、中兴之主，所资尤多。何则？继体守文，率由旧章，得中庸之才，

亦足以共治；至于艰难之际，非得卓犖瑰伟之才，则未易有济。是以大有为之主，必有不世出之才，参赞翊佐，以成大业。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，多为小人之所忌嫉，或中之以黯暗，或指之为党与，或诬之以大恶，或撻之以细故。而以道事君者，不可则止，难于自进，耻于自明，虽负重谤、遭深谴，安于义命，不复自辨。苟非至明之主，深察人之情伪，安能辨其非辜哉？陛下临御以来，用人多矣，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，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；而陛下寤寐侧席，有乏材之叹，盍少留意而致察焉！

何谓变革士风？夫用兵之与士风，似不相及，而实相为表里。士风厚则议正而是非明，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，考之本朝嘉祐、治平以前可知已。数十年来，奔竞日进，论议徇私，邪说利口，足以惑人主之听。元祐大臣，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，皆社稷之臣也，而群枉嫉之，指为奸党，颠倒是非，政事大坏，驯致靖康之变，非偶然也。窃观近年士风尤薄，随时好恶，以取世资，滄訛成风，岂朝廷之福哉？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，固许之以风闻，至于大故，必须核实而后言。使其无实，则诬人之罪，服逸搜慝，得以中害善良，皆非所以修政也。

何谓爱惜日力？夫创业、中兴，如建大厦，堂室奥序，其规模可一日而成，鸠工聚材，则积累非一日所致。陛下临御，九年于兹，境土未复，僭逆未诛，仇敌未报，尚稽中兴之业者，诚以始不为之规模，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。边事粗定之时，朝廷所推行者，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，至于攻讨防守之策，国之大计，皆未尝留意。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亦无不可为之时。惟失其时，则事之小者日益大，事之易者日益难矣。

何谓务尽人事？夫天人之道，其实一致，人之所为，即天之所为也。人事尽于前，则天理应于后，此自然之符也。故创

业、中兴之主，尽其在我而已，其成功归之于天。今未尝尽人事，敌至而先自退屈，而欲责功于天，其可乎？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，协心同力，尽人事以听天命，则恢复土宇，剪屠鲸鲵，迎还两宫，必有日矣。

何谓寅畏天威？夫天之于王者，犹父母之于子，爱之至，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。故人主之于天戒，必恐惧修省，以致其寅畏之诚。比年以来，荧惑失次，太白昼见，地震水溢，或久阴不雨，或久雨不霁，或当暑而寒，乃正月之朔，日有食之。此皆天意眷佑陛下，丁宁反覆，以致告戒。惟陛下推至诚之意，正厥事以应之，则变灾而为祥矣。

凡此六者，皆中兴之业所关，而陛下所当先务者。

今朝廷人才不乏，将士足用，财用有余，足为中兴之资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欲大有为，何施不可？要在改前日之辙，断而行之耳。昔唐太宗谓魏征为敢言，征谢曰：“陛下导臣使言，不然，其敢批逆鳞哉。”今臣无魏征之敢言，然展尽底蕴，亦思虑之极也。惟陛下赦其愚直，而取其拳拳之忠。

疏奏，上为赐诏褒谕。除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。有旨，赴行在奏事毕之官。六年，纲至，引对内殿。朝廷方锐意大举，纲陛辞，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，措置未尽善者五，宜预备者三，当善后者二。

时宋师与金人、伪齐相持于淮、泗者半年，纲奏：“两兵相持，非出奇不足以取胜。愿速遣骁将，自淮南约岳飞为犄角，夹击之，大功可成。”已而宋师屡捷，刘光世、张俊、杨沂中大破伪齐兵于淮、肥之上。

车驾进发幸建康。纲奏乞益饬战守之具，修筑沿淮城垒，且言：“愿陛下勿以去冬骤胜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，凡可以致中兴之治者无不为，凡可以害中兴之业者无不去。要

以修政事，信赏罚，明是非，别邪正，招徕人材，鼓作士气，爱惜民力，顺导众心为先。数者既备，则将帅辑睦，士卒乐战，用兵其有不胜者哉？”

淮西酈琼以全军叛归刘豫，纲指陈朝廷有措置失当者、深可痛惜者及当监前失以图方来者凡十有五事，奏之。张浚引咎去相位，言者引汉武诛王恢为比。纲奏曰：“臣窃见张浚罢相，言者引武帝诛王恢事以为比。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谈兵，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所发愤，将士解体而不用命，州郡望风而无坚城，陛下将谁与立国哉？张浚措置失当，诚为有罪，然其区区殉国之心，有可矜者。愿少宽假，以责来效。”

时车驾将幸平江，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，徒有退避之名，不宜轻动。复具奏曰：

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，必先固人心，作士气，据地利而不肯先退，尽人事而不肯先屈。是以楚、汉相距于荥阳、成皋间，高祖虽屡败，不退尺寸之地；既割鸿沟，羽引而东，遂有垓下之亡。曹操、袁绍战于官渡，操虽兵弱粮乏，荀彧止其退避；既焚绍辎重，绍引而归，遂丧河北。由是观之，今日之事，岂可因一叛将之故，望风怯敌，遽自退屈？果出此谋，六飞回驭之后，人情动摇，莫有固志，士气销缩，莫有斗心。我退彼进，使敌马南渡，得一邑则守一邑，得一州则守一州，得一路则守一路；乱臣贼子，黠吏奸氓，从而附之，虎踞鸱张，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，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，不可得也。

借使敌骑冲突，不得已而权宜避之，犹为有说。今疆场未有警急之报，兵将初无不利之失，朝廷正可惩往事，修军政，审号令，明赏刑，益务固守。而遽为此扰扰，弃前功，挑后患，以自趋于祸败，岂不重可惜哉！八年，王伦使北还，纲闻之，上疏曰：

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，奉迎梓宫。今伦之归，与金使偕来，乃以“诏谕江南”为名，不著国号而曰“江南”，不云“通问”而曰“诏谕”，此何礼也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。金人毁宗社，逼二圣，而陛下应天顺人，光复旧业。自我视彼，则仇讎也；自彼视我，则腹心之疾也，岂复有可和之理？然而朝廷遣使通问，冠盖相望于道，卑辞厚币，无所爱惜者，以二圣在其域中，为亲屈己，不得已而然，犹有说也。至去年春，两宫凶问既至，遣使以迎梓宫，亟往遄返，初不得其要领。今伦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宫为指，而金使之来，乃以诏谕江南为名。循名责实，已自乖戾，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，不待诘而可知。

臣在远方，虽不足以知其曲折，然以愚意料之，金以此名遣使，其邀求大略有五：必降诏书，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布，班示郡县，二也。必立约束，欲陛下奉藩称臣，禀其号令，三也。必求岁赂，广其数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为界，淮南、荆襄、四川，尽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从其一，则大事去矣。

金人变诈不测，贪婪无厌，纵使听其诏令，奉藩称臣，其志犹未已也。必继有号令，或使亲迎梓宫，或使单车入觐，或使移易将相，或改革政事，或竭取租赋，或朘削土宇。从之则无有纪极，一不从则前功尽废，反为兵端。以为权时之宜，听其邀求，可以无后悔者，非愚则诬也。使国家之势单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为此，固犹不可，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，臣民之心戴宋不忘，与有识者谋之，尚足以有为，岂可忘祖宗之大业，生灵之属望，弗虑弗图，遽自屈服，冀延旦暮之命哉？

臣愿陛下特留圣意，且勿轻许，深诏群臣，讲明利害、可以久长之策，择其善而从之。

疏奏，虽与众论不合，不上以为忤，曰：“大臣当如此矣。”

九年，除知潭州、荆湖南路安抚大使，纲具奏力辞，曰：“臣迂疏无周身之术，动致烦言。今者罢自江西，为日未久，又蒙湔袪，畀以帅权。昔汉文帝闻季布贤，召之，既而罢归，布曰：‘陛下以一人之誉召臣，一人之毁去臣，臣恐天下有以窥陛下之浅深。’顾臣区区进退，何足少多。然数年之间，亟奋亟蹶，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，实有系于国体。”诏以纲累奏，不欲重违，遂允其请。次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讣闻，上为辍悼，遣使赙赠，抚问其家，给丧葬之费。赠少师，官其亲族十人。

纲负天下之望，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。虽身或不用，用有不久，而其忠诚义气，凜然动乎远迩。每宋使至燕山，必问李纲、赵鼎安否，其为远人所畏服如此。纲有著《易传》内篇十卷、外篇十二卷，《论语详说》十卷，文章、歌诗、奏议百余卷，又有《靖康传信录》、《奉迎录》、《建炎时政记》、《建炎进退志》、《建炎制诏表札集》、《宣抚荆广记》、《制置江右录》。

论曰：以李纲之贤，使得毕力殫虑于靖康、建炎间，莫或挠之，二帝何至于北行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？夫用君子则安，用小人则危，不易之理也。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。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，其谋数不见用，独于黄潜善、汪伯彦、秦桧之言，信而任之，恒若不及，何高宗之见，与人殊哉？纲虽屡斥，忠诚不少贬，不以用舍为语默，若赤子之慕其母，怒呵犹噉々焉挽其裳裾而从之。呜呼，中兴功业之不振，君子固归之天，若纲之心，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？

列传第一百一十九

宗泽 赵鼎

宗泽。字汝霖，婺州义乌人。母刘，梦天大雷电，光烛其身，翌日而泽生。泽自幼豪爽有大志，登元祐六年进士第。廷对极陈时弊，考官恶直，置未甲。

调大名馆陶尉。吕惠卿帅鄜延，檄泽与邑令视河埽，檄至，泽适丧长子，奉檄遽行。惠卿闻之，曰：“可谓国尔忘家者。”适朝廷大开御河，时方隆冬，役夫僵仆于道，中使督之急。泽曰浚河细事，乃上书其帅曰：“时方凝寒，徒苦民而功未易集，少需之，至初春可不扰而办。”卒用其言上闻，从之。惠卿辟为属，辞。

调衢州龙游令。民未知学，泽为建庠序，设师儒，讲论经术，风俗一变，自此擢科者相继。调晋州赵城令。下车，请升县为军，书闻，不尽如所请。泽曰：“承平时固无虑，它日有警，当知吾言矣。”知莱州掖县。部使者得旨市牛黄，泽报曰：“方时疫疠，牛饮其毒则结为黄。今和气横流，牛安得黄？”使者怒，欲劾邑官。泽曰：“此泽意也。”独衔以闻。通判登州。境内官田数百顷，皆不毛之地，岁输万余缗，率横取于民，泽奏免之。

朝廷遣使由登州结女真，盟海上，谋夹攻契丹，泽语所亲曰：“天下自是多事矣。”退居东阳，结庐山谷间。靖康元年，中丞陈过庭等列荐，假宗正少卿，充和议使。泽曰：“是行不

生还矣。”或问之，泽曰：“敌能悔过退师固善，否则安能屈节北庭以辱君命乎。”议者谓泽刚方不屈，恐害和议，上不遣，命知磁州。

时太原失守，官两河者率托故不行。泽曰：“食禄而避难，不可也。”即日单骑就道，从羸卒十余人。磁经敌骑蹂躏之余，人民逃徙，帑廩枵然。泽至，缮城壁，浚湟池，治器械，募义勇，始为固守不移之计。上言：“邢、洛、磁、赵、相五州各蓄精兵二万人，敌攻一郡则四郡皆应，是一郡之兵常有十万人。”上嘉之，除河北义兵都总管。金人破真定，引兵南取庆源，自李固渡渡河，恐泽兵蹙其后，遣数千骑直扣磁州城。泽擐甲登城，令壮士以神臂弓射走之，开门纵击，斩首数百级。所获羊马金帛，悉以赏军士。

康王再使金，行至磁，泽迎谒曰：“肃王一去不反，今敌又诡辞以致大王，愿勿行。”王遂回相州。有诏以泽为副元帅，从王起兵入援。泽言宜急会兵李固渡，断敌归路，众不从，乃自将兵趋渡，道遇北兵，遣秦光弼、张德夹击，大破之。金人既败，乃留兵分屯。泽遣壮士夜捣其军，破三十余砦。

时康王开大元帅府，檄兵会大名。泽履冰渡河见王，谓京城受围日久，入援不可缓。会签书枢密院事曹辅赍蜡封钦宗手诏，至自京师，言和议可成。泽曰：“金人狡谲，是欲款我师尔。君父之望入援，何啻饥渴，宜急引军直趋澶渊，次第进垒，以解京城之围。万一敌有异谋，则吾兵已在城下。”汪伯彦等难之，劝王遣泽先行，自是泽不得预府中谋议矣。

二年正月，泽至开德，十三战皆捷，以书劝王檄诸道兵会京城。又移书北道总管赵野、河东北路宣抚范讷、知兴仁府曾楙合兵入援。三人皆以泽为狂，不答。泽以孤军进，都统陈淬言敌方炽，未可轻举。泽怒，欲斩之，诸将乞贷淬，使得效死。

泽命淬进兵，遇金人，败之。金人攻开德，泽遣孔彦威与战，又败之。泽度金人必犯濮，先遣三千骑往援，金人果至，败之。金人复向开德，权邦彦、孔彦威合兵夹击，又大败之。

泽兵进至卫南，度将孤兵寡，不深入不能成功。先驱云前有敌营，泽挥众直前与战，败之。转战而东，敌益生兵至，王孝忠战死，前后皆敌垒。泽下令曰：“今日进退等死，不可不从死中求生。”士卒知必死，无不一当百，斩首数千级。金人大败，退却数十里。泽计敌众十倍于我，今一战而却，势必复来，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，则危矣。乃暮徙其军。金人夜至，得空营，大惊，自是惮泽，不敢复出兵。泽出其不意，遣兵过大河袭击，败之。王承制以泽为徽猷阁待制。

时金人逼二帝北行，泽闻，即提军趋滑，走黎阳，至大名，欲径渡河，据金人归路邀还二帝，而勤王之兵卒无一至者。又闻张邦昌僭位，欲先行诛讨。会得大元帅府书，约移师近都，按甲观变。泽复书于王曰：“人臣岂有服赭袍、张红盖、御正殿者乎？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顺而中藏祸心，未有窃据宝位、改元肆赦、恶状昭著若邦昌者。今二圣、诸王悉渡河而北，惟大王在济，天意可知，宜亟行天讨，兴复社稷。”且言：“邦昌伪赦，或启奸雄之意，望遣使分谕诸路，以定民心。”又上书言：“今天下所属望者在于大王，大王行之得其道，则有心慰天下之心。所谓道者，近刚正而远柔邪，纳谏诤而拒谀佞，尚恭俭而抑骄侈，体忧勤而忘逸乐，进公实而退私伪。”因累表劝进。王即帝位于南京，泽入见，涕泗交颐，陈兴复大计。时与李纲同入对，相见论国事，慷慨流涕，纲奇之。上欲留泽，潜善等沮之。除龙图阁学士、知襄阳府。

时金人有割地之议，泽上疏曰：“天下者，太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陛下当兢兢业业，思传之万世，奈何遽议割河之东、西，

又议割陕之蒲、解乎。自金人再至，朝廷未尝命一将、出一师，但闻奸邪之臣，朝进一言以告和，暮入一说以乞盟，终致二圣北迁，宗社蒙耻。臣意陛下赫然震怒，大明黜陟，以再造王室。今即位四十日矣，未闻有大号令，但见刑部指挥云‘不得 誉播赦文于河之东、西，陕之蒲、解’者，是褫天下忠义之气，而自绝其民也。臣虽弩怯，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，得捐躯报国恩足矣。”上览其言壮之。改知青州，时年六十九矣。

开封尹阙，李纲言绥复旧都，非泽不可。寻徙知开封府。时敌骑留屯河上，金鼓之声，日夕相闻，而京城楼橹尽废，兵民杂居，盗贼纵横，人情怊怳。泽威望素著，既至，首捕诛舍贼者数人。下令曰：“为盗者，赃无轻重，并从军法。”由是盗贼屏息，民赖以安。

王善者，河东巨寇也。拥众七十万、车万乘，欲据京城。泽单骑驰至善营，泣谓之曰：“朝廷当危难之时，使有如公一二辈，岂复有敌患乎。今日乃汝立功之秋，不可失也。”善感泣曰：“敢不效力。”遂解甲降。时杨进号没角牛，兵三十万，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，往来京西、淮南、河南、北，侵掠为患。泽遣人谕以祸福，悉招降之。上疏请上还京。俄有诏：荆、襄、江、淮悉备巡幸。泽上疏言：“开封物价市肆，渐同平时。将士、农民、商旅、士大夫之怀忠义者，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，以慰人心。其唱为异议者，非为陛下忠谋，不过如张邦昌辈，阴与金人为地尔。”除延康殿学士、京城留守、兼开封尹。

时金遣人以使伪楚为名，至开封府，泽曰：“此名为使，而实觐我也。”拘其人，乞斩之。有诏所拘金使延置别馆，泽曰：“国家承平二百年，不识兵革，以敌国诞谩为可凭信，恬不置疑。不惟不严攻讨之计，其有实欲贾勇思敌所气之人，士

大夫不以为狂，则以为妄，致有前日之祸。张邦昌、耿南仲辈所为，陛下所亲见也。今金人假使伪楚，来覘虚实，臣愚乞斩之，以破其奸。而陛下惑于人言，令迁置别馆，优加待遇，臣愚不敢奉诏，以彰国弱。”上乃亲札谕泽，竟纵遣之。言者附潜善意，皆以泽拘留金使为非。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辨，且谓：“泽之为尹，威名政绩，卓然过人，今之缙绅，未见其比。乞厚加任使，以成御敌治民之功。”

真定、怀、卫间，敌兵甚盛，方密修战具为入攻之计，而将相恬不为虑，不修武备，泽以为忧。乃渡河约诸将共议事宜，以图收复，而于京城四壁，各置使以领招集之兵。又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，沿河鳞次为连珠砦，连结河东、河北山水砦忠义民兵，于是陕西、京东西诸路人马咸愿听泽节制。有诏如淮甸。泽上表谏，不报。

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，泽一见奇之，曰：“此将材也。”会金人攻汜水，泽以五百骑授飞，使立功赎罪。飞大败金人而还，遂升飞为统制，飞由是知名。

泽视师河北还，上疏言：“陛下尚留南都，道路籍籍，咸以为陛下舍宗庙朝廷，使社稷无依，生灵失所仰戴。陛下宜亟回汴京，以慰元元之心。”不报。复抗疏言：“国家结好金人，欲以息民，卒之劫掠侵欺，靡所不至，是守和议果不足以息民也。当时固有阿意顺旨以叨富贵者，亦有不相谄随以获罪戾者。陛下观之，昔富贵者为是乎？获罪戾者为是乎？今之言迁幸者，犹前之言和议为可行者也；今之言不可迁者，犹前日之言和议不可行者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审用之。且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，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乎。”

诏遣官迎奉六宫往金陵，泽上疏曰：“京师，天下腹心也。两河虽未救宁，特一手臂之不信尔。今遽欲去之，非惟一臂之

弗廖，且并与腹心而弃之矣。昔景德间，契丹寇澶渊，王钦若江南人，即劝幸金陵，陈尧叟蜀人，即劝幸成都，惟寇准毅然请亲征，卒用成功。臣何敢望寇准，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。”又条上五事，其一言黄潜善、汪伯彦赞南幸之非。泽前后建议，经从三省、枢密院，辄为潜善等所抑，每见泽奏疏，皆笑以为狂。

金将兀术渡河，谋攻汴京。诸将请先断河梁，严兵自固，泽笑曰：“去冬，金骑直来，正坐断河梁耳。”乃命部将刘衍趋滑、刘达趋郑，以分敌势，戒诸将极力保护河梁，以俟大兵之集。金人闻之，夜断河梁遁去。二年，金人自郑抵白沙，去汴京密迩，都人震恐。僚属入问计，泽方对客围棋，笑曰：“何事张皇，刘衍等在外必能御敌。”乃选精锐数千，使绕出敌后，伏其归路。金人方与衍战，伏兵起，前后夹击之，金人果败。

金将黏罕据西京，与泽相持。泽遣部将李景良、阎中立、郭俊民领兵趋郑，遇敌大战，中立死之，俊民降，景良遁去。泽捕得景良，谓曰：“不胜，罪可恕；私自逃，是无主将也。”斩其首以徇。既而俊民与金将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书来招泽，泽数俊民曰：“汝失利死，尚为忠义鬼，今反为金人持书相诱，何面目见我乎。”斩之，谓史曰：“我受此土，有死而已。汝为人将，不能以死敌我，乃欲以儿女子语诱我乎。”亦斩之。谓仲祖胁从，贷之。刘衍还，金人复入滑，部将张揔请往救，泽选兵五千付之，戒毋轻战以需援。揔至滑迎战，敌骑十倍，诸将请少避其锋，揔曰：“避而偷生，何面目见宗公。”力战死之。泽闻揔急，遣王宣领骑五千救之。揔死二日，宣始至，与金人大战，破走之。泽迎揔丧归，恤其家，以宣权知滑州，金人自是不复犯东京。

山东盗起，执政谓其多以义师为名，请下令止勤王。泽疏曰：“自敌围京城，忠义之士愤懣争奋，广之东西、湖之南北、福建、江、淮，越数千里，争先勤王。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，不能抚而用之，使之饥饿困穷，弱者填沟壑，强者为盗贼。此非勤王者之罪，乃一时措置乖谬所致耳。今河东、西不从敌国而保山砦者，不知其几；诸处节义之夫，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，复不知其几。此诏一出，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，仓卒有急，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。”

王策者，本辽酋，为金将，往来河上。泽擒之，解其缚坐堂上，为言：“契丹本宋兄弟之国，今女真辱吾主，又灭而国，义当协谋雪耻。”策感泣，愿效死。泽因问敌国虚实，尽得其详，遂决大举之计，召诸将谓曰：“汝等有忠义心，当协谋剿敌，期还二圣，以立大功。”言讫泣下，诸将皆泣听命。金人战不利，悉引兵去。

泽疏谏南幸，言：“臣为陛下保护京城，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，又三月矣。陛下不早回京城，则天下之民何所依戴。”除资政殿学士。又遣子颖诣行阙上疏曰：“天下之事，见几而为，待时而动，则事无不成。今收复伊、洛而金酋渡河，捍蔽滑台而敌国屡败，河东、河北山砦义民，引领举踵，日望官兵之至。以几以时而言之，中兴之兆可见，而金人灭亡之期可必，在陛下见几乘时而已。”又言：“昔楚人城郢，史氏鄙之。今闻有旨于仪真教习水战，是规规为偏霸之谋，非可鄙之甚者乎？传闻四方，必谓中原不守，遂为江宁控扼之计耳。”

先是，泽去磁，以州事付兵马钤辖李侃，统制赵世隆杀之。至是，世隆及弟与兴以兵三万来归，众惧其变，泽曰：“世隆本吾一校尔，何能为。”世隆至，责之曰：“河北陷没，吾宋法令与上下之分亦陷没邪？”命斩之。时世兴佩刀侍侧，众兵

露刃庭下，泽徐谓世兴曰：“汝兄诛，汝能奋志立功，足以雪耻。”世兴感泣。金人攻滑州，泽遣世兴往救，世兴至，掩其不备，败之。

泽威声日著，北方闻其名，常尊惮之，对南人言，必曰宗爷爷。

泽疏言：“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，李成愿扈从还阙，即渡河剿敌，杨进等兵百万，亦愿渡河，同致死力。臣闻‘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’。陛下及此时还京，则众心翕然，何敌国之足忧乎？”又奏言：“圣人爱其亲以及人之亲，所以教人孝；敬其兄以及人之兄，所以教人弟。陛下当与忠臣义士合谋肆讨，迎复二圣。今上皇所御龙德宫俨然如旧，惟渊圣皇帝未有宫室。望改修宝篆宫以为迎奉之所，使天下知孝于父、弟于兄，是以身教也。”上乃降诏择日还京。

泽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，每为潜善等所抑，忧愤成疾，疽发于背。诸将入问疾，泽矍然曰：“吾以二帝蒙尘，积愤至此。汝等能歼敌，则我死无恨。”众皆流涕曰：“敢不尽力！”诸将出，泽叹曰：“‘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’”翌日，风雨昼晦。泽无一语及家事，但连呼“过河”者三而薨。都人号恸。遗表犹赞上还京。赠观文殿学士、通议大夫，谥忠简。

泽质直好义，亲故贫者多依以为活，而自奉甚薄。常曰：“君父侧身尝胆，臣子乃安居美食邪！”始，泽诏集群盗，聚兵储粮，结诸路义兵，连燕、赵豪杰，自谓渡河克复可指日冀。有志弗就，识者恨之。

子颖，居戎幕，素得士心。泽薨数日，将士去者十五，都人请以颖继父任。会朝廷已命杜充留守，乃以颖为判官。充反泽所为，颇失人心，颖屡争之，不从，乃请持服归。自是豪杰

不为用，群聚城下者复去为盗，而中原不守矣。颖官终兵部郎中。

赵鼎，字元镇，解州闻喜人。生四岁而孤，母樊教之，通经史百家之书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，对策斥章惇误国。累官为河南洛阳令，宰相吴敏和其能，擢为开封土曹。

金人陷太原，朝廷议割三镇地，鼎曰：“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，何庸议？”已而京师失守，二帝北行。金人议立张邦昌，鼎与胡寅、张浚逃太学中，不书议状。

高宗即位，除权户部员外郎。知枢密院张浚荐之，除司勋郎官。上幸建康，诏条具防秋事宜，鼎言：“宜以六宫所止为行宫，车驾所止为行在，择精兵以备仪卫，其余兵将分布江、淮，使敌莫测巡幸之定所。”上纳之。

久雨，诏求阙政。鼎言：“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，变祖宗之法，而民始病。假辟国之谋，造生边患；兴理财之政，穷困民力；设虚无之学，败坏人才。至崇宁初，蔡京托绍述之名，尽祖安石之政。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，成于蔡京。今安石犹配享庙廷，而京之党未除，时政之阙无大于此。”上为罢安石配享。擢右司谏，旋迁殿中侍御史。

刘光世部将王德擅杀韩世忠之将，而世忠亦率部曲夺建康守府廨。鼎言：“德总兵在外，专杀无忌，此而不治，孰不可为？”命鼎鞫德。鼎又请下诏切责世忠，而指取其将吏付有司治罪，诸将肃然。上曰：“肃宗兴灵武得一李勉，朝廷始尊。今朕得卿，无愧昔人矣。”中丞范宗尹言，故事无自司谏迁殿中者，上曰：“鼎在言路极举职，所言四十事，已施行三十有六。”遂迁侍御史。

北兵至江上，上幸会稽，召台谏议去留，鼎陈战、守、避三策，拜御史中丞。请督王 夔进军宣州，周望分军出广德，

刘光世渡江驻蕲、黄，为邀击之计。又言：“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，经营关中当自蜀始，欲幸蜀当自荆、襄始。吴、越介在一隅，非进取中原之地。荆、襄左顾川、陕，右控湖湘，而下瞰京、洛，三国所必争，宜以公安为行阙，而屯重兵于襄阳，运江、浙之粟以资川、陕之兵，经营大业，计无出此。”

韩世忠败金人于黄天荡，宰相吕颐浩请上幸浙西，下诏亲征，鼎以为不可轻举。颐浩恶其异己，改鼎翰林学士，鼎不拜，改吏部尚书，又不拜，言：“陛下有听纳之诚，而宰相陈拒谏之说；陛下有眷待台臣之意，而宰相挟挫沮言官之威。”坚卧不出，疏颐浩过失凡千言。上罢颐浩，诏鼎复为中丞，谓鼎曰：“朕每闻前朝忠谏之臣，恨不之识，今于卿见之。”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

金人攻楚州，鼎奏遣张俊往援之。俊不行，山阳遂陷，金人留淮上，范宗尹奏敌未必能再渡，鼎曰：“勿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。三省常以敌退为陛下援人才、修政事，密院常虞敌至为陛下申军律、治甲兵，即两得之。”上曰：“卿等如此，朕复何忧。”鼎以楚州之失，上章丐去。会辛企宗除节度使，鼎言企宗非军功，忤旨，出奉祠，除知平江府，寻改知建康，又移知洪州。

京西招抚使李横欲用兵复东京，鼎言：“横乌合之众，不能当敌，恐遂失襄阳。”已而横战不利走，襄阳竟陷。召拜参知政事。宰相朱胜非言：“襄阳国之上流，不可不急取。”上问：“岳飞可使否？”鼎曰：“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。”签枢徐俯不以为然。飞出师竟复襄阳。

鼎乞令韩世忠屯泗上，刘光世出陈、蔡。光世请入奏，俯欲许之，鼎不可。伪齐宿迁令来归，俯欲斩送刘豫，鼎复争之。俯积不能平，乃求去。朱胜非兼知枢密院，言者谓当国者不知

兵，乞令参政通知。由是为胜非所忌。除鼎知枢密院、川陕宣抚使，鼎辞以非才。上曰：“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，尽以付卿，黜陟专之可也。”时吴玠为宣抚副使，鼎奏言：“臣与玠同事，或节制之耶？”上乃改鼎都督川、陕诸军事。

鼎所条奏，胜非多沮抑之。鼎上疏言：“顷张浚出使川、陕，国势百倍于今。浚有补天浴日之功，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，君臣相信，古今无二，而终致物议，以被窜逐。今臣无浚之功而当其任，远去朝廷，其能免于纷纷乎？”又言：“臣所请兵不满数千，半皆老弱，所赍金帛至微，荐举之人除命甫下，弹墨已行。臣日侍宸衷，所陈已艰难，况在万里之外乎？”时人士皆惜其去，台谏有留行者。会边报沓至，鼎每陈用兵大计，及朝辞，上曰：“卿岂可远去，当遂相卿。”九月，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。制下，朝士相庆。

时刘豫子麟与金人合兵大入，举朝震恐。鼎论战御之计，诸将各异议，独张俊以为当进讨，鼎是其言。有劝上他幸者，鼎曰：“战而不捷，去未晚也。”上亦曰：“朕当亲总六师，临江决战。”鼎喜曰：“累年退怯，敌志益骄，今圣断亲征，成功可必。”于是诏张俊以所部援韩世忠，而命刘光世移军建康，且促世忠进兵。世忠至扬州，大破金人于大仪镇。方警报交驰，刘光世遣人讽鼎曰：“相公自入蜀，何事为他人任患。”世忠亦谓人曰：“赵丞相真敢为者。”鼎闻之，恐上意中变，乘间言：“陛下养兵十年，用之正在今日。若少加退沮，即人心涣散，长江之险不可复恃矣。”及捷音日至，车驾至平江，下诏声逆豫之罪，欲自将渡江决战。鼎曰：“敌之远来，利于速战，遽与争锋，非策也。且豫犹遣其子，岂可烦至尊耶？”帝为止不行。未几，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还，云北兵大集，然后知鼎之有先见也。

张浚久废，鼎言浚可大任，乃召除知枢密院，命浚往江上视师。时敌兵久驻淮南，知南兵有备，渐谋北归。鼎曰：“金人无能为矣。”命诸将邀诸淮，连败之，金人遁去。上谓鼎曰：“近将士致勇争先，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，乃朕用卿之力也。”鼎谢曰：“皆出圣断，臣何力之有焉。”或问鼎曰：“金人倾国来攻，众皆惶惧，公独言不足畏，何耶？”鼎曰：“敌众虽盛，然以豫邀而来，非其本心，战必不力，以是知其不足畏也。”上尝语张浚曰：“赵鼎真宰相，天使佐朕中兴，可谓宗社之幸也。”鼎奏金人遁归，尤当博采群言，为善后之计。于是诏吕颐浩等议攻战备御、措置绥怀之方。

五年，上还临安，制以鼎守左仆射知枢密院事、张浚守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。鼎以政事先后及人才所当召用者，条而置之座右，次第奏行之。制以贵州防御使瑗为保庆军节度使，封建国公，于行宫门外建资善堂。鼎荐范冲为翊善、朱震为赞读，朝论谓二人极天下之选。

建炎初，尝下诏以奸臣诬蔑宣仁保佑之功，命史院刊修，未及行，朱胜非为相，上谕之曰：“神宗、哲宗两朝史事多失实，非所以传信后世，宜召范冲刊定。”胜非言：“《神宗史》增多王安石《日录》，《哲宗史》经京、卞之手，议论多不正，命官删修，诚足以彰二帝盛美。”会胜非去位，鼎以宰相监修二史，是非各得其正。上亲书“忠正德文”四字赐鼎，又以御书《尚书》一帙赐之，曰：“《书》所载君臣相戒饬之言，所以赐卿，欲共由斯道。”鼎上疏谢。

刘豫遣子麟、猊分路入寇，时张浚屯盱眙，杨沂中屯泗，韩世忠屯楚，岳飞驻鄂，刘光世驻庐，沿江上下无兵，上与鼎以为忧。鼎移书浚，欲令浚与沂中合兵剿敌。光世乞舍庐还太平，又乞退保采石，鼎奏曰：“豫逆贼也，官军与豫战而不能

胜，或更退守，何以立国？今贼已渡淮，当亟遣张俊合光世之军尽扫淮南之寇，然后议去留。”上善其策，诏二将进兵。俊军至藕塘与猊战，大破之。鼎命沂中趋合肥以会光世，光世已弃庐回江北。浚以书告鼎，鼎白上诏浚：有不用命者，听以军法从事。光世大骇，复进至肥河与麟战，破之。麟、猊拔栅遁去。

浚在江上，尝遣其属吕祉入奏事，所言夸大，鼎每抑之。上谓鼎曰：“他日张浚与卿不和，必吕祉也。”后浚因论事，语意微侵鼎，鼎言：“臣初与浚如兄弟，因吕祉离间，遂尔睚眦。今浚成功，当使展尽底蕴，浚当留，臣当去。”上曰：“俟浚归议之。”浚尝奏乞幸建康，而鼎与折彦质请回蹕临安。暨浚还，乞乘胜攻河南，且罢刘光世军政。鼎言：“擒豫固易耳，然得河南，能保金人不内侵乎？光世累世为将，无故而罢之，恐人心不安。”浚滋不悦。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。

七年，上幸建康，罢刘光世，以王德为都统制，郟琼副之，并听参谋、兵部尚书吕祉节度制。琼与德有宿怨，诉于祉，不得直，执祉以全军降伪齐。浚引咎去位，乃以万寿观使兼侍读召鼎，入对，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进四官。上言：“淮西之报初至，执政奏事皆失措，惟朕不为动。”鼎曰：“今见诸将，尤须静以待之，不然益增其骄蹇之心。”台谏交论淮西无备，鼎曰：“行朝拥兵十万，敌骑直来，自足抗之，设有他虞，鼎身任其责。”淮西迄无惊。

鼎尝乞降诏安抚淮西，上曰：“俟行遣张浚，朕当下罪己之诏。”鼎言：“浚已落职。”上曰：“浚罪当远窜。”鼎奏：“浚母老，且有勤王功。”上曰：“功过自不相掩。”已而内批出，浚谪置岭南，鼎留不下。诘旦，经同列救解，上怒殊未释，鼎力恳曰：“浚罪不过片策耳。凡人计虑，岂不欲万全，

愬因一失，便置之死地，后有奇谋秘计，谁复敢言者。此事自关朝廷，非独私浚也。”上意乃解，遂以散官分司，居永州。

鼎既再相，或议其无所施設，鼎闻之曰：“今日之事如人患羸，当静以养之。若复加攻砭，必伤元气矣。”金人废刘豫，鼎遣间招河南守将，寿、亳、陈、蔡之间，往往举城或率部曲来归，得精兵万余，马数千。知庐州刘锜亦奏言：“淮北归正者不绝，度今岁可得四五万。”上喜曰：“朕常虑江、池数百里备御空虚，今得此军可无患矣。”

金人遣使议和，朝论以为不可信，上怒。鼎曰：“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，今屈己请和，不憚为之者，以梓宫及母后耳。群臣愤懣之辞，出于爱君，不可以为罪。陛下宜谕之曰：‘讲和非吾意，以亲故，不得已为之。但得梓宫及母后还，敌虽渝盟，吾无憾焉。’”上从其言，群议遂息。

潘良贵以向子諲奏事久，叱之退。上欲抵良贵罪，常同为之辨，欲并逐同。鼎奏：“子諲虽无罪，而同与良贵不宜逐。”二人竟出。给事中张致远谓不应以一子諲出二佳士，不书黄，上怒，顾鼎曰：“固知致远必缴驳。”鼎问：“何也？”上曰：“与诸人善。”盖已有先入之言，由是不乐于鼎矣。秦桧继留身奏事，既出，鼎问：“帝何言？”桧曰：“上无他，恐丞相不乐耳。”御笔和州防御使璩除节钺，封国公。鼎奏：“建国虽未正名，天下皆知陛下有子，社谥大计也。在今礼数不得不异，所以系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。”上曰：“姑徐之。”桧后留身，不知所云。

鼎尝辟和议，与桧意不合，及鼎以争璩封国事拂上意，桧乘间挤鼎，又荐萧振为侍御史。振本鼎所引，及入台，劾参知政事刘大中罢之。鼎曰：“振意不在大中。”振亦谓人曰：“赵丞相不待论，当自为去就。”会殿中侍御史张戒论给事中

勾涛，涛言：“戒之击臣，乃赵鼎意。”因诋鼎结台谏及诸将。上闻益疑，鼎引疾求免，言：“大中持正论，为章惇、蔡京之党所嫉。臣议论出处与大中同，大中去，臣何可留？”乃以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，寻加检校少傅，改奉国军节度使。桧率执政往饯其行，鼎不为礼，一揖而去，桧益憾之。

鼎既去，王庶入对，上谓庶曰：“赵鼎两为相，于国有大功，再赞亲征皆能决胜，又镇抚建康，回銮无患，他人所不及也。”先是，王伦使金，从鼎受使指。问礼数，则答以君臣之分已定；问地界，则答以大河为界。二者从事之大者，或不从则已。伦受命而行。至是，伦与金使俱来，以抚谕江南为名，上叹息谓庶曰：“使五日前得此报，赵鼎岂可去耶？”

初，车驾还临安，内侍移竹栽入内，鼎见，责之曰：“艮岳花石之扰，皆出汝曹，今欲蹈前辙耶？”因奏其事，上改容谢之。有户部官进钱入宫者，鼎召至相府切责之。翌日，问上曰：“某人献钱耶？”上曰：“朕求之也。”鼎奏：“某人不当献，陛下不当求。”遂出其人与郡。

鼎尝荐胡寅、魏矼、晏敦复、潘良贵、吕本中、张致远等数十人分布朝列。暨再相，奏曰：“今清议所与，如刘大中、胡寅、吕本中、常同、林季仲之流，陛下能用之乎？妒贤长恶，如赵霈、胡世将、周秘、陈公辅之徒，陛下能去之乎？”上为徙世将，而公辅等寻补外。上尝中批二人付庙堂升擢。鼎奏：“疏远小臣，陛下何由得其姓名？”上谓：“常同实称之。”鼎曰：“同知其贤，何不露章荐引？”

始，浚荐秦桧可与共大事，鼎再相亦以为言。然桧机阱深险，外和而中异。浚初求去，有旨召鼎。鼎至越丐祠，桧恶其逼己，徙知泉州，又讽谢祖信论鼎尝受张邦昌伪命，遂夺节。御史中丞王次翁论鼎治郡废弛，命提举洞霄宫。鼎自泉州归，

复上书言时政，桧忌其复用，讽次翁又论其尝受伪命，乾没都督府钱十七万缗，谪官居兴化军。论者犹不已，移漳州，又责清远军节度副使，潮州安置。

在潮五年，杜门谢客，时事不挂口，有问者，但引咎而已。中丞詹大方诬其受贿，属潮守放编置人移吉阳军，鼎谢表曰：“白首何归，怅余生之无几，丹心未泯，誓九死以不移。”桧见之曰：“此老倔强犹昔。”

在吉阳三年，潜居深处，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，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糲米。桧知之，令本军月具存亡申。鼎遣人语其子汾曰：“桧必欲杀我。我死，汝曹无患；不尔，祸及一家矣。”先得疾，自书墓中石，记乡里及除拜岁月。至是，书铭旌云：“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。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，遂不食而死，时绍兴十七年也，天下闻而悲之。明年，得旨归葬。孝宗即位，谥忠简，赠太傅，追封丰国公。高宗祔庙，以鼎配享庙庭，擢用其孙十有二人。

鼎为文浑然天成，凡高宗处分军国机事，多其视草，有拟奏表疏、杂诗文二百余篇，号《得全集》，行于世。论中兴贤相，以鼎为称首云。

论曰：夫谋国用兵之道，有及时乘锐而可以立功者，有养威持重而后能有为者，二者之设施不同，其为忠一而已。方金人逼二帝北行，宗社失主，宗泽一呼，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，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，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于涂淖，孰无愤激之心哉。使当其时泽得勇往直前，无或齟齬牵制之，则反二帝，复旧都，特一指顾间耳。黄潜善、汪伯彦嫉能而蔽功，使泽不得信其志，发愤而薨，岂不悲哉！

及赵鼎为相，则南北之势成矣。两敌之相持，非有灼然可乘之衅，则养吾力以俟时，否则，徒取危困之辱。故鼎之为国，

专以固本为先，根本固而后敌可图、讎可复，此鼎之心也。惜乎一见忌于秦桧，斥逐远徙，卒赍其志而亡，君子所尤痛心也。

窃尝论泽、鼎之终而益有感焉。泽之易箠也，犹连呼“渡河”者三；而鼎自题其铭旌，有“气作山河壮本朝”之语。何二臣之爱君忧国，虽处死生祸变之际，而犹不渝若是！而高宗惑于儉邪之口，乍任乍黜，所谓“善善而不能用”，千载而下，忠臣义士犹为之抚卷扼腕，国之不竞，有以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二十

张浚 子杓

张浚，字德远，汉州绵竹人，唐宰相九龄弟九皋之后。父咸，举进士、贤良两科。浚四岁而孤，行直视端，无诳言，识者知为大器。入太学，中进士第。靖康初，为太常簿。张邦昌僭立，逃入太学中。闻高宗即位，驰赴南京，除枢密院编修官，改虞部郎，擢殿中侍御史。驾幸东南，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，浚奏夺世忠观察使，上下始知有国法。迁侍御史。

时乘輿在扬州，浚言：“中原天下之根本，愿下诏葺东京、关陕、襄邓以待巡幸。”拂宰相意，除集英殿修撰、知兴元府。未行，擢礼部侍郎，高宗召谕曰：“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朕将有为，正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，卿勉留辅朕。”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。浚度金人必来攻，而庙堂晏然，殊不为备，力言之宰相，黄潜善、汪伯彦皆笑其过计。

建炎三年春，金人南侵，车驾幸钱塘，留朱胜非于吴门捍御，以浚同节制军马，已而胜非召，浚独留。时溃兵数万，所至剽掠，浚招集甫定。会苗傅、刘正彦作乱，改元赦书至平江，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。未几，傅等以檄来，浚恸哭，召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谋起兵讨贼。

时傅等以承宣使张俊为秦凤路总管，俊将万人还，将卸兵而西。浚知上遇俊厚，而俊纯实可谋大事，急邀俊，握手语故，

相持而泣，因告以将起兵问罪。时吕颐浩节制建业，刘光世领兵镇江，浚遣人赍蜡书，约颐浩、光世以兵来会，而命俊分兵扼吴江。上疏请复辟。傅等谋除浚礼部尚书，命将所部诣行在，浚以大兵未集，未欲诵言讨贼，乃托云张俊骤回，人情震聳，不可不少留以抚其军。

会韩世忠舟师抵常熟，张俊曰：“世忠来，事济矣。”白浚以书招之。世忠至，对浚恟器曰：“世忠与俊请以身任之。”浚因大犒俊、世忠将士，呼诸将校至前，抗声问曰：“今日之举，孰顺孰逆？”众皆曰：“贼逆我顺。”浚曰：“闻贼以重赏购吾首，若浚此举违天悖人，汝等可取浚头去；不然，一有退缩，悉以军法从事。”众感憾愤。于是，令世忠以兵赴阙，而戒其急趋秀州，据粮道以俟大军之至。世忠至秀，即大治战具。

会傅等以书招浚，浚报云：“自古言涉不顺，谓之指斥乘舆；事涉不逊，谓之震惊宫阙；废立之事，谓之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者族。今建炎皇帝不闻失德，一旦逊位，岂所宜闻。”傅等得书恐，乃遣重兵扼临平，亟除俊、世忠节度使，而诬浚欲危社稷，责柳州安置。俊、世忠拒不受。会吕颐浩、刘光世兵踵至，浚乃声傅、正彦罪，传檄中外，率诸军继进。

初，浚遣客冯轡以计策往说傅等，会大军且至，傅、正彦忧恐不知所出。轡知其可动，即以大义白宰相朱胜非，使率百官请复辟。高宗御笔除浚知枢密院事。浚进次临平，贼兵拒不得前，世忠等搏战，大破之，傅、正彦脱遁。浚与颐浩等入见，伏地涕泣待罪，高宗问劳再三，曰：“曩在睿圣，两宫隔绝。一日啜羹，小黄门忽传太母之命，不得已贬卿郴州。朕不觉羹覆于手，念卿被谪，此事谁任。”留浚，引入内殿，曰：“皇太后知卿忠义，欲识卿面，适垂帘，见卿过庭矣。”解所服玉

带以赐。高宗欲相浚，浚以晚进，不敢当。傅、正彦走闽中，浚命世忠追缚之以献，与其党皆伏诛。

初，浚次秀州，尝夜坐，警备甚严，忽有客至前，出一纸怀中曰：“此苗傅、刘正彦募贼公赏格也。”浚问欲何如，客曰：“仆河北人，粗读书，知逆顺，岂以身为贼用？特见为备不严，恐有后来者耳。”浚下执其手，问姓名，不告而去。浚翌日斩死囚徇于众，曰：“此苗、刘刺客也。”私识其状貌物色之，终不遇。

巨盗薛庆啸聚淮甸，至数万人。浚恐其滋蔓，径至高邮，入庆垒，喻以朝廷恩意。庆感服下拜，浚留抚其众。或传浚为贼所执，吕颐浩等遽罢浚枢筦。浚归，高宗惊叹，即日趣就职。

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，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，则东南不可保，遂慷慨请行。诏以浚为川、陕宣抚处置使，得便宜黜陟。将行，御营平寇将军范琼，拥众自豫章至行在。先是，靖康城破，金人逼胁君、后、太子、宗室北行，多琼之谋；又乘势剽掠，左右张邦昌，为之从卫。至是入朝，悖傲无礼，且乞贷逆党傅、正彦等死罪。浚奏琼大逆不道，乞伸典宪。翌日，召琼至都堂，数其罪切责之，送棘寺论死。分其军隶神武军，然后行。与沿江襄、汉守臣议储蓄，以待临幸。

高宗问浚大计，浚请身任陕、蜀之事，置幕府于秦川，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，令吕颐浩扈蹕来武昌，复以张俊、刘光世与秦川相首尾。议既定，浚行，未及武昌，而颐浩变初议。浚既抵兴元，金人已取郾延，骁将娄宿孛堇引大兵渡渭，攻永兴，诸将莫肯相援。浚至，即出行关陕，访问风俗，罢斥奸赃，以搜揽豪杰为先务，诸将惕息听命。

会谍报金人将攻东南，浚命诸将整军向敌。已而金人大攻江、淮，浚即治军入卫。至房州，知金人北归，复还关陕。时

金帅兀术犹在淮西，浚惧其复扰东南，谋牵制之，遂决策治兵，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。金人大恐，急调兀术等由京西入援，大战于富平。泾原帅刘锜身率将士薄敌陈，杀获颇众。会环庆帅赵哲擅离所部，哲军将校望见尘起，惊遁，诸军皆溃。浚斩哲以徇，退保兴州。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、大散关，以断敌来路，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，孙渥、贾世方等聚泾原、凤翔兵于阶、成、凤三州，以固蜀口。浚上书待罪，帝手诏慰勉。

绍兴元年，金将乌鲁攻和尚原，吴玠乘险击之，金人大败走。兀术复合兵至，玠及其弟璘复邀击，大破之，兀术仅以身免，亟剃其须髯遁归。始，粘罕病笃，语诸将曰：“自吾入中国，未尝有敢撻吾锋者，独张枢密与我抗。我在，犹不能取蜀；我死，尔曹宜绝意，但务自保而已。”兀术怒曰：“是谓我不能邪！”粘罕死，竟入攻，果败。拜浚检校少保、定国军节度使。

浚在关陕三年，训新集之兵，当方张之敌，以刘子羽为上宾，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。子羽慷慨有才略，开善理财，而玠每战辄胜。西北遗民，归附日众。故关陕虽失，而全蜀按堵，且以形势牵制东南，江、淮亦赖以安。

将军曲端者，建炎中，尝迫逐帅臣王庶而夺其印。吴玠败于彭原，诉端不整师。富平之役，端议不合，其腹心张忠彦等降敌。浚初超用端，中坐废，犹欲再用之，后卒下端狱论死。会有言浚杀赵哲、曲端无辜，而任子羽、开、玠非是，朝廷疑之。三年，遣王似副浚。会金将撒离曷及刘豫叛党聚兵入攻，破金州。子羽为兴元帅，约吴玠同守三泉。金人至金牛，宋师掩击之，斩馘及堕溪谷死者，以数千计。浚闻王似来，求解兵柄，且奏似不可任。宰相吕颐浩不悦，而朱胜非以宿憾日毁短

浚，诏浚赴行在。

四年初，辛炳知潭州，浚在陕，以檄发兵，炳不遣，浚奏劾之。至是，炳为御史中丞，率同列劾浚，以本官提举洞霄宫，居福州。浚既去国，虑金人释川、陕之兵，必将并力窥东南，而朝廷已议讲解，乃上疏极言其状。未几，刘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。高宗思浚前言，策免朱胜非；而参知政事赵鼎请幸平江，乃召浚以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。入见，高宗手诏辨浚前诬，除知枢密院事。

浚既受命，即日赴江上视师。时兀术拥兵十万于扬州，约日渡江决战。浚长驱临江，召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议事。将士见浚，勇气十倍。浚既部分诸将，身留镇江节度之。世忠遣麾下王愈诣兀术约战，且言张枢密已在镇江。兀术曰：“张枢密贬岭南，何得乃在此？”愈出浚所下文书示之。兀术色变，夕遁。

五年，除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，赵鼎除左仆射。浚与鼎同志辅治，务在塞幸门，抑近习。时巨寇杨么据洞庭，屡攻不克，浚以建康东南都会，而洞庭据上流，恐滋蔓为害，请因盛夏乘其怠讨之，具奏请行。至醴陵，释邑囚数百，皆杨么谍者，给以文书，俾招谕诸砦，囚欢呼而往。至潭，贼众二十余万相继来降，湖寇尽平。上赐浚书，谓：“上流既定，则川陕、荆襄形势接连，事力增倍，天其以中兴之功付卿乎。”浚遂奏遣岳飞屯荆、襄以图中原，乃自鄂、岳转淮东，大会诸将，议防秋之宜。高宗遣使赐诏趣归，劳问之曰：“卿暑行甚劳，湖湘群寇既就招抚，成朕不杀之仁，卿之功也。”召对便殿，进《中兴备览》四十一篇，高宗嘉叹，置之坐隅。

浚以敌势未衰，而叛臣刘豫复据中原，六年，会诸将议事

江上，榜豫僭逆之罪。命韩世忠据承、楚以图淮阳；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；命张俊练兵建康，进屯盱眙；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；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。浚渡江，遍抚淮上诸戍。时张俊军进屯盱眙，岳飞遣兵入至蔡州，浚入觐，力请幸建康。车驾进发，浚先往江上，谍报刘豫与侄猊挟金人入攻，浚奏：“金人不敢悉众而来，此必豫兵也。”边遽不一，俊、光世皆张大敌势，浚谓：“贼豫以逆犯顺，不剿除何以为国？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。”且命杨沂中往屯濠州。刘麟逼合肥，张俊请益兵，刘光世欲退师，赵鼎及签书折彦质欲召岳飞兵东下。御书付浚，令俊、光世、沂中等还保江。浚奏：“俊等渡江，则无淮南，而长江之险与敌共矣。且岳飞一动，襄、汉有警，复何所恃乎？”诏书从之。沂中兵抵濠州，光世舍庐州而南，淮西汹动。浚闻，疾驰至采石，令其众曰：“有一人渡江者斩！”光世复驻军，与沂中接。刘猊攻沂中，沂中大破之，猊、麟皆拔栅遁。高宗手书嘉奖，召浚还，劳之。

时赵鼎等议回蹕临安，浚奏：“天下之事，不倡则不起，三岁之间，陛下一再临江，士气百倍。今六飞一还，人心解体。”高宗幡然从浚计。鼎出知绍兴府。浚以亲民之官，治道所急，条具郡守、监司、省郎、馆阁出入迭补之法；又以灾异奏复贤良方正科。

七年，以浚却敌功，制除特进。未几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问安使何藪归报徽宗皇帝、宁德皇后相继崩殂，上号恸擗踊，哀不自胜。浚奏：“天子之孝，不与土庶同，必思所以奉宗庙社稷，今梓宫未返，天下涂炭，愿陛下挥涕而起，敛发而趋，一怒以安天下之民。”上乃命浚草诏告谕中外，辞甚哀切。浚又请命诸大将率三军发哀成服，中外感动。浚退上疏曰：“陛下思慕两宫，忧劳百姓。臣之至愚，获遭任用，臣每感慨自期，

誓歼敌仇。十年之间，亲养阙然，爰及妻孥，莫之私顾，其意亦欲遂陛下孝养之心，拯生民于涂炭。昊天不吊，祸变忽生，使陛下抱无穷之痛，罪将谁执。念昔陕、蜀之行，陛下命臣曰：‘我有大隙于北，刷此至耻，惟尔是属。’而臣终隳成功，使敌无惮，今日之祸，端自臣致，乞赐罢黜。”上诏浚起视事。浚再疏待罪，不许，乃请乘舆发平江，至建康。

浚总中外之政，凡事丛委，以一身任之。每奏对，必言仇耻之大，反复再三，上未尝不改容流涕。时天子方厉精克己，戒飭宫庭内侍，无敢越度，事无巨细，必以咨浚，赐诸将诏，往往命浚草之。

刘光世在淮西，军无纪律，浚奏罢光世，以其兵属督府，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。而枢密院以督府握兵为嫌，乞置武帅，乃以王德为都统制，即军中取郦琼副之。浚奏其不当，琼亦与德有宿怨，列状诉御史台，乃命张俊为宣抚使，杨沂中、刘锜为制置判官以抚之。未至，琼等举军叛，执吕祉以归刘豫。祉不行，置琼等，碎齿折首而死。浚引咎求去位，高宗问可代者，且曰：“秦桧何如？”浚曰：“近与共事，方知其暗。”高宗曰：“然则用赵鼎。”桧由是憾浚。浚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先是，浚遣人持手榜入伪地问刘豫，及郦琼叛去，复遣间持蜡书遗琼，金人果疑豫，寻废之。台谏交诋，浚落职，以秘书少监分司西京，居永州。九年，以赦复官。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未几，除资政殿大学士、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大使。

金遣使来，以诏谕为名，浚五上疏争之。十年，金败盟，复取河南。浚奏愿因权制变，则大勋可集，因大治海舟千艘，为直指山东之计。十一年，除检校少傅、崇信军节度使，充万寿观使，免奉朝请。十二年，封和国公。

十六年，彗星出西方，浚将极论时事，恐貽母忧。母诤其瘠，问故，浚以实对。母诵其父对策之语曰：“臣宁言而死于斧钺，不能忍不言以负陛下。”浚意乃决。上疏谓：“当今事势，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，不决不止。惟陛下下谋之于心，谨察情伪，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势，庶几社稷安全；不然，后将噬脐。”事下三省，秦桧大怒，令台谏论浚，以特进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居连州。二十年，徙永州。浚去国几二十载，天下士无贤不肖，莫不倾心慕之。武夫健将，言浚者必咨嗟太息，至儿童妇女，亦知有张都督也。金人惮浚，每使至，必问浚安在，惟恐其复用。

当是时，秦桧怙宠固位，惧浚为正论以害己，令台臣有所弹劾，论必及浚，反谓浚为国贼，必欲杀之。以张柄知潭州，汪召锡使湖南，使图浚。张常先使江西，治张宗元狱，株连及浚，捕赵鼎子汾下大理，令自诬与浚谋大逆，会桧死乃免。

二十五年，复观文殿大学士、判洪州。浚时以母丧将归葬。念天下事二十年为桧所坏，边备荡弛；又闻金亮篡立，必将举兵，自以大臣，义同休戚，不敢以居丧为嫌，具奏论之。会星变求直言，浚谓金人数年间，势决求衅用兵，而国家溺于宴安，荡然无备，乃上疏极言。而大臣沈该、万俟卨、汤思退等见之，谓敌初无衅，笑浚为狂。台谏汤鹏举、凌哲论浚归蜀，恐摇动远方，诏复居永州。服除落职，以本官奉祠。

三十一年春，有旨自便。浚至潭，闻钦宗崩，号恸不食，上疏请早定守战之策。未几，亮兵大入，中外震动，复浚观文殿大学士、判潭州。

时金骑充斥，王权兵溃，刘锜退归镇江，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浚至岳阳，买舟冒风雪而行，遇东来者云：“敌兵方焚采石，烟炎涨天，慎无轻进。”浚曰：“吾赴君父之

急，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。”时长江无一舟敢行北岸者。浚乘小舟径进，过池阳，闻亮死，余众犹二万屯和州。李显忠兵在沙上，浚往犒之，一军见浚，以为从天而下。浚至建康，即牒通判刘子昂办行宫仪物，请乘輿亟临幸。

三十二年，车驾幸建康，浚迎拜道左，卫士见浚，无不以手加额。时浚起废复用，风采隐然，军民皆倚以为重。车驾将还临安，劳浚曰：“卿在此，朕无北顾之忧矣。”兼节制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军马。

金兵十万围海州，浚命镇江都统张子盖往救，大破之。浚招集忠义，及募淮楚壮勇，以陈敏为统制。且谓敌长于骑，我长于步，卫步莫如弩，卫弩莫如车，命敏专制弩治车。

孝宗即位，召浚入见，改容曰：“久闻公名，今朝廷所恃唯公。”赐坐降问，浚从容言：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？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。必兢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措，无有不当，人心自归，敌仇自服。”孝宗悚然曰：“当不忘公言。”除少傅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进封魏国公。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、采石。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示敌以削弱，怠战守之气，不若先城泗州。及浩参知政事，浚所规画，浩必沮之。浚荐陈俊卿为宣抚判官，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。浚附奏请上临幸建康，以动中原之心，用师淮堧，进舟山东，以为吴璘声援。孝宗见俊卿等，问浚动静饮食颜貌，曰：“朕倚魏公如长城，不容浮言摇夺。”金人以十万众屯河南，声言规两淮，移文索海、泗、唐、邓、商州及岁币。浚言北敌诡诈，不当为之动，以大兵屯盱眙、濠庐备之，卒以无事。

隆兴元年，除枢密使，都督建康、镇江府、江州、池州、江阴军军马。时金将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县，都统萧

琦，屯灵壁，积粮修城，将为南攻计。浚欲及其未发攻之。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、建康都统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，浚具以闻。上报可，召浚赴行在，命先图两城。乃遣显忠出濠州，趋灵壁；宏渊出泗州，趋虹县，而浚自往临之。显忠至灵壁，败萧琦；宏渊围虹县，降徒穆、周仁，乘胜进克宿州，中原震动。孝宗手书劳之曰：“近日边报，中外鼓舞，十年来无此克捷。”

浚以盛夏人疲，急召李显忠等还师。会金帅纥石烈志宁率兵至宿州，与显忠战。连日南军小不利，忽谍报敌兵大至，显忠夜引归。浚上疏待罪，有旨降授特进，更为江、淮宣抚使。

宿师之还，士大夫主和者皆议浚之非，孝宗复赐浚书曰：“今日边事倚卿为重，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。前日举事之初，朕与卿任之，今日亦须与卿终之。”浚乃以魏胜守海州，陈敏守泗州，戚方守濠州，郭振守六合。治高邮、巢县两城为大势，修滁州关山以扼敌冲，聚水军淮阴、马军寿春，大饬两淮守备。

孝宗复召栻奏事，浚附奏云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腹心之臣相与协谋同志，以成治功。今臣以孤踪，动辄掣肘，陛下将安用之。”因乞骸骨。孝宗览奏，谓栻曰：“朕待魏公有加，不为浮议所惑。”帝眷遇浚犹至，对近臣言，必曰魏公，未尝斥其名。每遣使来，必令视浚饮食多寡，肥瘠何如。寻诏复浚都督之号。

金帅仆散忠义贻书三省、枢密院，索四郡及岁币，不然，以农隙治兵。浚言：“金强则来，弱则止，不在和与不和。”时汤思退为右相。思退，秦桧党也，急于求和，遂遣卢仲贤持书报金。浚言仲贤小人多妄，不可委信。已而仲贤果以许四郡辱命。朝廷复以王之望为通问使，龙大渊副之，浚争不能得。未几，召浚入见，复力陈和议之失。孝宗为止誓书，留之望、大渊待命，而令通书官胡昉、杨由义往，谕金以四郡不可割；

若金人必欲得四郡，当追还使人，罢和议。拜浚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，都督如故；思退为左仆射。

胡昉等至宿，金人械系迫胁之，昉等不屈，更礼而归之。孝宗谕浚曰：“和议之不成，天也，自此事当归一矣。”二年，议进幸建康，诏之望等还。思退闻之大骇，阳为乞祠状，而阴与其党谋为陷浚计。

俄诏浚行视江、淮。时浚所招徕山东、淮北忠义之士，以实建康、镇江两军，凡万二千余人，万弩营所招淮南壮士及江西群盗又万余人，陈敏统之，以守泗州。凡要害之地，皆筑城堡；其可因水为险者，皆积水为濠；增置江、淮战舰，诸军弓矢器械悉备。时金人屯重兵于河南，为虚声胁和，有刻日决战之语。及闻浚来，亟彻兵归。淮北之来归者日不绝，山东豪杰，悉愿受节度。浚以萧琦契丹望族，沈勇有谋，欲令尽领契丹降众，且以檄谕契丹，约为应援，金人益惧。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毁守备，以为不可恃；令尹穉论罢督府参议官冯方；又论浚费国不赀，奏留张深守泗不受赵廓之代为拒命。浚亦请解督府，诏从其请。左司谏陈良翰、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，人望所属，不当使去国。浚留平江，凡八章乞致仕，除少师、保信军节度、判福州。浚辞，改醴泉观使。朝廷遂决弃地求和之议。

浚既去，犹上疏论尹穉奸邪，必误国事，且劝上务学亲贤。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，浚曰：“君臣之羲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吾荷两朝厚恩，久尸重任，今虽去国，犹日望上心感悟，苟有所见，安忍弗言。上如欲复用浚，浚当即就道，不敢以老病为辞。如若等言，是诚何心哉！”闻者耸然。行次余干，得疾，手书付二子曰：“吾尝相国，不能恢复中原，雪祖宗之耻，即死，不当葬我先人墓左，葬我衡山下足矣。”讣闻，孝宗震悼，辍视朝，赠太保，后加赠太师，谥忠献。

浚幼有大志，及为熙河幕官，遍行边垒，览观山川形势，时时与旧戍守将握手饮酒，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，及军陈方略之宜。故一旦起自疏远，当枢筦之任，悉能通知边事本末。在京城中，亲见二帝北行，皇族系虏，生民涂炭，誓不与敌俱存，故终身不主和议。每论定都大计，以为东南形势，莫如建康，人主居之，可以北望中原，常怀愤惕。至如钱塘，僻在一隅，易于安肆，不足以号召北方。与赵鼎共政，多所引擢，从臣朝列，皆一时之望，人号“小元祐”。所荐虞允文、汪应辰、王十朋、刘珙等为名臣；拔吴玠、吴璘于行间，谓韩世忠忠勇，可倚以大事，一见刘锜奇之，付以事任，卒皆为名将，有成功，一时称浚为知人。浚事母以孝称，学邃于《易》，有《易解》及《杂说》十卷，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中庸》亦各有解，文集十卷，奏议二十卷。子二人、棫、杓。棫自有传。

杓字定叟，以父恩授承奉郎，历广西经略司机宜、通判严州。方年少，已有能称，浙西使者荐所部吏而不及杓，孝宗特令再荐。召对，差知袁州，戢豪强，弭盗贼。尉获盗上之州，杓察知其枉，纵去，莫不怪之，未几，果获真盗。改知衢州。

兄棫丧，无壮子，请祠以营葬事，主管玉局观，迁湖北提举常平。奏事，帝大喜，谕辅臣曰：“张浚有子如此。”改浙西，督理荒政，苏、湖二州皆阙守，命兼摄焉。有执政姻党闭崧，杓首治之，帝奖其不畏强御，迁两浙转运判官。

未几，以直徽猷阁升副使，改知临安府。奏除逋欠四万缗，米八百斛，进直龙图阁。都城浩穰，奸盗聚慝，杓画分地以警捕，夜户不闭。张师尹纳女掖庭供给使，恃以恣横，杓因事痛绳之，徙其家信州，其类帖伏。南郊礼成，赐五品服，权兵部侍郎，仍知临安，加赐三品服。修三闸，复六井。府治火，延

及民居，上疏自劾，诏削二秩。杓再疏乞罢，移知镇江。寻改明州，辞，仍知镇江。召为户部侍郎，面对言事，迁时相意。高宗崩，以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，董山陵事。召还，为吏部侍郎。

光宗即位，权刑部侍郎，复兼知临安府。绍熙元年，为刑部侍郎，仍为府尹。内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为亭，外戚有杀其仆者，狱具，夔缘宣谕求免，杓皆执奏论如律。孝宗观湖，杓以弹压伏谒道左，孝宗止辇问劳，赐以酒炙。

京西谋帅，进焕章阁学士、知襄阳府，赐金二百两，别赐金百两，白金倍之。未几，进徽猷阁学士、知建康府，继复命还襄阳。宁宗嗣位，归正人陈应祥、忠义人党琪等谋袭均州，副都统冯湛间道疾驰以闻。杓不为动，徐部分掩捕，狱成，斩其为前者二人，尽释党与，反侧以安。

升宝文阁学士、知平江府，未行，改知建康府。升龙图阁学士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。奉新县旧有营田，募民耕之，亩赋米斗五升，钱六十，其后议臣请鬻之。始，征两税和买，且加折变，民重为困，杓悉奏蠲之。进端明殿学士，复知建康府。以疾乞祠，卒。

杓天分高爽，吏材敏给，遇事不凝滞，多随宜变通，所至以治辨称。再渡以来，论尹京者，以杓为首。子忠纯、忠恕，自有传。

论曰：儒者之于国家，能养其正直之气，则足以正君心，一众志，攘凶逆，处忧患，盖无往而不自得焉。若张浚者，可谓善养其气者矣。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，平苗、刘之乱，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。及其攘却勅敌，招降剧盗，能使将帅用命，所向如志。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，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，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！群言沸腾，屡奋屡蹶，而辞气慨然。

尝曰：“上如欲复用浚，当即日就道，不敢以老病辞。”其言如是，则其爱君忧国之心，为何如哉！时论以浚之忠大类汉诸葛亮，然亮能使魏延、杨仪终其身不为异同，浚以吴玠故遂杀曲端，亮能容法孝直，浚不能容李纲、赵鼎而又诋之，兹所以为不及欤！至于富平之溃师，淮西之兵变，则成败利钝，虽亮不能逆睹也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一

朱胜非 吕颐浩 范宗尹 范致虚 吕好问

朱胜非，字藏一，蔡州人。崇宁二年，上舍登第。靖康元年，为东道副总管，权应天府，金人攻城，胜非逃去。会韩世忠部将杨进破敌，胜非复还视事。逾年，诣济州谓康王言，南京为艺祖兴王之地，请幸之以图大计。王即位南京。

建炎改元，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。时方草创，胜非凭败鼓草制，辞气严重如平时。上疏言：“仁义者，天下之大柄，中国持之，则外夷服而诸夏尊；苟失其柄，则不免四夷交侵之患。国家与契丹结好，百有余年，一旦乘其乱弱，远交金人为夹攻计，是中国失其柄，而外侮所由招也。陛下即位，宜壹明正始之道，思其合于仁义者行之，不合者置之，则可以攘却四夷，绍复大业矣。”上嘉之。总制使钱盖进职，胜非言盖为陕西制置使弃师误国，封还贴黄，盖遂罢。谏官卫肤敏坐论元祐太后兄子徙官，胜非言以外戚故去谏臣，非所以示天下。

二年，除尚书右丞。时宰执荫补多滥，胜非奏：“旧制，宰执子弟例不堂除，只就铨注，罢政不以罪，然后推恩。赵普子弟皆作武臣，普再相，长子授庄宅使；范纯仁再相，子正平有文行，竟死选调；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，并为州县、幕职、监当。惟夏竦子安期累作边帅，授待制、直学士，王安石荐子雱为崇政殿说书，除待制。然安期犹有才干，雱犹有学问。至蔡京子六人、孙四人，郑居中、刘正夫子各二人，余深、王黼、

白时中、蔡卞、邓洵仁洵武子各一人，并列从班。宣和末，谏官疏谓：‘尚从竹马之游，已造荷囊之列。’今不可以不戒。”迁中书侍郎。

三年，上自镇江南幸，留胜非经理。未几，命为控扼使，已而拜宣奉大夫、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。故事，命相进三官，胜非特迁五官。会王渊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，内侍复用事恣横，诸将不悦。于是苗傅、刘正彦与其徒王钊甫、马柔吉、王世修谋，诬渊结宦官谋反。正彦手斩渊，分捕中官，皆杀之，拥兵至行宫门外。胜非趋楼上，诘专杀之由。上亲御楼抚谕，傅、正彦语颇不逊，胜非乃从皇太后出谕旨。傅等请高宗避位，太后抱皇子听政，太后不可。傅顾胜非曰：“今日正须大臣果决，相公何无一言耶？”胜非还告上曰：“王钊甫乃傅等腹心，适语臣云：‘二将忠有余，而学不足。’此语可为后图之绪。”于是太后垂帘，高宗退居显忠寺，号睿圣宫。胜非因请降赦以安傅等。又奏：“母后垂帘，须二臣同对，此承平故事。今日事机有须密奏者，乞许臣僚独对，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，以弭其疑。”太后语上曰：“赖相此人，若汪、黄在位，事已狼籍矣。”

王钊甫见胜非，胜非问：“前言二将学不足，如何？”钊甫曰：“如刘将手杀王渊，军中亦非之。”胜非因以言撼之曰：“上皇待燕士如骨肉，那无一人效力者乎？人言燕、赵多奇士，徒虚语耳。”钊甫曰：“不可谓燕无人。”胜非曰：“君与马参议皆燕中名人，尝献策灭契丹者。今金人所任，多契丹旧人，若渡江，祸首及君矣。盍早为朝廷协力乎！”钊甫唯唯。王世修来见，胜非谕之曰：“国家艰难，若等立功之秋也。诚能奋身立事，从官岂难得乎。”世修喜，时往来道军中情实。擢世修为工部侍郎。

傅、正彦乞改年号及移蹕建康，胜非以白太后，因议恐尽废其请，则仓卒变生，乃改元明受。以诏示世修曰：“已从若请矣。”傅等欲挟上幸徽、越，胜非谕之以祸福而止。傅闻韩世忠起兵，取其妻子为质。胜非给傅曰：“今当启太后召二人慰抚，使报知平江，诸君益安。”傅许诺。胜非喜曰：“二凶真无能为也。”诸将将至，傅等惧，胜非因谓之曰：“勤王之师未进者，使是间自反正耳。不然，下诏率百官六军请上还宫，公等置身何地乎？”即召学士李邴、张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诏。

四月朔，胜非率百官诣睿圣宫，亲掖上乘马还宫。苗傅请以王世修为参议，胜非曰：“世修已为从官，岂可复从军？”上既复辟，胜非曰：“臣昔遇变，义当即死，偷生至此，欲图今日之事耳。”乃乞罢政。上问谁可代者，胜非曰：“吕颐浩、张浚。”问孰优，曰：“颐浩练事而暴，浚喜事而疏。”上曰：“浚太年少。”胜非曰：“臣向被召，军旅钱谷悉付浚，此举浚实主之。”御史中丞张守论胜非不能预防，致贼猖獗，宜罢。不报。授观文殿大学士、知洪州，寻除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。

绍兴元年，马进陷江州，侍御史沈与求论九江之陷，由胜非赴镇太缓。降授中大夫，分司南京，江州居住。二年，吕颐浩荐兼侍读，又荐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浙诸军事，给事中胡安国、侍御史江躋交章论罢之。颐浩力引其入，再除兼侍读，寻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丁母忧去，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，上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》一百八十卷。

时员外郎江端友请营宗庙，议者非之，以为国家期于恢复，不常厥居，胜非方主和议，遂白上营宗庙于临安。徐俯罢参政，胜非荐胡松年。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，胜非徙同左史。

莫俦谪曲江，其家苍头奴为胜非治疽而愈，奴为俦请，得复官。姻家刘式尝言为兵官获盗，胜非不以付部用，特旨改官。会久雨，胜非累章乞免，且自论当罢者十一事。魏矼亦劾其罪，遂罢。

五年，庆诏言战守四事，起知湖州，引疾归。胜非与秦桧有隙，桧得政，胜非废居八年，卒，谥忠靖。

胜非，张邦昌友婿也。始，邦昌僭位，胜非尝械其使，及金人过江，胜非请尊礼邦昌，录其后以谢敌。苗、刘之变，保护圣躬，功居多。既去，力荐张浚。然李纲罢，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，极言其狂妄。再相，忌赵鼎，鼎宣抚川、陕，欲重使名以制吴玠，胜非曰：“元枢出使，岂论此耶？”盖因事出鼎而轻其权。人以此少之。及著《闲居录》，亦多其私说云。

吕颐浩，字元直，其先乐陵人，徙齐州。中进士第。父丧家贫，躬耕以赡老幼。后为密州司户参军，以李清臣荐，为邠州教授。除宗子博士，累官入为太府少卿、直龙图阁、河北转运副使，升待制徽猷阁、都转运使。

伐燕之役，颐浩以转输随种师道至白沟。既得燕山，郭药师众二万，契丹军万余，皆仰给县官，诏以颐浩为燕山府路转运使。颐浩奏：“开边极远，其势难守，虽穷力竭财，无以善后。”又奏燕山、河北危急五事，愿博议久长之策。徽宗怒，命褫职贬官，而领职如故；寻复焉。进徽猷阁直学士。金人入燕，郭药师劫颐浩与蔡靖等以降。敌退得归，复以为河北都转运使，以病辞，提举崇福宫。

高宗即位，除知扬州。车驾南幸，颐浩入见，除户部侍郎兼知扬州，进户部尚书。剧贼张遇众数万屯金山，纵兵焚掠。颐浩单骑与韩世忠造其垒，说之以逆顺，遇党释甲降。进吏部尚书。

建炎二年，金人逼扬州，车驾南渡镇江，召从臣问去留。颐浩叩头愿且留此，为江北声援；不然，敌乘势渡江，事愈急矣。驾幸钱塘，拜同签书枢密院事、江淮两浙制置使，还屯京口。金人去扬州，改江东安抚、制置使兼知江宁府。

时苗傅、刘正彦为逆，逼高宗避位。颐浩至江宁，奉明受改元诏赦，会监司议，皆莫敢对。颐浩曰：“是必有兵变。”其子抗曰：“主上春秋鼎盛，二帝蒙尘沙漠，日望拯救，其肯遽逊位于幼冲乎？灼知兵变无疑也。”颐浩即遣人寓书张浚曰：“时事如此，吾侪可但已乎？”浚亦谓颐浩有威望，能断大事，书来报起兵状。颐浩乃与浚及诸将约，会兵讨贼。时江宁士民汹惧，颐浩乃檄杨惟忠留屯，以安人心。且恐苗傅等计穷挟帝繇广德渡江，戒惟忠先为控扼备。俄有旨，召颐浩赴院供职。上言：“今金人乘战胜之威，群盗有蜂起之势，兴衰拨乱，事属艰难，岂容皇帝退享安逸？请亟复明辟，以图恢复。”遂以兵发江宁，举鞭誓众，士皆感厉#

将至平江，张浚乘轻舟逐之，相持而泣，咨以大计。颐浩曰：“颐浩曩谏开边，几死宦臣之手；承乏漕挽，几陷腥膻之域。今事不谐，不过赤族，为社稷死，岂不快乎？”浚壮其言。即舟中草檄，进韩世忠为前军，张俊翼之，刘光世为游击，颐浩、浚总中军，光世分军殿后。颐浩发平江，傅党托旨请颐浩单骑入朝。颐浩奏：所统将士，忠义所激，可合不可离。傅等恐惧，乃请高宗复辟。师次秀州，颐浩勉励诸将曰：“今虽反正，而贼犹握兵居内。事若不济，必反以恶名加我，翟义、徐敬业可监也。”次临平，苗傅等拒战。颐浩被甲立水次，出入行阵，督世忠等破贼，傅、正彦引兵遁。颐浩等以勤王兵入城，都人夹道耸观，以手加额。

朱胜非罢相，以颐浩守尚书右仆射、中书侍郎兼御营使，

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车驾幸建康，闻金人复入，召诸将问移蹕之地，颐浩曰：“金人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，今当且战且避，奉陛下于万全之地，臣愿留常、润死守。”上曰：“朕左右不可以无相。”乃以韩世忠守镇江，刘光世守太平。驾至平江，闻杜充败绩，上曰：“事迫矣，若何？”颐浩遂进航海之策。

初，建炎御营使本以行幸总齐军政，而宰相兼领之，遂专兵柄，枢府几无所预。颐浩在位尤颀恣，赵鼎论其过。四年，移鼎为翰林学士、吏部尚书。鼎辞，且攻颐浩，章十数上，颐浩求去。除镇南军节度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醴泉观使，诏以颐浩倡义勤王，故从优礼焉。

奉化贼将璉乘乱为变，劫颐浩置军中，高宗以颐浩故，赦而招之。寻除江东安抚、制置大使兼知池州。颐浩请兵五万屯建康等处，又请王 燮、巨师古兵自隶。将之镇，而李成遣将马进围江州。乃驻军鄱阳，会杨惟忠兵，请与俱趋南康，遣师古救江州。贼众鏖战，颐浩、惟忠失利，师古败奔洪州。颐浩乞济师讨李成，高宗曰：“颐浩奋不顾身，为国讨贼，群臣所不及，但轻进，其失也。”诏王 燮以万人速往策应。颐浩复军左蠡，又得阁门舍人崔增之众万余，军势复振。命 燮、增击贼，败之，乘胜至江州，则马进已陷城矣。朝廷命张俊为招讨使，俊既至，遂败马进。进遁，成以余众降刘豫。

诏以淮南民未复业，须威望大臣措置，以颐浩兼宣抚，领寿春府、徐庐和州、无为军。招降赵延寿于分宁，得其精锐五千，分隶诸将。张琪自徽犯饶州，有众五万。时颐浩自左蠡班师，帐下兵不满万人，郡人皇骇。颐浩命其将阎皋、姚端、崔邦弼列阵以待。琪犯皋军，皋力战，端、邦弼两军夹击，大破之。拜少保、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。

二年，上自越州还临安。时桑仲在襄阳，欲进取京城，乞

朝廷举兵为声援。颐浩乃大议出师，而身自督军北向。高宗谕颐浩、秦桧曰：“颐浩治军旋，桧理庶务，如种、蠡分职可也。”二人同秉政，桧知颐浩不为公论所与，多引知名士为助，欲倾之而擅朝权。高宗乃下诏以戒朋党，除颐浩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浙诸军事，开府镇江。颐浩辟文武士七十余人，以神武后军及御前忠锐崔增、赵延寿二军从行，百官班送。颐浩次常州，延寿军叛，刘光世歼其众；又闻桑仲已死，遂不进，引疾求罢。诏还朝，以知绍兴府朱胜非同都督诸军事。

颐浩既还，欲倾秦桧，乃引胜非为助。给事中胡安国论胜非必误大计，胜非复知绍兴府，寻以醴泉观使兼侍读。安国持录黄不下，颐浩持命检正诸房文字黄龟年书行。安国以失职求去，罢之。桧上章乞留安国，不报。侍御史江躋、左司谏吴表臣皆以论救安国罢，程瑀、胡世将、刘一止、张焘、林待聘、楼炤亦坐论桧党斥，台省一空，遂罢桧相。

颐浩独秉政，屡请兴师复中原，谓：“太祖取天下，兵不过十万，今有兵十六七万矣。然自金人南牧，莫敢婴其锋。比年韩世忠、张俊、陈思恭、张荣屡奏，人有战心，天将悔祸。又金人以中原付刘豫，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国。愿睿断早定，决策北向。今之精锐皆中原人，恐久而消磨，他日难以举事。”时盗贼稍息，颐浩请遣使循行郡国，平狱讼，宣德意。李纲宣抚湖南，颐浩言纲纵暴无善状，请罢诸路宣抚之名，纲止为安抚使。时李光在江东，与颐浩书，言纲有大节，四夷畏服。颐浩称光结党，言者因论光，罢之。时方审量滥赏，颐浩时有纵舍，右司郎官王冈持不可，曰：“公秉国钧，不平谓何。”

颐浩再秉政凡二年，高宗以水旱、地震，下诏罪己求言，颐浩连章待罪。高宗一日谓大臣曰：“国朝四方水旱，无不上闻。近苏、湖地震，泉州大水，辄不以奏，何也？”侍御史辛

炳、殿中常同论其罪，遂罢颐浩为镇南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提举洞霄宫，改特进、观文殿大学士。五年，诏问宰执以战守方略，颐浩条十事以献，除湖南安抚、制置大使兼知潭州。时郴、衡、桂阳盗起，颐浩遣人悉平之。帝在建康，除颐浩少保、浙西安抚制置大使、知临安府、行宫留守。明堂礼成，进封成国公。

八年，上将还临安，除少傅、镇南定江军节度使、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、行宫留守。颐浩引疾求去，除醴泉观使。九年，金人归河南地，高宗欲以颐浩往陕西，命中使召赴行在。颐浩以老病辞，且条陕西利害，谓金人无故归地，其必有意。召趣赴阙，既至，以疾不能见，乃听归。未几，卒，赠太师，封秦国公，谥忠穆。

颐浩有胆略，善鞍马弓箭，当国步艰难之际，人倚之为重。自江东再相，胡安国以书劝其法韩忠献，以至公无我为先，报复恩仇为戒，颐浩不能用。时军用不足，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、浙、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，于是郡邑多横赋，大为东南患云。

范宗尹，字觉民，襄阳邓城人。少笃学，工文辞。宣和三年，上舍登第。累迁侍御史、右谏议大夫。王云使北还，言金人必欲得三镇。宗尹请弃之以纾祸，言者非之，宗尹罢归。张邦昌僭位，复其职，遣同路允迪诣康王劝进。

建炎元年，李纲拜右仆射，宗尹论其名浮于实，有震主之威。不报，出知舒州。言者论宗尹尝污伪命，责置鄂州。既，召为中书舍人，迁御史中丞，拜参知政事。

吕颐浩罢相，宗尹摄其位。时诸盗据有州县，朝廷力不能制。宗尹言：“太祖收藩镇之权，天下无事百五十年，可谓良法。然国家多难，四方帅守单寡，束手环视，此法之弊。今当稍复藩镇之法，裂河南、江北数十州之地，付以兵权，俾蕃王

室。较之弃地夷狄，岂不相远？”上从其言。授宗尹通议大夫、守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，时年三十。近世宰相年少，未有如宗尹者。

宗尹奏以京畿东西、淮南、湖北地并分为镇，授诸将，以镇抚使为名；军兴，听便宜从事。然李成、薛庆、孔彦舟、桑仲辈起于群盗，翟兴、刘位土豪，李彦光、郭仲威皆溃将，多不能守其地。宗尹请有司讨论崇、观以来滥赏，修书、营缮、应奉、开河、免夫、狱空之类，皆厘正之。宣靖执政、围城、明受伪命之人，反用赦申雪；徐秉哲、吴开、莫侔等并量移；吴敏、王孝迪、耿南仲、孙覿、蔡懋等并叙复。侍郎季陵希宗尹意，乞诏宰执于罪累中选真材实能，量付以事。沈与求劾陵，因及宗尹，宗尹求去。上为罢与求，宗尹乃复视事。

初，宗尹廷对，详定官李邦彦特取旨置宗尹乙科，宗尹德之，赠邦彦观文殿大学士。枢密院副都承旨闕，宗尹拟刑焕、蓝公佐、辛道宗三人，焕戚里，公佐管客省，道宗不知兵，人以此咎宗尹。密院计议官王侑结公佐，宗尹请除侑为宗正丞，侍御史张延寿劾之，上罢侑。

绍兴元年二月辛巳，日有黑子，宗尹以辅政无状请免，上不许。魏滂为江东通判，谏官言其贪盗官钱，滂遂罢；李弼孺领营田，谏官言其媚事朱勔，弼孺亦罢；二人皆宗尹所荐。台州守臣晁公为储峙丰备，论者以为扰民，宗尹阴佑之。会公为妻受囚金事觉，上罢公为，宗尹不自安。时明堂覃恩，宗尹请举行讨论之事，上手札云：“朕不欲归过君父，敛怨士大夫。”始，宗尹建此议，秦桧力赞之，及见上意坚，反挤宗尹。上亦恶其与辛道宗兄弟往来，遂罢。沈与求奏其罪状，落职，未几，命知温州。退成天台，卒，年三十七。

宗尹有才智，当北敌肆行之冲，毅然自任，建议分镇，以

是得相位。然其置帅多授剧盗，又无总率统属，且不遣援，不通饷，故诸镇守鲜能久存者。及为政多私，屡为议者所诋云。

范致虚，字谦叔，建州建阳人。举进士，为太学博士。邹浩以言事斥，致虚坐祖送获罪，停官。徽宗嗣位，召见，除左正言，出通判郢州。崇宁初，以右司谏召，道改起居舍人，进中书舍人。蔡京建请置讲议司，引致虚为详定官，议不合，改兵部侍郎。自是入处华要，出典大郡者十五年。以附张商英，贬通州。政和七年，复官，入为侍读、修国史，寻除刑部尚书、提举南京鸿庆宫。

初，致虚在讲议司，延康殿学士刘昺尝乘蔡京怒挤之。后王寀坐妖言系狱，事连昺论死，致虚争之，昺得减窜，士论贤之。迁尚书右丞，进左丞。

母丧逾年，起知东平府，改大名府。入见，时朝廷欲用师契丹，致虚言边隙一开，必有意外之患。宰相谓其怀异。致虚乞终丧，从之。免丧，知邓州，改河南府。中人规景华苑，欲夺故相富弼园宅。致虚言：“弼和戎有大功，使朝廷享百年之安，乃不保数亩之居邪？”弼园宅得不取。复移邓州、提举亳州明道宫。帝方好老氏，致虚希时好，营飭道宇，赐名炼真宫。

靖康元年，召赴阙，道除知京兆府。时金人围太原，声震关中，致虚修战守备甚力。朝廷命钱盖节制陕西，除致虚陕西宣抚使。金人分道再犯京师，诏致虚会兵入援。钱盖兵十万至颍昌，闻京师破而遁，西道总管王襄南走。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合兵，环庆帅臣王似、熙河帅臣王倚以兵来会。致虚合步骑号二十万，以右武大夫马昌祐统之，命杜常将民兵万人趋京师，夏俶将万人守陵寝。

兵有僧赵宗印者，喜谈兵，席益荐之。致虚以便宜假官，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。致虚以大军遵陆，宗印以舟师

趋西京。金人破京师，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，以止入援之师，致虚斩之。初，金人守潼关，致虚夺之，作长城，起潼关迄龙门，所筑仅及肩。宗印又以僧为一军，号“尊胜队”，童子行为一军，号“净胜队”。致虚勇而无谋，委己以听宗印。宗印徒大言，实未尝知兵。至是，宗印舟师至三门津，致虚使整兵出潼关。金守臣高世由谓其帅粘罕曰：“致虚儒者，不知兵，遣斥候三千，自足杀之。”致虚军出武关，至邓州千秋镇，金将娄宿以精骑冲之，不战而溃，死者过半。杜常、夏俶先遁，致虚斩之。孙昭远、王似、王倚等留陕府，致虚收余兵入潼关。方致虚之鼓行出关也，裨将李彦仙曰：“行者利速，多为支军，则舍不至淹，败不至覆。若众群聚而出穀、澠，一蹶于险，则皆溃矣。”致虚不听，遂底于败。

高宗即位，言者论其逗挠不进，徙知邓州。寻加观文殿学士，复知京兆府；致虚力辞，而荐席益、李弥大、唐重自代。诏以重守京兆，致虚复知邓州。次年，宗印领兵出武关，与致虚合。会金将银朱兵压境，致虚遁，宗印兵不战走，转运使刘汲力战死焉。致虚坐落职，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，英州安置。高宗幸建康，召复资政殿学士、知鼎州。行至巴陵卒，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吕好问，字舜徒，侍讲希哲子也。以荫补官。崇宁初，治党事，好问以元祐子弟坐废。两监东岳庙，司扬州仪曹。时蔡卞为帅，欲扳附善类，待好问特异。好问以礼自持，卞不得亲。及卞得政，当时据属拔擢略尽，独好问留滞，卞讽之曰：“子少亲我，即阶显列矣。”好问笑不答。

靖康元年，以荐召为左司谏、谏议大夫，擢御史中丞。钦宗谕之曰：“卿元祐子孙，朕特用卿，令天下知朕意所向。”先是，徽宗将内禅，诏解党禁，除新法，尽复祖宗之故。而蔡

京党戚根据中外，害其事，莫肯行。好问言：“时之利害，政之阙失，太上皇旨备矣。虽使直言之士抗疏论列，无以过此，愿一一施行之而已。”又言：“陛下宵衣旰食，有求治之意；发号施令，有求治之言。逮今半载，治效逾邈，良田左右前后，不能推广德意，而陛下过于容养。臣恐淳厚之德，变为颓靡，且今不尽革京、贯等所为，太平无由可致。”钦宗乡纳。好问疏蔡京过恶，乞役海外，黜朋附之尤者以厉其余。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，正神宗配飨，褒表江公望，张庭坚、任伯雨、龚等，除青苗之令，湔元符上书获谴者，章前后疏十上。每奏对，帝虽当食，辄使毕其说。

时金人既退，大臣不复顾虑，武备益弛。好问言：“金人得志，益轻中国，秋冬必倾国复来，御敌之备，当速讲求。今边事经画旬月，不见施設，臣僚奏请皆不行下，此臣所深惧也。”及边警急，大臣不知所出，遣使讲解。金人佯许而攻略自如，诸将以和议故，皆闭壁不出。好问言：“彼名和而实攻，朝廷不谋进兵遣将，何也？请亟集沧、滑、邢、相之戍，以遏奔冲，而列勤王之师于畿邑，以卫京城。”疏上不省。

金人陷真定，攻中山，上下震骇，廷臣狐疑相顾，犹以和议为辞。好问率台属劾大臣畏懦误国，出好问知袁州。钦宗悯其忠，下迁吏部侍郎。既而金人薄都城，钦宗思好问言，进兵部尚书。都城失守，召好问入禁中，军民数万斧左掖门求见天子，好问从帝御楼谕遣之。卫士长蒋宣帅其徒数百，欲邀乘舆犯围而出，左右奔窜，独好问与孙傅、梅执礼侍，宣抗声曰：“国事至此，皆宰相信任奸臣，不用直言所致。”傅呵之。宣以语侵傅，好问晓之曰：“若属忘家族，欲冒重围卫上以出，诚忠义。然乘舆将驾，必甲乘无阙而后动，讐可轻邪？”宣诘服曰：“尚书真知军情。”麾其徒退。

帝再幸金营，好问实从，帝既留，遣好问还，尉拊都城。已而金人立张邦昌，以好问为事务官。邦昌入居都省，好问曰：“相公真欲立邪，抑姑塞敌意而徐为之图尔？”邦昌曰：“是何言也？”好问曰：“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？特畏女真兵威耳。女真既去，能保如今日乎？大元帅在外，元祐皇太后在内，此殆天意，盍亟还政，可转祸为福。且省中非人臣所处，宜寓直殿庐，毋令卫士挟陛。敌所遗袍带，非戎人在旁，弛勿服。车驾未还，所下文书，不当称圣旨。”以好问摄门下省。好问既系衔，仍行旧职。时邦昌虽不改元，而百司文移，必去年号，独好问所行文书，称“靖康二年”。吴玠、莫俦请邦昌见金使于紫宸、垂拱殿，好问曰：“宫省故吏骤见御正卫，必将愤骇，变且不测，奈何？”邦昌矍然止。王时雍议肆赦，好问曰：“四壁之外，皆非我有，将谁赦？”乃先赦城中。

始，金人谋以五千骑取康王，好问闻，即遣人以书白王，言：“大王之兵，度能击则邀击之，不然，即宜远避。”且言：“大王若不自立，恐有不当立而立者。”既，又语邦昌曰：“天命人心，皆归大元帅，相公先遣人推戴，则功无在相公右者。若抚机不发，他人声义致讨，悔可追邪？”于是邦昌谋遣谢克家奉传国宝往大元帅府，须金人退乃发。金将将还，议留兵以卫邦昌。好问曰：“南北异宜，恐北兵不习风土，必不相安。”金人曰：“留一勃堇统之可也。”好问曰：“勃堇贵人，有如触发致疾，则负罪益深。”乃不复留兵。金人既行，好问趣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，请元祐太后垂帘，邦昌易服归太宰位。太后自延福宫入听政。

高宗即位，太后遣好问奉手书诣行在所，高宗劳之曰：“宗庙获全，卿之力也。”除尚书右丞。丞相李纲以群臣在围城中不能执节，欲悉按其罪。好问曰：“王业艰难，政宜含垢，

绳以峻法，惧者众矣。”侍御史王宾论好问尝污伪命，不可以立新朝。高宗曰：“邦昌僭号之初，好问募人赍白书，具道京师内外之事。金人甫退，又遣人劝进。考其心迹，非他人比。”好问自惭，力求去，且言：“邦昌僭号之时，臣若闭门洁身，实不为难。徒以世被国恩，所以受贤者之责，冒围赍书于陛下。”疏入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宣州、提举洞霄宫，以恩封东莱郡侯。避地，卒于桂州。

子本中、揆中、弼中、用中、忱中。孙祖谦、祖俭。本中、祖谦、祖俭别有传。

论曰：朱胜非、吕颐浩处苗、刘之变，或巽用其智，或震奋其威，其于复辟讨贼之功，固有可言矣。然李纲、赵鼎当世之所谓贤者，而胜非、颐浩视之若冰炭然，其中之所存，果何如哉。范宗尹忍于污张邦昌之伪命，而诬李纲以震主之威，何其缪于是非也。范致虚佞附权臣，大谊已失，其总勤王之师，轻而寡谋，以底于败，宜哉。若吕好问处艰难之际，其迹与宗尹同，而屈己就事，以规兴复，亦若胜非之处苗、刘，其心有足亮云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二

李光 子孟传 许翰 许景衡 张恂 张所 陈禾 蒋猷

李光，字泰发，越州上虞人。童稚不戏弄。父高称曰：“吾儿云间鹤，其兴吾门乎！”亲丧，哀毁如成人，有致贖者，悉辞之。及葬，礼皆中节。服除，游太学，登崇宁五年进士第。调开化令，有政声，召赴都堂审察，时宰不悦，处以监当，改秩，知平江府常熟县。朱勔父冲倚势暴横，光械治其家僮。冲怒，风部使者移令吴江，光不为屈。改京东西学事司管勾文字。

刘安世居南京，光以师礼见之。安世告以所闻于温公者曰：“学当自无妄中入。”光欣然领会。除太常博士，迁司封。首论士大夫谀佞成风，至妄引荀卿“有听从，无谏诤”之说，以杜塞言路；又言怨嗟之气，结为妖沴。王黼恶之，令部注桂州阳朔县。安世闻光以论事贬，贻书伟之。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，居义兴，伺光于水驿，自出呼曰：“非越州李司封船乎？”留数日，定交而别。除司勋员外郎，迁符宝郎。

郭药师叛，光知徽宗有内禅意，因纳符，谓知枢密院蔡攸曰：“公家所为，皆拂众心。今日之事，非皇太子则国家俱危。”攸矍然，不敢为异。钦宗受禅，擢右司谏。上皇东幸，憺人间两宫，光请集议奉迎典礼。又奏：“东南财用，尽于朱勔，西北财用，困于李彦，天下根本之财，竭于蔡京、王黼。名为应奉，实入私室，公家无半岁之储，百姓无旬日之积。乞依旧

制，三省、枢密院通知兵民财计，与户部量一岁之出入，以制国用，选吏考核，使利源归一。”

金人围太原，援兵无功。光言：“三镇之地，祖宗百战得之，一旦举以与敌，何以为国？望诏大臣别议攻守之策，仍间道遣使檄河东、北两路，尽起强壮策应，首尾掩击。”迁侍御史。

时言者犹主王安石之学，诏榜庙堂。光又言：“祖宗规摹宏远，安石欲尽废法度，则谓人主制法而不当制于法；欲尽逐元老，则谓人主当化俗而不当化于俗。蔡京兄弟祖述其说，五十年间，毒流四海。今又风示中外，鼓惑民听，岂朝廷之福？”

蔡攸欲以扈卫上皇行宫因缘入都，光奏：“攸若果入，则百姓必致生变，万一惊犯属车之尘，臣坐不预言之罪。望早黜责。”时已葺撷景园为宁德宫，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。光奏：“禁中者，天子之宫。正使陛下欲便温清，奉迎入内，亦当躬禀上皇，下有司讨论典礼。”乃下光章，使两宫臣奏知，于是太上皇后居宁德宫。

金人逼京城，士大夫委职而去者五十二人，罪同罚异，士论纷然，光请付理寺公行之。太原围急，奏：“乞就委折彦质尽起晋、绛、慈、隰、泽、潞、威胜、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诸县弓手，俾守令各自部辖。其土豪、士人愿为首领者，假以初官、应副器甲，协力赴援。女真劫质亲王，以三镇为辞，势必深入，请大修京城守御之备，以伐敌人之谋。”

又言：“朱勔托应奉胁制州县，田园第宅，富拟王室。乞择清强官置司，追摄勔父子及奉承监司、守令，如胡直孺、卢宗原、陆真、王促闵、赵霖、宋晦等，根勘驱磨，计资没入，其强夺编户产业者还之。”

李会、李擢复以谏官召。光奏：“蔡京复用，时会、擢迭为台官，禁不发一语；金人围城，与白时中、李邦彦专主避敌割地之谋。时中、邦彦坐是落职，而会、擢反被召用，复预谏诤之列。乞寝成命。”不报。光丐外，亦不报。

彗出寅、艮间，耿南仲辈皆谓应在外夷，不足忧。光奏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不书祥瑞者，盖欲使人君恐惧修省，未闻以灾异归之外夷也。”疏奏，监汀州酒税。

高宗即位，擢秘书少监，除知江州；未几，擢侍御史，皆以道梗不赴。建炎三年，车驾自临安移跸建康，除知宣州。时范琼将过军，光先入视事，琼至则开门延劳，留三日而去，无敢哗者。光以宣密迤行都，乃缮城池，聚兵粮，籍六邑之民，保伍相比，谓之义社。择其健武者，统以土豪，得保甲万余，号“精拣军”。又栅险要二十三所谨戍之，厘城止为十地分，分巡内外，昼则自便，夜则守城，有警则战。苗租岁输邑者，悉命输郡。初欢言不便，及守城之日，贍军养民，迄赖以济。事闻，授管内安抚，许便宜从事，进直龙图阁。

杜充以建康降，金人夺马家渡。御营统制王燮、王民素不相能，至是，拥溃兵砦城外索斗。光亲至营，谕以先国家后私雠之义，皆感悟解去。时奔将、散卒至者，光悉厚赀给遗。有水军叛于繁昌，逼宣境，即遣兵援击，出贼不意，遂宵遁。进右文殿修撰。光奏：“金人虽深入江、浙，然违天时地利，臣已移文刘光世领大兵赴州，并力攻讨。乞速委宣抚使周望，约日水陆并进。”

溃将邵青自真州拥舟数百艘，剽当涂、芜湖两邑间，光招谕之，遗米二千斛。青喜，谓使者曰：“我官军也，所过皆以盗贼见遇，独李公不疑我。”于是秋毫无犯。他日，舟过繁昌，或给之曰：“宣境也。”乃掠北岸而去。

剧盗戚方破宁国县，抵城下，分兵四击。光募勇敢劫之，贼惊扰，自相屠蹂。朝廷遣统制官巨师古、刘晏兼程来援。贼急攻朝京门，缆竹木为浮梁以济。须臾，军傅城，列炮具，立石对楼。光命编竹若帘揭之，炮至即反坠，不能伤。取桎木为撞竿，倚女墙以御对楼，贼引却。刘晏率赤心队直捣其砦，贼阳退，晏追之，伏发遇害。师古以中军大破贼，贼遁去。初，戚方围宣，与其副并马巡城，指画攻具。光以书傅矢射其副马前，言：“戚方穷寇，天诛必加，汝为将家子，何至附贼。”二人相疑，攻稍缓，始得为备，而援师至矣。尝置匕首枕匣中，与家人约曰：“城不可必保，若使人取匕首，我必死。汝辈宜自杀，无落贼手。”除徽猷阁待制、知临安府。

绍兴元年正月，除知洪州，固辞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除知婺州，甫至郡，擢吏部侍郎。光奏疏极论朋党之害：“议论之臣，各怀顾避，莫肯以持危扶颠为己任。驻蹕会稽，首尾三载。自去秋迄今，敌人无复南渡之意，淮甸咫尺，了不经营，长江千里，不为限制，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。晋元帝区区草创，犹能立宗社，修宫阙，保江、浙。刘琨、祖逖与逆胡拒战于并、冀、兖、豫、司、雍诸州，未尝陷没也。石季龙重兵已至历阳，命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以御之，未闻专主避狄如今日也。陛下驻蹕会稽，江、浙为根本之地，使进足以战、退足以守者，莫如建康。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，其隘可守者有六：曰江宁镇，曰冈砂夹，曰采石，曰大信，其上则有芜湖、繁昌，皆与淮南对境。其余皆芦之场，或奇岸水势湍悍，难施舟楫。莫若预于诸隘屯兵积粟，命将士各管地分，调发旁近乡兵，协力守御。乞明诏大臣，参酌施行。”

时有诏，金人深入，诸郡守臣相度，或守或避，令得自便。光言：“守臣任人民、社稷之重，固当存亡以之。若预开迁避

之门，是诱之遁也，愿追寝前诏。”上欲移蹕临安，被旨节制临安府见屯诸军，兼户部侍郎、督营缮事。光经营撙节，不扰而办。奏蠲减二浙积负及九邑科配，以示施德自近之意。戚方以管军属节制，甚惧，拜庭下。光握手起之，曰：“公昔为盗，某为守，分当相直；今俱为臣子，当共勉力忠义，勿以前事为疑。”方谢且泣。兼侍读，因奏：“金人内寇，百姓失业为盗贼，本非获已，尚可诚感。自李成北走，群盗离心，傥因斯时显用一二酋豪，以风厉其党，必更相效慕，以次就降。”擢吏部尚书。

大将韩世清本苗傅余党，久屯宣城，擅据仓库，调发不行。光请先事除之，乃授光淮西招抚使。光假道至郡，世清入谒，缚送阙下伏诛。初，光于上前面禀成算，宰相以不预闻，怒之。未至，道除端明殿学士、江东安抚大使、知建康府、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宣抚使。时太平州卒陆德囚守臣据城叛，光多设方略，尽擒其党。

秦桧既罢，吕颐浩、朱胜非并相，光议论素与不合。言者指光为桧党，落职奉祠。寻复宝文阁待制、知湖州，除显谟阁直学士，移守平江，除礼部尚书。光言：“自古创业中兴，必有所因而起。汉高因关中，光武因河内，驻蹕东南，两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？自冬及春，雨雪不已，百姓失业，乞选台谏察实以闻。兼比岁福建、湖南盗作，范汝为、杨么相挺而起，朝廷发大兵诛讨，杀戮过当。今诸路旱荒，流丐满路，盗贼出入。宜选良吏招怀抚纳，责诸路监司按贪赃，恤流殍。”

议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于江、浙，光言：“有钱则交子可行。今已谓桩办若干钱，行若干交子，此议者欲朝廷欺陛下，使陛下异时不免欺百姓也。若已桩办见钱，则目今所行钱关子，已是通快，何至纷纷？其工部铸到交子务铜印，臣未敢给降。”

除端明殿学士，守台州，俄改温州。

刘光世、张俊连以捷闻。光言：“观金人布置，必有主谋。今已据东南形势，敌人万里远来，利于速战，宜戒诸将持重以老之。不过数月，彼食尽，则胜算在我矣。”除江西安抚、知洪州兼制置大使，擢吏部尚书，逾月，除参知政事。

时秦桧初定和议，将揭榜，欲籍光名镇压。上意不欲用光，桧言：“光有人望，若同押榜，浮议自息。”遂用之。同郡杨炜上光书，责以附时相取尊官，堕黠虏奸计，隳平时大节。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。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，夺诸将兵权，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，和不可恃，备不可彻。桧恶之。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，光于榻前面折之，又与桧语难上前，因曰：“观桧之意，是欲壅蔽陛下耳目，盗弄国权，怀奸误国，不可不察。”桧大怒，明日，光丐去。高宗曰：“卿昨面叱秦桧，举措如古人。朕退而叹息，方寄卿以腹心，何乃引去？”光曰：“臣与宰相争论，不可留。”章九上，乃除资政殿学士、知绍兴府，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。

十一年冬，中丞万俟卨论光阴怀怨望，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，藤州安置。越四年，移琼州。居琼州八年，仲子孟坚坐陆升之诬以私撰国史，狱成；吕愿中又告光与胡铨诗赋倡和，讥讪朝政，移昌化军。论文考史，怡然自适。年逾八十，笔力精健。又三年，始以郊恩，复左朝奉大夫，任便居住。至江州而卒。孝宗即位，复资政殿学士，赐谥庄简。

孟传字文授，光幼子也。光南迁之日，才六岁。以光遗表恩，累官至太府丞。韩侂胄愿见之，孟传曰：“行年六十，去计已决，不敢闻也。”由是出知江州。以朝请大夫、直宝谟阁致仕。卒，年八十。有《磐溪诗》二十卷，《文稿》三十卷，《宏辞类稿》十卷，《左氏说》十卷，《读史》十卷，《杂志》

十卷。博学多闻，持身甚严，时推能世其家。

许翰，字崧老，拱州襄邑人。中元祐三年进士第。宣和七年，召为给事中。为书抵时相，谓百姓困弊，起为盗贼，天下有危亡之忧。愿罢云中之师，修边保境，与民休息。高丽入贡，调民开运河，民间骚然。中书舍人孙傅论高丽于国无功，不宜兴大役，傅坐罢。翰谓傅不当黜，时相怒，落职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靖康初，复以给事中召。时金人攻京师甫退，翰造阙，即日赐对，除翰林学士，寻改御史中丞。上疏言边事，因陈决胜之策。陈邦昌为太宰，翰上疏力争之。种师道罢为中太一宫使，翰言：“师道名将，沉毅有谋，山西士卒，人人信服，不可使解兵柄。”钦宗谓其老难用，翰曰：“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，兵辱于楚；汉宣帝老赵充国，而卒能成金城之功。自吕望以来，用老将收功者，难一二数。以古揆今，师道虽老，可用也。”且谓：“金人此行，存亡所系，令一大创，使失利去，则中原可保，四夷可服。不然，将来再举，必有不救之忧。宜起师道邀击之。”上不能用。擢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，论益不合，以病去，除延康殿学士、知亳州。坐言者落职，提举南京鸿庆宫。

高宗即位，用李纲荐，召复延康殿学士。既至，拜尚书右丞兼权门下侍郎。时建炎大变之后，河北山东大盗李成、孔彦舟等，聚众各数十万，皆以勤王为名，愿得张所为帅。所为御史，尝论黄潜善奸邪不可用，由此得罪。李纲为相，乃以所为河北等路招抚使，率成等众渡河，号召诸路，为兴复计。潜善力沮之。宗泽论车驾不宜南幸，宜还京师，且诋潜善等。潜善等请罢泽，翰极论以为不可。李纲罢，翰言：“纲忠义英发，舍之无以佐中兴，今罢纲，臣留无益。”力求去，高宗未许。时潜善奏诛陈东，翰谓所亲曰：“吾与东，皆争李纲者。东戮

东市，吾在庙堂可乎？”求去益力，章八上，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。复以言者落职。

绍兴元年，召复端明殿学士、提举万寿观，辞不至。二月，复资政殿学士。三年五月，卒，赠光禄大夫。

翰通经术，正直不挠，历事三朝，致位政府，徒以黼、攸、潜善辈薰莸异味，横遭口语，志卒不展。纲虽力引之，不旋踵去，翰亦斥逐而死。所著书有《论语解》、《春秋传》。

许景衡，字少伊，温州瑞安人。登元祐九年进士第。宣和六年，召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是时，王黼、蔡攸用事，景衡言：“尚书省比阙长官，而同知枢密院亦久阙。虽三公通治三省，然文昌政事之本，枢密总兵之地，各有攸属，安可久虚其位？愿博采公议，遴选忠贤，以补政府之阙。”遂大忤黼意。朝廷用童贯为河东、北宣抚使，将北伐，景衡论其贪缪不可用者数十事，不报。

睦寇平，江、浙郡县残毁，而茶盐比较之法如故。景衡奏：“茶盐之法，当以食之众寡为岁额之高下。今收复之后，户版半耗，民力萧然，而茶盐比较不减于昔。民欲无困得乎？”奏上，诏两浙、江东路权免茶盐比较，贼平日仍旧。

朝廷既兴燕云之师，调度不继，诛求益急。景衡奏：“财力匱乏在节用，民力困弊在恤民。今不急之务。若营缮诸役，花石纲运，其名不一。吏员猥多，军额冗滥。又无名功赏，非常赐予，皆夤缘侥幸，干请无厌，宜节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。”且极论和买、和采、盐法之害，不报。会知洋州吴岩夫以私书抵执政子，道景衡之贤。因从子婿符宝郎周离亨以达，离亨缪以其书误致王黼，黼用是中景衡，逐之。

钦宗即位，以左正言召，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，迁中书舍人。侍御史李光、正言程瑀以鯁亮忤执政斥，景衡为辨白，

坐落职予祠。

高宗即位，以给事中召，既至，除御史中丞。宗泽为东京留守，言者附黄潜善等，多攻其短，欲逐去之。景衡奏曰：“臣自浙渡淮，以至行在。闻泽之为尹，威名政事，卓然过人，虽不识其人，窃用叹慕。臣以为去冬京城内，有赤心为国如泽等数辈，其祸变未至如是之酷。今若较其小短，不顾尽忠殉国之节，则不怨已甚。且开封宗庙社稷所在，苟欲罢泽，别遣留守，不识搢绅中威名政事有加于泽者乎？”疏入，上大悟，封以示泽，泽乃安。

杭州叛卒陈通作乱，权浙西提刑赵叔近招降之，请授以官。景衡曰：“官吏无罪而受诛。叛卒有罪而蒙赏，赏罚倒置，莫此为甚。”卒奏罢之。除尚书右丞。有大政事，必请问极论。潜善、伯彦以景衡异己，共排沮之。或言正、二月之交，乃太一正迁之日，宜于禁中设坛望拜。高宗以问景衡，曰：“修德爱民，天自降福，何迎拜太一之有？”

初，李纲议建都，以关中为上，南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纲既相，遂主南阳之议。景衡为中丞，奏：“南阳无险阻，且密迩盗贼，漕运不继，不若建康天险可据，请定计巡幸。”潜善等倾纲使去，南阳之议遂格。至是，谍报金人攻河阳、汜水，景衡又奏请南幸建康。已而有诏还京，罢景衡为资政殿大学士、提举杭州洞霄宫。至瓜洲，得暍疾，及京口卒，年五十七，谥忠简。

景衡得程颐之学，志虑忠纯，议论不与时俯仰。建炎初，李纲议幸南阳，宗泽请还京，景衡乃请幸建康。黄潜善等素恶其异己，暨车驾驻扬州，怵于传闻，不得已下还京之诏，遂借渡江之议罪之，斥逐而死。既没，高宗思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执政忠直，遇事敢言，惟许景衡。”诏赐景衡家温州官舍

一区。

张恚，字诚伯，河间乐寿人。登元祐六年进士第。累迁龙图阁学士、计度都转运使。高宗为兵马大元帅，募诸道兵勤王，恚飞輓踵道，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盐钞，以便商旅。不阅旬，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。高宗器重之，命以便宜权大名尹兼北京留守、马步军都总管。恚初闻二帝北行，率副总管颜岐等三上笺劝进。最后，恚上书，极论中原不可一日无君，高宗为之感悟。

建炎改元，为户部尚书，除同知枢密院事、措置户部财用兼御营副使。建言：“三河之民。怨敌深入骨髓，恨不殀殄其类，以报国家之仇。请依唐人泽潞步兵、雄边子弟遗意，募民联以什伍，而寓兵于农，使合力抗敌，谓之巡社。”为法精详，前此论民兵者莫及也。诏集为书行之。迁尚书左丞，官至中书侍郎。

恚善理财，论钱谷利害，犹指诸掌。在朝诤诤有大臣节，然论议可否，不形辞色，未尝失同列之欢。卒，谥忠穆。上每念之，谓恚谋国尽忠，遇事敢谏，古之遗直也。

张所，青州人。登进士第，历官为监察御史。高宗即位，遣所按视陵寝，还，上疏言：“河东、河北，天下之根本。昨者误用奸臣之谋，始割三镇，继割两河，其民怨入骨髓，至今无不扼腕。若因而用之，则可藉以守；不则两河兵民，无所系望，陛下之事去矣。”且论还京师有五利，谓国之安危，在乎兵之强弱、将相之贤不肖，不在乎都之迁不迁。又条上两河利害。上欲以其事付所，会所言黄潜善奸邪不可用，恐害新政。乃罢所御史，改兵部郎中。寻责所凤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。

后李纲入相，欲荐所经略两河，以其尝言潜善故，难之。一日，与潜善从容言曰：“今河北未有人，独一张所可用，又以狂言抵罪。不得已拉拭用之，使为招抚，冒死立功以赎过，

不亦善乎？”潜善许诺，乃借所直龙图阁，充河北招抚使。赐内府钱百万缗，给空名告千余道；以京西卒三千为卫，将佐官属，许自辟置，一切以便宜从事。所入见，条上利害。上赐五品服遣行，命直秘阁王圭为宣抚司参谋官佐之。

河北转运副使张益谦附黄潜善意，奏所置司北京非是；且言自置招抚，河北盗贼愈炽，不若罢之，专以其事付帅司。李纲言：“张所今留京师，招集将佐，尚未及行，益谦何以知其扰？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，聚而为盗，故置司招抚，因其力而用之，岂由置司乃有盗贼乎？今京东、西群盗公行，攻掠郡县，亦岂招抚司过耶？时方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理，益谦小臣，乃以非理沮抑，此必有使之者。”上乃命益谦分析，命下枢密院，汪伯彦犹用其奏诘责招抚司。李纲与伯彦争于上前，伯彦语塞。

所方招来豪杰，以王彦为都统制，岳飞为准备将，而李纲已罢相。朝廷以王圭代之，所落直龙图阁，岭南安置。卒于贬所。子宗本，以岳飞奏补官。

陈禾，字秀实，明州鄞县人。举元符三年进士。累迁辟雍博士。时方以传注记问为学，禾始崇尚义理，黜抑浮华。入对契旨，擢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。

蔡京遣酷使李孝寿穷治章絅铸钱狱，连及士大夫甚众，禾奏免孝寿。京子壻为太常少卿，何执中婿蔡芝为将作监，皆疏其罪，罢之。天下久平，武备宽弛，东南尤甚。禾请增戍、缮城壁，以戒不虞。或指为生事，格不下。其后盗起，人服其先见。迁左正言，俄除给事中。

时童贯权益张，与黄经臣胥用事，御史中丞卢航表里为奸，搢绅侧目。禾曰：“此国家安危之本也。吾位言责，此而不言，一迁给舍，则非其职矣。”未拜命，首抗疏劾贯。复劾经臣：“怙宠弄权，夸炫朝列。每云诏令皆出其手，言上将用某人，

举某事，已而诏下，悉如其言。夫发号施令，国之重事，黜幽陟明，天子大权，奈何使宦寺得与？臣之所忧，不独经臣，此涂一开，类进者众，国家之祸，有不可遏，愿亟窜之远方。”

论奏未终，上拂衣起。禾引上衣，请毕其说。衣裾落，上曰：“正言碎朕衣矣。”禾言：“陛下不惜碎衣，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？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，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。”言愈切，上变色曰：“卿能如此，朕复何忧？”内侍请上易衣，上却之曰：“留以旌直臣。”翌日，贯等相率前诉，谓国家极治，安得此不详语。卢航奏禾狂妄，谪监信州酒。遇赦，得自便还里。

初，陈瓘归自岭外，居于鄞，与禾相好，遣其子正汇从学。后正汇告京罪，执诣阙，瓘亦就逮。经臣莅其狱，檄禾取证，禾答以事有之，罪不敢逃。或谓其失对，禾曰：“祸福死生，命也，岂可以死易不义耶？愿得分贤者罪。”遂坐瓘党停官。

遇赦，复起知广德军，移知和州。寻遭内艰，服除，知秀州。王黼新得政，禾曰：“安能出黼门下？”力辞，改汝州。辞益坚，曰：“宁饿死。”黼闻而衔之。禾兄秉时为寿春府教授，禾侍兄官居。适童贯领兵道府下，谒不得入，馈之不受。贯怒，归而谮之，上曰：“此人素如此，汝不能容邪？”久之，知舒州，命下而卒，赠中大夫，谥文介。

禾性不苟合，立朝挺挺有风操。有《易传》九卷，《春秋传》十二卷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解》各十卷。

蒋猷，字仲远，润州金坛县人。举进士。政和四年，拜御史中丞兼侍读，有直声。尝论士风浮薄，廷臣伺人主意，承宰执风旨向背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，共嗤笑之，此风不可长；辅臣奏事殿上，雷同唱和，略无所可否，非论道献替之礼；内侍省不隶台察，紊元丰官制；杨戩不当除节度使；赵良嗣不宜出

入禁中。上皆嘉纳，至揭其章内侍省，且诏自今无得规图节钺。又疏孟昌龄、徐铸等奸状。迁兵部尚书兼礼制局详议官。七年，知贡举，改工部、吏部尚书。

以徽猷阁直学士知婺州。明年，请祠归。宣和末，召为刑部尚书兼资善堂翊善。靖康初，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于淮阴，且特诏贬童贯。猷奏贯得罪天下，愿黜远之。太上以为然，亟令宣诏，趣贯赴贬所。遂奉太上还京，移兵部尚书，累官正议大夫。引疾，授徽猷阁直学士、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卒。赠特进。

论曰：夫拯溺救焚之际，必以任人为急。靖康、建炎之祸变，亦甚于焚溺矣。当时非乏人才也，然而国耻卒不能雪者，岂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欤？夫以李光之才识高明，所至有声；许翰、许景衡之论议剴切；张焘之善理财；张所之习知河北利害：皆一时之隽也。是数臣者，使其言听计从，不为谗邪所抑，得以直行其志，其效宜可待也。然或斥远以死，或用之不竟其才，世之治乱安危，虽非人力所为，君子于此，则不能无咎于时君之失政焉。蒋猷历仕五朝，当建炎初，避地而终，则无足称也。陈禾引裾尽言，有古谏臣之风，其行事在宣和之前，孝宗以后乃加褒谥云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三

韩世忠 子彦直

韩世忠，字良臣，延安人。风骨伟岸，目瞬如电。早年鹜勇绝人，能骑生马驹。家贫无产业，嗜酒尚气，不可绳检。日者言当作三公，世忠怒其侮己，殴之。年十八，以敢勇应募乡州，隶赤籍，挽强驰射，勇冠三军。

崇宁四年，西夏骚动，郡调兵捍御，世忠在遣中。至银州，夏人婴城自固，世忠斩关杀敌将，掷首陴外，诸军乘之，夏人大败。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岭，世忠率精锐鏖战，解去。俄复出间道，世忠独部敢死士殊死斗，敌少却，顾一骑士锐甚，问俘者，曰：“监军驸马兀移也。”跃马斩之，敌众大溃。经略司上其功，童贯董边事，疑有所增饰，止补一资，众弗平。从刘延庆筑天降山砦，为敌所据，世忠夜登城斩二级，割护城毡以献。继遇敌佛口砦，又斩数级，始补进义副尉。至藏底河，斩三级，转进勇副尉。

宣和二年，方腊反、江、浙震动，调兵四方，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。次杭州，贼奄至，势张甚，大将惶怖无策。世忠以兵二千伏北关堰，贼过，伏发，众蹂乱，世忠追击，贼败而遁。渊叹曰：“真万人敌也。”尽以所随白金器赏之，且与定交。时有诏能得腊首者，授两镇节钺。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，贼深据岩屋为三窟，诸将继至，莫知所入。世忠潜行溪谷，问野妇得径，即挺身仗戈直前，渡险数里，捣其穴，格杀数十人，

禽腊以出。辛兴宗领兵截峒口，掠其俘为己功，故赏不及世忠。别帅杨惟忠还阙，直其事，转承节郎。

三年，议复燕山，调诸军，至则皆溃。世忠往见刘延庆，与苏格等五十骑俱抵滹沱河。逢金兵二千余骑，格失措，世忠从容令格等列高冈，戒勿动。属燕山溃卒舟集，即命舫河岸，约鼓噪助声势。世忠跃马薄敌，回旋如飞。敌分二队据高阜，世忠出其不意，突二执旗者，因奋击，格等夹攻之，舟卒鼓噪，敌大乱，追斩甚众。时山东、河北盗贼蜂起，世忠从王渊、梁方平讨捕，禽戮殆尽，积功转武节郎。

钦宗即位，从梁方平屯浚州。金人压境，方平备不严，金人迫而遁，王师数万皆溃。世忠陷重围中，挥戈力战，突围出，焚桥而还。钦宗闻，召对便殿，询方平失律状，条奏甚悉。转武节大夫。诏诸路勤王兵领所部入卫，会金人退，河北总管司辟选锋军统制。

时胜捷军张师正败，宣抚副使李弥大斩之，大校李复鼓众以乱，淄、青之附者合数万人，山东复扰。弥大檄世忠将所部追击，至临淄河，兵不满千，分为四队，布铁蒺藜自塞归路，令曰：“进则胜，退则死，走者命后队剿杀。”于是莫敢返顾，皆死战，大破之，斩复，余党奔溃。乘胜逐北，追至宿迁，贼尚万人，方拥子女椎牛纵酒。世忠单骑夜造其营，呼曰：“大军至矣，亟束戈卷甲，吾能保全汝，共功名。”贼骇粟请命，因跪进牛酒。世忠下马解鞍，饮啖之尽，于是众悉就降。黎明，见世忠军未至，始大悔失色。以功迁左武大夫、果州团练使。

诏入朝，授正任单州团练使，屯滹沱河。时真定失守，世忠知王渊守赵，遂亟往。金人至，闻世忠在，攻益急，粮尽援绝。人多勉其溃围去，弗听。会大雪，夜半，以死士三百捣敌营。敌惊乱，自相击刺，及旦尽遁。后有自金国来者，始知大

酋是日被创死，故众不能支。迁嘉州防御使。

还大名，赵野辟为前军统制。时康王如济州，世忠领所部劝进。金人纵兵逼城，人心忧惧，世忠据西王台力战，金人少却。翌日，酋帅率众数万至，时世忠麾下仅千人，单骑突入，斩其酋长，遂大溃。康王即皇帝位，授光州观察使、带御器械。世忠请移都长安，下兵收两河，时论不从。初建御营，为左军统制。是岁，命王渊、张俊讨陈州叛兵，刘光世讨黎驿叛兵，乔仲福讨京东贼李昱，世忠讨单州贼鱼台。世忠已破鱼台，又击黎驿叛兵，败之，皆斩以献。于是群盗悉平，入备宿卫。而河北贼丁顺、杨进等皆赴招抚司，宗泽收而用之。

建炎二年，升定国军承宣使。帝如扬州，世忠以所部从。时张遇自金山来降，抵城下，不解甲，人心危惧，世忠独入其垒，晓以逆顺，众悉听命。李民众十万亦降，比至，有反覆状。王渊遣世忠谕旨，世忠知其党刘彦异议，即先斩彦，驱李民出，缚小校二十九人，送渊斩之。事定，授京西等路捉杀内外盗贼。

金人再攻河南，翟进合世忠兵夜袭悟室营，不克，反为所败。会丁进失期，陈思恭先遁，世忠被矢如棘，力战得免。还汴，诘一军之先退者皆斩，左右惧。进由是与世忠有隙，寻以叛诛。召世忠还，授鄜延路副总管，加平寇左将军，屯淮阳，会山东兵拒敌。粘罕闻世忠扼淮阳，乃分兵万人趋扬州，自以大军迎世忠战。世忠不敌，夜引归，敌躡之，军溃于沐阳，閤门宣赞舍人张遇死之。

三年，帝召诸将议移蹕，张俊、辛企宗请往湖南，世忠曰：“淮、浙富饶，今根本地，讵可舍而之他？人心怀疑，一有退避，则不逞者思乱，重湖、闽岭之遥，安保道路无变乎？淮、江当留兵为守，车驾当分兵为卫，约十万人，分半扈江、淮上下，止余五万，可保防守无患乎？”在阳城收合散亡，得数千

人，闻帝如钱塘，即繇海道赴行在。

苗傅、刘正彦反，张浚等在平江议讨乱，知世忠至，更相庆慰，张浚喜跃不自持。世忠得浚书，大恟，举酒酹神曰：“誓不与此贼共戴天！”士卒皆奋。见浚曰：“今日大事，世忠愿与张浚身任之，公无忧。”欲即进兵。浚曰：“投鼠忌器，事不可急，急则恐有不测，已遣冯轡甘言诱贼矣。”

三月戊戌，以所部发平江。张浚虑世忠兵少，以刘宝兵二千借之。舟行载甲士，绵亘三十里。至秀州，称病不行，造云梯，治器械，傅等始惧。初，傅、正彦闻世忠来，檄以其兵屯江阴。世忠以好语报之，且言所部残零，欲赴行在。傅等大喜，许之，至矫制除世忠及张浚为节度使，皆不受。时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傅所质，防守严密。朱胜非给傅曰：“今白太后，遣二人慰抚世忠，则平江诸人益安矣。”于是召梁氏入，封安国夫人，俾逐世忠，速其勤王。梁氏疾驱出城，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。未几，明受诏至，世忠曰：“吾知有建炎，不知有明受。”斩其使，取诏焚之，进兵益急。傅等大惧。次临平，贼将苗翊、马柔吉负山阻河为阵，中流植鹿角，梗行舟。世忠舍舟力战，张浚继之，刘光世又继之。军少却，世忠复舍马操戈而前，令将士曰：“今日当以死报国，面不被数矢者皆斩。”于是士皆用命。贼列神臂弩持满以待，世忠瞋目大呼，挺刃突前，贼辟易，矢不及发，遂败。傅、正彦拥精兵二千，开涌金门以遁。世忠驰入，帝步至宫门，握世忠手恟哭曰：“中军吴湛佐逆为最，尚留朕肘腋，能先诛乎？”世忠即谒湛，握手与语，折其中指，戮于市，又执贼谋主王世修以属吏。诏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。请于帝曰：“贼拥精兵，距瓯、闽甚迩，僥成巢窟，卒未可灭，臣请讨之。”于是以为江、浙制置使，自衢、信追击，至渔梁驿，与贼遇。世忠步走挺戈而前，贼望见，

昨曰：“此韩将军也！”皆惊溃。擒正彦及傅弟翊送行在，傅亡建阳，追禽之，皆伏诛。世忠初陞辞，奏曰：“臣誓生获贼，为社稷刷耻，乞殿前二虎贲护俘来献。”至是，卒如其言。帝手书“忠勇”二字，揭旗以赐。授检校少保、武胜昭庆军节度使。

兀术将入侵，帝召诸将问移蹕之地，张俊、辛企宗劝自鄂、岳幸长沙，世忠曰：“国家已失河北，山东，若又弃江、淮，更有何地？”于是以世忠为浙西制置使，守镇江。既而兀术分道渡江，诸屯皆败，世忠亦自镇江退保江阴。杜充以建康降敌，兀术自广德破临安，帝如浙东。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，中军驻江湾，后军驻海口，俟敌归邀击之。帝召至行在，奏：“方留江上截金人归师，尽死一战。”帝谓辅臣曰：“此吕颐浩在会稽，尝建此策，世忠不谋而同。”赐亲札，听其留。会上元节，就秀州张灯高会，忽引兵趋镇江。及金兵至，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。金将李选降，受之。兀术遣使通问，约日大战，许之。战将十合，梁夫人亲执桴鼓，金兵终不得渡。尽归所掠假道，不听；请以名马献，又不听。挾辣在潍州，遣李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，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。太一李堇军江北，兀术军江南，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，预以铁细贯大钩授骁健者。明旦，敌舟噪而前，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，每细一细，则曳一舟沉之。兀术穷蹙，求会语，祈请甚哀。世忠曰：“还我两宫，复我疆土，则可以相全。”兀术语塞。又数日求再会，言不逊，世忠引弓欲射之，亟弛去，谓诸将曰：“南军使船欲如使马，奈何？”募人献破海舟策。闽人王某者，教其舟中载土，平版铺之，穴船版以棹桨，风息则出江，有风则勿出。海舟无风，不可动也。又有献谋者曰：“凿大渠接江口，则在世忠上流。”兀术一夕潜凿渠三十里，且用方士计，刑白

马，剔妇人心，自割其额祭天。次日风止，我军帆弱不能运，金人以小舟纵火，矢下如雨。孙世询、严允皆战死，敌得绝江遁去。世忠收余军还镇江。初，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，观我虚实。乃遣兵百人伏庙中，百人伏岸浒，约闻鼓声，岸兵先入，庙兵合击之。金人果五骑闯入，庙兵喜，先鼓而出，仅得二人。逸其三，中有绛袍玉带、既坠而复驰者，诘之，乃兀术也。是役也，兀术兵号十万，世忠仅八千余人。帝凡六赐札，褒奖甚宠。拜检校少保、武成感德军节度使，神武左军都统制。

建安范汝为反，辛企宗等讨捕未克，贼势愈炽。以世忠为福建、江西、荆湖宣抚副使，世忠曰：“建居闽岭上流，贼沿流而下，七郡皆血肉矣。”亟领步卒三万，水陆并进。次剑潭，贼焚桥，世忠策马先渡，师遂济。贼尽塞要路拒王师，世忠命诸军偃旗仆鼓，径抵凤凰山，颓瞰城邑，设云梯火楼，连日夜并攻，贼震怖叵测。五日城破，汝为窜身自焚，斩其弟岳、吉以徇，禽其谋主谢向、施逵及裨将陆必强等五百余人。世忠初欲尽诛建民，李纲自福州驰见世忠曰：“建民多无辜。”世忠令军士驰城上毋下，听民自相别，农给牛谷，商贾驰征禁，胁从者汰遣，独取附贼者诛之。民感更生，家为立祠。捷闻，帝曰：“虽古名将何以加。”赐黄金器皿。

世忠因奏江西、湖南寇贼尚多，乞乘胜讨平。广西贼曹成拥余众在郴、邵。世忠既平闽寇，旋师永嘉，若将就休息者。忽由处、信径至豫章，连营江滨数十里，群贼不虞其至，大惊。世忠遣人招之，成以其众降，得战士八万，遣诣行在。遂移师长沙。时刘忠有众数万，据白面山，营栅相望。世忠始至，欲急击，宣抚使孟庾不可，世忠曰：“兵家利害，策之审矣，非参政所知，请期半月效捷。”遂与贼对垒，弈棋张饮，坚壁不动，众莫测。一夕，与苏格联骑穿贼营，候者呵问，世忠先得

贼军号，随声应之，周览以出，喜曰：“此天锡也。”夜伏精兵二千于白面山，与诸将拔营而进，贼兵方迎战，所遣兵已驰入中军，夺望楼，植旗盖，传呼如雷，贼回顾惊溃，麾将士夹击，大破之，斩忠首，湖南遂平。授太尉，赐带、笏，仍敕枢密以功颁示内外诸将。师还建康，置背嵬军，皆勇鸷绝伦者。九月，为江南东、西路宣抚使，置司建康。

三年三月，进开府仪同三司，充淮南东、西路宣抚使，置司泗州。时闻李横进师讨伪齐，议遣大将，以世忠忠勇，故遣之。仍赐广马七纲，甲千副，银二万两，帛二万匹；又出钱百万缗，米二十八万斛，为半岁之用。命户部侍郎姚舜明诣泗州，总领钱粮；仓部郎官孙逸如平江府、常秀饶州，督发军食。李横兵败还镇，世忠不果渡淮。

四年，以建康、镇江、淮东宣抚使驻镇江。是岁，金人与刘豫合兵，分道入侵。帝手札命世忠饬守备，图进取，辞旨恳切。世忠受诏，感泣曰：“主忧如此，臣子何以生为！”遂自镇江济师，俾统制解元守高邮，候金步卒；亲提骑兵驻大仪，当敌骑，伐木为栅，自断归路。会遣魏良臣使金，世忠撤炊爨，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，良臣疾驰去。世忠度良臣已出境，即上马令军中曰：“眦吾鞭所向。”于是引军次大仪，勒五阵，设伏二十余所，约闻鼓即起击。良臣至金军中，金人问王师动息，具以所见对。聂儿孛堇闻世忠退，喜甚，引兵至江口，距大仪五里；别将挾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。世忠传小麾鸣鼓，伏兵四起，旗色与金人旗杂出，金军乱，我军迭进。背嵬军各持长斧，上搯人胸，下斫马足。敌被甲陷泥淖，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，人马俱毙，遂擒挾孛也等二百余人。所遣董旻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鵝口，擒女真四十余人。解元至高邮，遇敌，设水军夹河阵，日合战十三，相拒未决。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，复大战，

俘生女真及千户等。世忠复亲追至淮，金人惊溃，相蹈藉，溺死甚众。捷闻，群臣入贺，帝曰：“世忠忠勇，朕知其必能成功。”沈与求曰：“自建炎以来，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，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，厥功不细。”帝曰：“第忧赏之。”于是部将董旻、陈桷、解元、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。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。

时挾辣屯泗州，兀术屯竹塾镇，为世忠所扼，以书币约战，世忠许之，且使两伶人以橘、茗报聘。会雨雪，金馈道不通，野无所掠，杀马而食，蕃汉军皆怨。兀术夜引军还，刘麟、刘猷弃辎重遁。

五年，进少保。六年，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、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，置司楚州。世忠披草莱，立军府，与士同力役。夫人梁亲织薄为屋。将士有怯战者，世忠遗以巾帕，设乐大宴，俾妇人妆以耻之，故人人奋厉。抚集流散，通商惠工，山阳遂为重镇。刘豫兵数入寇，辄为世忠所败。

时张浚以右相视师，命世忠自承、楚图淮阳。刘豫方聚兵淮阳，世忠即引军渡淮，旁符离而北，至其城下。为贼所围，奋戈一跃，溃围而出，不遗一镞。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搏战，扼其吭而禽之，乘锐掩击，金人败去。既而围淮阳，贼坚守不下，约曰：“受围一日，则举一烽。”至是，六烽具举，兀术与刘猷皆至。世忠求援于张浚，浚以世忠有见吞意，不从。世忠勒阵向敌，遣人语之曰：“锦衣骢马立阵前者，韩相公也。”或危之，世忠曰：“不如是，不足以致敌。”敌果至，杀其导战二人，遂引去。寻诏班师，复归楚州，淮阳之民，从而归者以万计。

三月，除京东、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，仍楚州置司。四月，赐号“扬武翊运功臣”，加横海、武宁、安化三镇

节度使。九月，帝在平江，世忠自楚州来朝。

十月，边报急，刘光世欲弃庐州还太平，张俊亦请益兵。都督张浚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有进击，无退保。”于是世忠引兵渡淮，与金将讹里也力战。刘猷将寇淮东，为世忠兵扼，不得进。七年，筑高邮城，民益安之。

初，世忠移屯山阳，遣间结山东豪杰，约以缓急为应，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，多愿奉约束者。金人废刘豫，中原震动，世忠谓机不可失，请全师北讨，招纳归附，为恢复计。会秦桧主和议，命世忠徙屯镇江。世忠言：“金人诡诈，恐以计缓我师，乞留此军蔽遮江、淮。”又力陈和议之非，愿效死节，率先迎敌；若不胜，从之未晚。又言王伦、蓝公佐交河南地界，乞令明具无反覆文状为后证。章十数上，皆慷慨激切，且请单骑诣阙面奏，帝率优诏褒答。后金果渝盟，咸如其言。

金使萧哲之来，以诏谕为名，世忠闻之，凡四上疏言：“不可许，愿举兵决战，兵势最重处，臣请当之。”又言：“金人欲以刘豫相待，举国士大夫尽为陪臣，恐人心离散，士气凋沮。”且请驰驿面奏，不许。既而伏兵洪泽镇，将杀金使，不克。

九年，授少师。十年，金人败盟，兀术率撒离曷、李成等破三京，分道深入。八月，世忠围淮阳，金人来救，世忠迎击于泃口镇，败之。又遣解元击金人于潭城，刘宝击于千秋湖，皆捷。亲随将成闵从统制许世安夺淮阳门而入，大战门内。世安中四矢，闵被三十余创，复夺门出。世忠奏其功，擢武德大夫，闵由是知名。世忠进太保，封英国公，兼河南、北诸路招讨使。

十一年，兀术耻顺昌之败，复谋再入，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。既而金败于柘皋，复围濠州。世忠受诏救濠，以舟师至招

信县，夜以骑兵击金人于闻贤驿，败之。金人攻濠州，五日而破。破三日，世忠至，杨沂中军已南奔。世忠与金人战于淮岸，夜遣刘宝溯流将劫之，金人伐木塞赤龙洲，扼其归路，世忠知之，全师而还。金人自涡口渡淮北去，自是不得入侵。世忠在楚州十余年，兵仅三万，而金人不敢犯。

秦桧收三大将权，四月，拜枢密使，遂以所积军储钱百万贯，米九十万石，酒库十五归于国。世忠既不以和议为然，为桧所抑。及魏良臣使金，世忠又力言：“自此人情消弱，国势委靡，谁复振之？北使之来，乞与面议。”不许，遂抗疏言桧误国。桧讽言者论之，帝格其奏不下。世忠连疏乞解枢密柄，继上表乞骸。十月，罢为醴泉观使、奉朝请，进封福国公，节钺如故。自此杜门谢客，绝口不言兵，时跨驴携酒，从一二奚童，纵游西湖以自乐，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。

十二年，改潭国公。显仁皇后自金还，世忠诣临平朝谒。后在北方闻其名，慰问者良久。十三年，封咸安郡王。十七年，改镇南、武安、宁国节度使。二十一年八月薨，进拜太师，追封通义郡王。孝宗朝，追封蕲王，谥忠武，配飨高宗庙庭。

世忠初得疾，敕尚医视疗，将吏卧内问疾，世忠曰：“吾以布衣百战，致位王公，赖天之灵，保首领没于家，诸君尚哀其死邪？”及死，刚朝服、貂蝉冠、水银、龙脑以敛。

世忠尝戒家人曰：“吾名世忠，汝曹毋讳‘忠’字，讳而不言，是忘忠也。”性戆直，勇敢忠义，事关庙社，必流涕极言。岳飞冤狱，举朝无敢出一语，世忠独撻桧怒，语在《桧传》。又抵排和议，触桧尤多，或劝止之，世忠曰：“今畏祸苟同，他日瞑目，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？”时一二大将，多曲徇桧苟全，世忠与桧同在政地，一揖外未尝与谈。

嗜义轻财，锡赆悉分将士，所赐田输租与编户等。持军严

重，与士卒同甘苦，器仗规画，精绝过人，今克敌弓、连锁甲、狻猊鞚，及跳涧以习骑，洞贯以习射，皆其遗法也。尝中毒矢入骨，以强弩括取之，十指仅全四，不能动，刀痕箭瘢如刻画。然知人善奖用，成闵、解元、王胜、王权、刘宝、岳超起行伍，秉将旄，皆其部曲云。解兵罢政，卧家凡十年，澹然自如，若未尝有权位者。晚喜释、老，自号清凉居士。

子彦直、彦质、彦古，皆以才见用。彦古户部尚书。

彦直字子温。生期年，以父任补右承奉郎，寻直秘阁。六岁，从世忠入见高宗，命作大字，即拜命跪书“皇帝万岁”四字。帝喜之，拊其背曰：“他日，令器也。”亲解孝宗卮角之繻傅其首，赐金器、笔研、监书、鞍马。年十二，赐三品服。

绍兴十七年，中两浙转运司试。明年，登进士第，调太社令。二十一年，世忠薨，服除，秦桧素衔世忠不附和议，出彦直为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。桧死，拜光禄寺丞。二十九年，迁屯田员外郎兼权右曹郎官、工部侍郎。张浚都督江、淮军马，檄权计议军事。督府罢，奉祠。

乾道二年，迁户部郎官、主管左曹，总领淮东军马钱粮。会大军仓给粮，径乘小舆往察之，给米不如数，捕吏真于理。初，代者以乏兴罢，交承，为缗钱仅二十万，明年奏计乃四倍，且以其赢献诸朝。帝嘉之。拜司农少卿，进直龙图阁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。

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，岁久业数易主，吏缘为奸。彦直搜剔隐匿，尽还岳氏。复为司农少卿，总领湖北、京西军马钱粮，寻兼发运副使。会时相不乐，密启换武，授利州观察使、知襄阳府，充京西南路安抚使。

七年，授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。条奏军中六事，乞备器械、增战马、革滥赏、厉奇功、选勇略、充亲随等，朝廷多

从之。先是，军中骑兵多不能步战，彦直命骑士被甲徒行，日六十里，虽统制官亦令以身帅之，人人习于劳苦，驰骋如飞。事闻，诏令三衙、江上诸军仿行之。

八年，丐归文班，乃授左中奉大夫，充敷文阁待制、知台州。丐祠养亲，提举佑神观、奉朝请。进对言：“顷自岳飞为帅，身居鄂渚，遥领荆襄，田师中继之，始分鄂渚为二军，乞复旧。”又乞并京西、湖北转运为一司，分官置司襄阳，可一事体，帝善之。迁刑部侍郎。

明年，兼工部侍郎，同列议：大辟三鞫之弗承，宜令以众证就刑，欲修立为令。彦直持不可，白丞相梁克家曰：“若是，则善类被诬，必多冤狱。且笞杖之刑，犹引伏方决，况人命至重乎？”议卒格。以议夺吴名世改正过名不当，降两官。

会当遣使于金，在廷相顾莫肯先，帝亲择以往，闻命慨然就道。方入境，金使蒲察面接国书事，论难往复数十，蒲察理屈，因笑曰：“尚书能力为主。”既至，几罹祸者数，守节不屈，金卒礼遣之，帝嘉叹。迁吏部侍郎，寻权工部尚书，复中大夫，改工部尚书兼知临安府。方控辞，以言罢，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寻提举佑神观、奉朝请。

寻知温州，追捕巨猾王永年穷治之，杖徙他州。奏免民间积逋，以郡余财代输之，然以累欠内帑坊场钱不发，镌一官。海寇出没大洋劫掠，势甚张，彦直授将领土豪等方略，不旬日，生禽贼首，海道为清。枢密奏功，进敷文阁学士，以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，引嫌易泉府。丐祠奉亲，差提举佑神观，仍奉朝请，特令佩鱼，示异数也。

入对，乞搜访靖康以来死节之士，以劝忠义。又上荐举乞选人已经关升、实历六考、无赃私罪犯者，杂试以经术法律，限其员额，定其高下，俾孤寒者得以自达，定为改官之制。又

乞令州郡守臣任满日，开具本州实在财赋数目，具公移与交代者，并达台省，庶可核实，以戢奸弊，帝悉嘉纳。

淳熙十年夏旱，应诏言，迩者滥刑，为致旱之由。明年，入对，论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，而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，乞令归司。久之，再为户部尚书。会岁旱，乞广余为先备。又乞追贬部曲曾诬陷岳飞者，以慰忠魂。以言降充敷文阁学士。帝追感世忠元勋，遣使谕彦直，且谓彦直有才力，言者诬之。彦直感泣奏谢。寻提举万寿观，有疾，帝赐之药。进显谟阁学士、提举万寿观。

尝摭宋朝事，分为类目，名《水心镜》，为书百六十七卷。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，白于朝，下取是书以进，光宗览之，称善。进龙图阁学士、提举万寿观，转光禄大夫致仕。卒，特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银绢九百，爵至蕲春郡公。

论曰：古人有言：“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将。”宋靖康、建炎之际，天下安危之机也，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，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。方兀术渡江，惟世忠与之对阵，以闲暇示之。及刘豫废，中原人心动摇，世忠请乘时进兵，此机何可失也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，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，和议成而宋事去矣。暮年退居行都，口不言兵，部曲旧将，不与相见，盖怨岳飞之事也。昔汉文帝思颇、牧于前代，宋有世忠而不善用，惜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二十四

岳飞 子云

岳飞，字鹏举，相州汤阴人。世力农。父和，能节食以济饥者。有耕侵其地，割而与之；赏其财者不责偿。飞生时，有大禽若鹄，飞鸣室上，因以为名。未弥月，河决内黄，水暴至，母姚抱飞坐瓮中，冲涛及岸得免，人异之。

少负气节，沈厚寡言，家贫力学，尤好《左氏春秋》、孙吴兵法。生有神力，未冠，挽弓三百斤，弩八石，学射于周同，尽其术，能左右射。同死，朔望设祭于其冢。父义之，曰：“汝为时用，其徇国死义乎！”

宣和四年，真定宣抚刘韜募敢战士，飞应募。相有剧贼陶俊、贾进和，飞请百骑灭之。遣卒伪为商入贼境，贼掠以充部伍。飞遣百人伏山下，自领数十骑逼贼垒。贼出战，飞阳北，贼来追之，伏兵起，先所遣卒擒俊及进和以归。

康王至相，飞因刘浩见，命招贼吉倩，倩以众三百八十人降。补承信郎。以铁骑三百往李固渡尝敌，败之。从浩解东京围，与敌相持于滑南，领百骑习兵河上。敌猝至，飞麾其徒曰：“敌虽众，未知吾虚实，当及其未定击之。”乃独驰迎敌。有梟将舞刀而前，飞斩之，敌大败。迁秉义郎，隶留守宗泽。战开德、曹州皆有功，泽大奇之，曰：“尔勇智才艺，古良将不能过，然好野战，非万全计。”因授以阵图。飞曰：“阵而后战，兵法之常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”泽是其言。

康王即位，飞上书数千言，大略谓：“陛下已登大宝，社稷有主，已足伐敌之谋，而勤王之师日集，彼方谓吾素弱，宜乘其怠击之。黄潜善、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，奉车驾日益南，恐不足系中原之望。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，亲率六军北渡，则将士作气，中原可复。”书闻，以越职夺官归。

诣河北招讨使张所，所待以国士，借补修武郎，充中军统领。所问曰：“汝能敌几何？”飞曰：“勇不足恃，用兵在先定谋，栾枝曳柴以败荆，莫敖采樵以致绞，皆谋定也。”所矍然曰：“君殆非行伍中人。”飞因说之曰：“国家都汴，恃河北以为固。苟冯据要冲，峙列重镇，一城受围，则诸城或挠或救，金人不能窥河南，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。招抚诚能提兵压境，飞唯命是从。”所大喜，借补武经郎。

命从王彦渡河，至新乡，金兵盛，彦不敢进。飞独引所部鏖战，夺其纛而舞，诸军争奋，遂拔新乡。翌日，战侯兆川，身被十余创，士皆死战，又败之。夜屯石门山下，或传金兵复至，一军皆惊，飞坚卧不动，金兵卒不来。食尽，走彦壁乞粮，彦不许。飞引兵益北，战于太行山，擒金将拓跋耶乌。居数日，复遇敌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，刺杀黑风大王，敌众败走。飞自知与彦有隙，复归宗泽，为留守司统制。泽卒，杜充代之，飞居故职。

二年，战胙城，又战黑龙潭，皆大捷。从闾勅保护陵寝，大战汜水关，射殪金将，大破其众。驻军竹芦渡，与敌相持，选精锐三百伏前山下，令各以薪刍交缚两束，夜半，爇四端而举之。金人疑援兵至，惊溃。

三年，贼王善、曹成、孔彦舟等合众五十万，薄南薰门。飞所部仅八百，众惧不敌，飞曰：“吾为诸君破之。”左挟弓，右运矛，横冲其阵，贼乱，大败之。又擒贼杜叔五、孙海于东

明。借补英州刺史。王善围陈州，飞战于清河，擒其将孙胜、孙清，授真刺史。

杜充将还建康，飞曰：“中原地尺寸不可弃，今一举足，此地非我有，他日欲复取之，非数十万众不可。”充不听，遂与俱归。师次铁路步，遇贼张用，至六合遇李成，与战，皆败之。成遣轻骑劫宪臣犒军银帛，飞进兵掩击之，成奔江西。时命充守建康，金人与成合寇乌江，充闭门不出。飞泣谏请视师，充竟不出。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，充遣飞等迎战，王 燮先遁，诸将皆溃，独飞力战。

会充已降金，诸将多行剽掠，惟飞军秋毫无所犯。兀术趋杭州，飞要击至广德境中，六战皆捷，擒其将王权，俘签军首领四十余。察其可用者，结以恩遣还，令夜斫营纵火，飞乘乱纵击，大败之。驻军钟村，军无见粮，将士忍饥，不敢扰民。金所籍兵相谓曰：“此岳爷爷军。”争来降附。

四年，兀术攻常州，宜兴令迎飞移屯焉。盗郭吉闻飞来，遁入湖，飞遣王贵、傅庆追破之，又遣辩士马皋、林聚尽降其众。有张威武者不从，飞单骑入其营，斩之。避地者赖以免，图飞像祠之。

金人再攻常州，飞四战皆捷；尾袭于镇江东，又捷；战于清水亭，又大捷，横尸十五里。兀术趋建康，飞设伏牛头山待之。夜，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，金兵惊，自相攻击。兀术次龙湾，飞以骑三百、步兵二千驰至新城，大破之。兀术奔淮西，遂复建康。飞奏：“建康为要害之地，宜选兵固守，仍益兵守淮，拱护腹心。”帝嘉纳。兀术归，飞邀击于静安，败之。

诏讨戚方，飞以三千人营于苦岭。方遁，俄益兵来，飞自领兵千人，战数十合，皆捷。会张俊兵至，方遂降。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，盛称飞可用，迁通、泰镇抚使兼知泰州。飞辞，

乞淮南东路一重难任使，收复本路州郡，乘机渐进，使山东、河北、河东、京畿等路次第而复。

会金攻楚急，诏张俊援之。俊辞，乃遣飞行，而命刘光世出兵援飞。飞屯三墩为楚援，寻抵承州，三战三捷，杀高太保，俘酋长七十余人。光世等皆不敢前，飞师孤力寡，楚遂陷。诏飞还守通、泰，有旨可守即守，如不可，但以沙洲保护百姓，伺便掩击。飞以泰无险可恃，退保柴墟，战于南霸桥，金大败。渡百姓于沙上，飞以精骑二百殿，金兵不敢近。飞以泰州失守待罪。

绍兴元年，张俊请飞同讨李成。时成将马进犯洪州，连营西山。飞曰：“贼贪而不虑后，若以骑兵自上流绝生米渡，出其不意，破之必矣。”飞请自为先锋，俊大喜。飞重铠跃马，潜出贼右，突其阵，所部从之。进大败，走筠州。飞抵城东，贼出城，布阵十五里，飞设伏，以红罗为帜，上刺“岳”字，选骑二百随帜而前。贼易其少，薄之，伏发，贼败走。飞使人呼曰：“不从贼者坐，吾不汝杀。”坐而降者八万余人。进以余卒奔成于南康。飞夜引兵至朱家山，又斩其将赵万。成闻进败，自引兵十余万来。飞与遇于楼子庄，大破成军，追斩进。成走蕲州，降伪齐。

张用寇江西，用亦相人，飞以书谕之曰：“吾与汝同里，南薰门、铁路步之战，皆汝所悉。今吾在此，欲战则出，不战则降。”用得书曰：“果吾父也。”遂降。

江、淮平，俊奏飞功第一，加神武右军副统制，留洪州，弹压盗贼，授亲卫大夫、建州观察使。建寇范汝为陷邵武，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，飞遣人以“岳”字帜植城门，贼望见，相戒勿犯。贼党姚达、饶青逼建昌，飞遣王万、徐庆讨擒之。升神武副军都统制。

二年，贼曹成拥众十余万，由江西历湖湘，据道、贺二州。命飞权知潭州，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，付金字牌、黄旗招成。成闻飞将至，惊曰：“岳家军来矣。”即分道而遁。飞至茶陵，奉诏招之，成不从。飞奏：“比年多命招安，故盗力强则肆暴，力屈则就招，苟不略加剿除，蜂起之众未可遽殄。”许之。

飞入贺州境，得成谍者，缚之帐下。飞出帐调兵食，吏曰：“粮尽矣，奈何？”飞阳曰：“姑反茶陵。”已而顾谍若失意状，顿足而入，阴令逸之。谍归告成，成大喜，期翌日来追。飞命士蓐食，潜趋绕岭，未明，已至太平场，破其砦。成据险拒飞，飞麾兵掩击，贼大溃。成走据北藏岭、上梧关，遣将迎战，飞不阵而鼓，士争奋，夺二隘据之。成又自桂岭置砦至北藏岭，连控隘道，亲以众十余万守蓬头岭。飞部才八千，一鼓登岭，破其众，成奔连州。飞谓张宪等曰：“成党散去，追而杀之，则胁从者可悯，纵之则复聚为盗。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，慎勿妄杀，累主上保民之仁。”于是宪自贺、连，徐庆自邵、道，王贵自郴、桂，招降者二万，与飞会连州。进兵追成，成走宣抚司降。时以盛夏行师瘴地，抚循有方，士无一人死病者，岭表平。授武安军承宣使，屯江州。甫入境，安抚李回檄飞捕剧贼马友、郝通、刘忠、李通、李宗亮、张式，皆平之。

三年春，召赴行在。江西宣谕刘大中奏：“飞兵有纪律，人恃以安，今赴行在，恐盗复起。”不果行。时虔、吉盗连兵寇掠循、梅、广、惠、英、韶、南雄、南安、建昌、汀、邵武诸郡，帝乃专命飞平之。飞至虔州，固石洞贼彭友悉众至雩都迎战，跃马驰突，飞麾兵即马上擒之，余酋退保固石洞。洞高峻环水，止一径可入。飞列骑山下，令皆持满，黎明，遣死士

疾驰登山，贼众乱，弃山而下，骑兵围之。贼呼丐命，飞令勿杀，受其降。授徐庆等方略，捕诸郡余贼，皆破降之。初，以隆祐震惊之故，密旨令飞屠虔城。飞请诛首恶而赦胁从，不许；请至三四，帝乃曲赦。人感其德，绘像祠之。余寇高聚、张成犯袁州，飞遣王贵平之。

秋，入见，帝手书“精忠岳飞”字，制旗以赐之。授镇南军承宣使、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，又改神武后军都统制，仍制置使，李山、吴全、吴锡、李横、牛皋皆隶焉。

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，破襄阳、唐、邓、随、郢诸州及信阳军，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，欲顺流而下，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，趋两浙与么会。帝命飞为之备。

四年，除兼荆南、鄂岳州制置使。飞奏：“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，今当先取六郡，以除心膂之病。李成远遁，然后加兵湖湘，以殄群盗。”帝以谕赵鼎，鼎曰：“知上流利害，无如飞者。”遂授黄复州、汉阳军、德安府制置使。飞渡江中流，顾幕属曰：“飞不擒贼，不涉此江。”抵郢州城下，伪将京超号“万人敌”，乘城拒飞。飞鼓众而登，超投崖死，复郢州，遣张宪、徐庆复随州。飞趣襄阳，李成迎战，左临襄江，飞笑曰：“步兵利险阻，骑兵利平旷。成左列骑江岸，右列步平地，虽众十万何能为。”举鞭指王贵曰：“尔以长枪步卒击其骑兵。”指牛皋曰：“尔以骑兵击其步卒。”合战，马应枪而毙，后骑皆拥入江，步卒死者无数，成夜遁，复襄阳。刘豫益成兵屯新野，飞与王万夹击之，连破其众。

飞奏：“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，志已骄惰；刘豫僭伪，人心终不忘宋。如以精兵二十万，直捣中原，恢复故疆，诚易为力。襄阳、随、郢地皆膏腴，苟行营田，其利为厚。臣候粮足，即过江北剿戮敌兵。”时方重深入之举，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。

进兵邓州，成与金将刘合孛堇列砦拒飞。飞遣王贵、张宪掩击，贼众大溃，刘合孛堇仅以身免。贼党高仲退保邓城，飞引兵一鼓拔之，擒高仲，复邓州。帝闻之，喜曰：“朕素闻岳飞行军有纪律，未知能破敌如此。”又复唐州、信阳军。

襄汉平，飞辞制置使，乞委重臣经画荆襄，不许。赵鼎奏：“湖北鄂、岳最为上流要害，乞令飞屯鄂、岳，不惟江西藉其声势，湖、广、江、浙亦获安妥。”乃以随、郢、唐、邓、信阳并为襄阳府路隶飞，飞移屯鄂，授清远军节度使、湖北路、荆、襄、潭州制置使，封武昌县开国子。

兀术、刘豫合兵围庐州，帝手札命飞解围，提兵趋庐，伪齐已驱甲骑五千逼城。飞张“岳”字旗与“精忠”旗，金兵一战而溃，庐州平。飞奏：“襄阳等六郡人户阙牛、粮，乞量给官钱，免官私逋负，州县官以招集流亡为殿最。”

五年，入觐，封母国夫人；授飞镇宁、崇信军节度使，湖北路、荆襄潭州制置使，进封武昌郡开国侯；又除荆湖南北、襄阳路制置使，神武后军都统制，命招捕杨么。飞所部皆西北人，不习水战，飞曰：“兵何常，顾用之何如耳。”先遣使招谕之。贼党黄佐曰：“岳节使号令如山，若与之敌，万无生理，不如往降。节使诚信，必善遇我。”遂降。飞表授佐武义大夫，单骑按其部，拊佐背曰：“子知逆顺者。果能立功，封侯岂足道？欲复遣子至湖中，视其可乘者擒之，可劝者招之，如何？”佐感泣，誓以死报。

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，参政席益与浚语，疑飞玩寇，欲以闻。浚曰：“岳侯，忠孝人也，兵有深机，胡可易言？”益惭而止。黄佐袭周伦砦，杀伦，擒其统制陈贵等。飞上其功，迁武经大夫。统制任士安不禀王 夔令，军以此无功。飞鞭士安使饵贼，曰：“三日贼不平，斩汝。”士安宣言：“岳太尉

兵二十万至矣。”贼见止士安军，并力攻之。飞设伏，士安战急，伏四起击贼，贼走。

会召浚还防秋，飞袖小图示浚，浚欲俟来年议之。飞曰：“已有定画，都督能少留，不八日可破贼。”浚曰：“何言之易？”飞曰：“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，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。水战我短彼长，以所短攻所长，所以难。若因敌将用敌兵，夺其手足之助，离其腹心之托，使孤立，而后以王师乘之，八日之内，当俘诸酋。”浚许之。

飞遂如鼎州。黄佐招杨钦来降，飞喜曰：“杨钦骁悍，既降，贼腹心溃矣。”表授钦武义大夫，礼遇甚厚，乃复遣归湖中。两日，钦说余端、刘诜等降，飞诡骂钦曰：“贼不尽降，何来也？”杖之，复令入湖。是夜，掩贼营，降其众数万。么负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，旁置撞竿，官舟迎之辄碎。飞伐君山木为巨筏，塞诸港，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，择水浅处，遣善骂者挑之，且行且骂。贼怒来追，则草木壅积，舟轮碍不行。飞亟遣兵击之，贼奔港中，为筏所拒。官军乘筏，张牛革以蔽矢石，举巨木撞其舟，尽坏。么投水，牛皋擒斩之。飞入贼垒，余酋惊曰：“何神也！”俱降。飞亲行诸砦慰抚之，纵老弱归田，籍少壮为军，果八日而贼平。浚叹曰：“岳侯神算也。”初，贼恃其险曰：“欲犯我者，除是飞来。”至是，人以其言为讖。获贼舟千余，鄂渚水军为沿江之冠。诏兼蕲、黄制置使，飞以目疾乞辞军事，不许，加检校少保，进封公。还军鄂州，除荆湖南北、襄阳路招讨使。

六年，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，慕飞义率众来归。飞入覲，面陈：“襄阳自收复后，未置监司，州县无以按察。”帝从之，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、提刑，又令湖北、襄阳府路自知州、通判以下贤否，许飞得自黜陟。

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，独称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，命飞屯襄阳，以窥中原，曰：“此君素志也。”飞移军京西，改武胜、定国军节度使，除宣抚副使，置司襄阳。命往武昌调军。居母忧，降制起复，飞扶椽还庐山，连表乞终丧，不许，累诏趣起，乃就军。又命宣抚河东，节制河北路。首遣王贵等攻虢州，下之，获粮十五万石，降其众数万。张浚曰：“飞措画甚大，令已至伊、洛，则太行一带山砦，必有应者。”飞遣杨再兴进兵至长水县，再战皆捷，中原响应。又遣人焚蔡州粮。

九月，刘豫遣子麟、侄猊分道寇淮西，刘光世欲舍庐州，张浚欲弃盱眙，同奏召飞以兵东下，欲使飞当其锋，而已得退保。张浚谓：“岳飞一动，则襄汉何所制？”力沮其议。帝虑俊、光世不足任，命飞东下。飞自破曹成、平杨么，凡六年，皆盛夏行师，致目疾，至是，甚；闻诏即日启行，未至，麟败。飞奏至，帝语赵鼎曰：“刘麟败北不足喜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。”遂赐札，言：“敌兵已去淮，卿不须进发，其或襄、邓、陈、蔡有机可乘，从长措置。”飞乃还军。时伪齐屯兵窥唐州，飞遣王贵、董先等攻破之，焚其营。奏图蔡以取中原，不许。飞召贵等还。

七年，入见，帝从容问曰：“卿得良马否？”飞曰：“臣有二马，日啖刍豆数斗，饮泉一斛，然非精洁则不受。介而驰，初不甚疾，比行百里始奋迅，自午至酉，犹可二百里。褫鞍甲而不息不汗，若无事然。此其受大而不苟取，力裕而不求逞，致远之材也。不幸相继以死。今所乘者，日不过数升，而秣不择粟，饮不择泉，揽辔未安，踊踊疾驱，甫百里，力竭汗喘，殆欲毙然。此其寡取易盈，好逞易穷，驽钝之材也。”帝称善，曰：“卿今议论极进。”拜太尉，继除宣抚使兼营田大使。从幸建康，以王德、郦琼兵隶飞，诏谕德等曰：“听飞号令，如

朕亲行。”

飞数见帝，论恢复之略。又手疏言：“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，盖欲荼毒中原，以中国攻中国，粘罕因得休兵观衅。臣欲陛下假臣月日，便则提兵趋京、洛，据河阳、陕府、潼关，以号召五路叛将。叛将既还，遣王师前进，彼必弃汴而走河北，京畿、陕右可以尽复。然后分兵浚、滑，经略两河，如此则刘豫成擒，金人可灭，社稷长久之计，实在此举。”帝答曰：“有臣如此，顾复何忧，进止之机，朕不中制。”又召至寝阁命之曰：“中兴之事，一以委卿。”命节制光州。

飞方图大举，会秦桧主和，遂不以德、琼兵隶飞。诏诣都督府与张浚议事，浚谓飞曰：“王德淮西军所服，浚欲以为都统，而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，如何？”飞曰：“德与琼素不相下，一旦擢之在上，则必争。吕尚书不习军旅，恐不足服众。”浚曰：“张宣抚如何？”飞曰：“暴而寡谋，尤琼所不服。”浚曰：“然则杨沂中尔？”飞曰：“沂中视德等尔，岂能馭此军？”浚粲然曰：“浚固知非太尉不可。”飞曰：“都督以正问飞，不敢不尽其愚，岂以得兵为念耶？”即日上章乞解兵柄，终丧服，以张宪摄军事，步归，庐母墓侧。浚怒，奏以张宗元为宣抚判官，监其军。

帝累诏趣飞还职，飞力辞，诏幕属造庐以死请，凡六日，飞趋朝待罪，帝尉遣之。宗元还言：“将和士锐，人怀忠孝，皆飞训养所致。”帝大悦。飞奏：“比者寝阁之命，咸谓圣断已坚，何至今尚未决？臣愿提兵进讨，顺天道，固人心，以曲直为老壮，以逆顺为强弱，万全之效可必。”又奏：“钱塘僻在海隅，非用武地。愿陛下建都上游，用汉光武故事，亲率六军，往来督战。庶将士知圣意所向，人人用命。”未报而郈琼叛，浚始悔。飞复奏：“愿进屯淮甸，伺便击琼，期于破灭。”

不许，诏驻师江州为淮、浙援。

飞知刘豫结粘罕，而兀术恶刘豫，可以间而动。会军中得兀术谍者，飞阳责之曰：“汝非吾军中张斌耶？吾向遣汝至齐，约诱至四太子，汝往不复来。吾继遣人问，齐已许我，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，致四太子于清河。汝所持书竟不至，何背我耶？”谍冀缓死，即诡服。乃作蜡书，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，因谓谍曰：“吾今贷汝。”复遣至齐，问举兵期，割股纳书，戒勿泄。谍归，以书示兀术，兀术大惊，驰白其主，遂废豫。飞奏：“宜乘废豫之际，捣其不备，长驱以取中原。”不报。

八年，还军鄂州。王庶视师江、淮，飞与庶书：“今岁若不举兵，当纳节请闲。”庶甚壮之。秋，召赴行在，命诣资善堂见皇太子。飞退而喜曰：“社稷得人矣，中兴基业，其在是乎？”会金遣使将归河南地，飞言：“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恃，相臣谋国不臧，恐贻后世讥”桧衔之。

九年，以复河南，大赦。飞表谢，寓和议不便之意，有“唾手燕云，复仇报国”之语。授开府仪同三司，飞力辞，谓：“今日之事，可危而不可安；可忧而不可贺；可训兵饬士，谨备不虞，而不可论功行赏，取笑敌人。”三诏不受，帝温言奖谕，乃受。会遣士亻裹谒诸陵，飞请以轻骑从洒埽，实欲观衅以伐谋。又奏：“金人无事请和，此必有肘腋之虞，名以地归我，实寄之也。”桧白帝止其行。

十年，金人攻拱、亳，刘锜告急，命飞驰援，飞遣张宪、姚政赴之。帝赐札曰：“设施之方，一以委卿，朕不遥度。”飞乃遣王贵、牛皋、董先、杨再兴、孟邦杰、李宝等，分布经略西京、汝、郑、颍昌、陈、曹、光、蔡诸郡；又命梁兴渡河，纠合忠义社，取河东、北州县。又遣兵东援刘锜，西援郭浩，

自以其军长驱以阡中原。将发，密奏言：“先正国本以安人心，然后不常厥居，以示无忘复仇之意。”帝得奏，大褒其忠，授少保，河南府路、陕西、河东北路招讨使，寻改河南、北诸路招讨使。未几，所遣诸将相继奏捷。大军在颍昌，诸将分道出战，飞自以轻骑驻鄆城，兵势甚锐。

兀术大惧，会龙虎大王议，以为诸帅易与，独飞不可当，欲诱致其师，并力一战。中外闻之，大惧，诏飞审处自固。飞曰：“金人伎穷矣。”乃日出挑战，且骂之。兀术怒，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鄆城。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，戒之曰：“不胜，先斩汝！”鏖战数十合，贼尸布野。

初，兀术有劲军，皆重铠，贯以韦索，三人为联，号“拐子马”，官军不能当。是役也，以万五千骑来，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，勿仰视，第斫马足。拐子马相连，一马仆，二马不能行，官军奋击，遂大败之。兀术大恟曰：“自海上起兵，皆以此胜，今已矣！”兀术益兵来，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觐敌，遇之，奋斩其将。飞时出视战地，望见黄尘蔽天，自以四十骑突战，败之。

方鄆城再捷，飞谓云曰：“贼屡败，必还攻颍昌，汝宜速援王贵。”既而兀术果至，贵将游奕、云将背嵬战于城西。云以骑兵八百挺前决战，步军张左右翼继之，杀兀术婿夏金吾、副统军粘罕索孛堇，兀术遁去。

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，累战皆捷，中原大震。飞奏：“兴等过河，人心愿归朝廷。金兵累败，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，正中兴之机。”飞进军朱仙镇，距汴京四十五里，与兀术对垒而阵，遣骁将以背嵬骑五百奋击，大破之，兀术遁还汴京。飞檄陵台令行视诸陵，葺治之。

先是，绍兴五年，飞遣梁兴等布德意，招结两河豪杰，山

砦韦铨、孙谋等敛兵固堡，以待王师，李通、胡清、李宝、李兴、张恩、孙琪等举众来归。金人动息，山川险要，一时皆得其实。尽磁、相、开德、泽、潞、晋、绛、汾、隰之境，皆期日兴兵，与官军会。其所揭旗以“岳”为号，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，载糗粮以馈义军，顶盆焚香迎候者，充满道路。自燕以南，金号令不行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，河北无一人从者。乃叹曰：“自我起北方以来，未有如今日之挫衄。”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，亦不能制其下，但谕之曰：“毋轻动，俟岳家军来即降。”金统制王镇、统领崔庆、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，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，皆密受飞旗榜，自北方来降。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。飞大喜，语其下曰：“直抵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尔！”

方指日渡河，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，风台臣请班师。飞奏：“金人锐气沮丧，尽弃辎重，疾走渡河，豪杰向风，士卒用命，时不再来，机难轻失。”桧知飞志锐不可回，乃先请张俊、杨沂中等归，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，乞令班师。一日奉十二金字牌，飞愤惋泣下，东向再拜曰：“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。”飞班师，民遮马恸哭，诉曰：“我等戴香盆、运粮草以迎官军，金人悉知之。相公去，我辈无噍类矣。”飞亦悲泣，取诏示之曰：“吾不得擅留。”哭声震野，飞留五日以待其徙，从而南者如市，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。

方兀术弃汴去，有书生叩马曰：“太子毋走，岳少保且退矣。”兀术曰：“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，京城日夜望其来，何谓可守？”生曰：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，岳少保且不免，况欲成功乎？”兀术悟，遂留。飞既归，所得州县，旋复失之。飞力请解兵柄，不许，自庐入觐，帝问之，飞拜谢而已。

十一年，谍报金分道渡淮，飞请合诸帅之兵破敌。兀术、韩常与龙虎大王疾驱至庐，帝趣飞应援，凡十七札。飞策金人举国南来，巢穴必虚，若长驱京、洛以捣之，彼必奔命，可坐而敝。时飞方苦寒嗽，力疾而行。又恐帝急于退敌，乃奏：“臣如捣虚，势必得利，若以为敌方在近，未暇远图，欲乞亲至蕲、黄，以议攻却。”帝得奏大喜，赐札曰：“卿苦寒疾，乃为朕行，国尔忘身，谁如卿者？”师至庐州，金兵望风而遁。飞还兵于舒以俟命，帝又赐札，以飞小心恭谨、不专进退为得体。兀术破濠州，张俊驻军黄连镇，不敢进；杨沂中遇伏而败，帝命飞救之。金人闻飞至，又遁。

时和议既决，桧患飞异己，乃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。韩世忠、张俊已至，飞独后，桧又用参政王次翁计，俟之六七日。既至，授枢密副使，位参知政事上，飞固请还兵柄。五月，诏同俊往楚州措置边防，总韩世忠军还驻镇江。

初，飞在诸将中年最少，以列校拔起，累立显功，世忠、俊不能平，飞屈己下之，幕中轻锐教飞勿苦降意。金人攻淮西，俊分地也，俊始不敢行，师卒无功。飞闻命即行，遂解庐州围，帝授飞两镇节，俊益耻。杨么平，飞献俊、世忠楼船各一，兵械毕备，世忠大悦，俊反忌之。淮西之役，俊以前途粮乏誅飞，飞不为止，帝赐札褒谕，有曰：“转饷艰阻，卿不复顾。”俊疑飞漏言，还朝，反倡言飞逗遛不进，以乏饷为辞。至视世忠军，俊知世忠忤桧，欲与飞分其背嵬军，飞议不肯，俊大不悦。及同行楚州城，俊欲修城为备，飞曰：“当戮力以图恢复，岂可为退保计？”俊变色。

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：“二枢密若分世忠军，恐至生事。”纺上之朝，桧捕著下大理寺，将以扇摇诬世忠。飞驰书告以桧意，世忠见帝自明。俊于是大憾飞，遂倡言飞议弃

山阳，且密以飞报世忠事告桧，桧大怒。

初，桧逐赵鼎，飞每对客叹息，又以恢复为己任，不肯附和议。读桧奏，至“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”之语，恶其欺罔，恚曰：“君臣大伦，根于天性，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！”兀术遗桧书曰：“汝朝夕以和请，而岳飞方为河北图，必杀飞，始可和。”桧亦以飞不死，终梗和议，己必及祸，故力谋杀之。以谏议大夫万俟卨与飞有怨，卨劾飞，又风中丞何铸、侍御史罗汝楫交章弹论，大率谓：“今春金人攻淮西，飞略至舒、蕲而不进，比与俊按兵淮上，又欲弃山阳而不守。”飞累章请罢枢柄，寻还两镇节，充万寿观使、奉朝请。桧志未伸也，又谕张俊令劫王贵、诱王俊诬告张宪谋还飞兵。

桧遣使捕飞父子证张宪事，使者至，飞笑曰：“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”初命何铸鞫之，飞裂裳以背示铸，有“尽忠报国”四大字，深入肤理。既而阅实无左验，铸明其无辜。改命万俟卨。卨诬：飞与宪书，令虚申探报以动朝廷，云与宪书，令措置使飞还军；且言其书已焚。

飞坐系两月，无可证者。或教卨以台章所指淮西事为言，卨喜白桧，簿录飞家，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。又逼孙革等证飞受诏逗遛，命评事元龟年取行军时日杂定之，傅会其狱。岁暮，狱不成，桧手书小纸付狱，即报飞死，时年三十九。云弃市。籍家赀，徙家岭南。幕属于鹏等从坐者六人。

初，飞在狱，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、大理卿薛仁辅并言飞无罪，卨俱劾去。宗正卿士亻裹请以百口保飞，卨亦劾之，窜死建州。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，下棘寺以死。凡傅成其狱者，皆迁转有差。

狱之将上也，韩世忠不平，诣桧诘其实，桧曰：“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，其事体莫须有。”世忠曰：“‘莫须有’三

字，何以服天下？”时洪皓在金国中，蜡书驰奏，以为金人所畏服者惟飞，至以父呼之，诸酋闻其死，酌酒相贺。

飞至孝，母留河北，遣人求访，迎归。母有痼疾，药饵必亲。母卒，水浆不入口者三日。家无姬侍。吴玠素服飞，愿与交欢，饰名姝遗之。飞曰：“主上宵旰，岂大将安乐时？”却不受，玠益敬服。少豪饮，帝戒之曰：“卿异时到河朔，乃可饮。”遂绝不饮。帝初为飞营第，飞辞曰：“敌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或问天下何时太平，飞曰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”

师每休舍，课将士注坡跳壕，皆重铠习之。子云尝习注坡，马蹶，怒而鞭之。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，立斩以徇。卒夜宿，民开门愿纳，无敢入者。军号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卤掠。”卒有疾，躬为调药；诸将远戍，遣妻问劳其家；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，或以子婚其女。凡有颁犒，均给军吏，秋毫不私。

善以少击众。欲有所举，尽召诸统制与谋，谋定而后战，故有胜无败。猝遇敌不动，故敌为之语曰：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。”张俊尝问用兵之术，曰：“仁、智、信、勇、严，阙一不可。”调军食，必蹙额曰：“东南民力，耗敝极矣。”荆湖平，募民营田，又为屯田，岁省漕运之半。帝手书曹操、诸葛亮、羊祜三事赐之。飞跋其后，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，尤桧所恶也。

张所死，飞感旧恩，鞠其子宗本，奏以官。李宝自楚来归，韩世忠留之，宝痛哭愿归飞，世忠以书来谕，飞复曰：“均为国家，何分彼此？”世忠叹服。襄阳之役，诏光世为援，六郡既复，光世始至，飞奏先赏光世军。好贤礼士，览经史，雅歌投壶，恂恂如书生。每辞官，必曰：“将士效力，飞何功之有？”然忠愤激烈，议论持正，不挫于人，卒以此得祸。

桧死，议复飞官。万俟卨谓金方愿和，一旦录故将，疑天下心，不可。及绍兴末，金益猖獗，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，诏飞家自便。初，桧恶岳州同飞姓，改为纯州，至是仍旧。中丞汪澈宣抚荆、襄，故部曲合辞讼之，哭声雷震。孝宗诏复飞官，以礼改葬，赐钱百万，求其后悉官之。建庙于鄂，号忠烈。淳熙六年，谥武穆。嘉定四年，追封鄂王。

五子：云、雷、霖、震、霆。

云，飞养子。年十二，从张宪战，多得其力，军中呼曰“赢官人”。飞征伐，未尝不与，数立奇功，飞辄隐之。每战，以手握两铁椎，重八十斤，先诸军登城。攻下随州，又攻破邓州，襄汉平，功在第一，飞不言。逾年，铨曹辩之，始迁武翼郎、杨么平，功亦第一，又不上。张浚廉得其实，曰：“岳侯避宠荣，廉则廉矣，未得为公也。”奏乞推异数，飞力辞不受。尝以特旨迁三资，飞辞曰：“士卒冒矢石立奇功，始升一级，男云遽躐崇资，何以服众？”累表不受。颍昌大战，无虑十数，出入行阵，体被百余创，甲裳为赤。以功迁忠州防御使，飞又辞；命带御器械，飞又力辞之。终左武大夫、提举醴泉观。死年二十三。孝宗初，与飞同复元官，以礼祔葬，赠安远军承宣使。

雷，忠训郎、阁门祗候，赠武略郎。霖，朝散大夫、敷文阁待制，赠太中大夫。初，飞下狱，桧令亲党王会搜其家，得御札数篋，束之左藏南库，霖请于孝宗，还之。霖子珂，以淮西十五御札辩验汇次，凡出师应援之先后皆可考。嘉定间，为《吁天辩诬集》五卷、《天定录》二卷上之。震，朝奉大夫、提举江南东路茶盐公事。霆，修武郎、阁门祗候。

论曰：西汉而下，若韩、彭、绛、灌之为将，代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器、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，一代岂多见哉。史称关

云长通《春秋左氏》学，然未尝见其文章。飞北伐，军至汴梁之朱仙镇，有诏班师，飞自为表答诏，忠义之言，流出肺腑，真有诸葛孔明之风，而卒死于秦桧之手。盖飞与桧势不两立，使飞得志，则金仇可复，宋耻可雪；桧得志，则飞有死而已。昔刘宋杀檀道济，道济下狱，嗔目曰：“自坏汝万里长城！”高宗忍自弃其中原，故忍杀飞，呜呼冤哉！呜呼冤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二十五

刘锜 吴玠 吴玠 子挺

刘锜，字信叔，德顺军人，泸川军节度使仲武第九子也。美仪状，善射，声如洪钟。尝从仲武征讨，牙门水斛满，以箭射之，拔箭水注，随以一矢窒之，人服其精。宣和间，用高俅荐，特授阁门祗候。

高宗即位，录仲武后，锜得召见，奇之，特授阁门宣赞舍人，差知岷州，为陇右都护。与夏人战屡胜，夏人儿啼，辄怖之曰：“刘都护来！”张浚宣抚陕西，一见奇其才，以为泾原经略使兼知渭州。浚合五路师溃于富平，慕洵以庆阳叛，攻环州。浚命锜救之，留别将守渭，自将救环。未几，金攻渭，锜留李彦琪捍洵，亲率精锐还救渭，已无及，进退不可，乃走德顺军。彦琪遁归渭，降金。锜贬秩知绵州兼沿边安抚。

绍兴三年复官，为宣抚司统制。金人攻拔和尚原，乃分守陕、蜀之地。会使者自蜀归，以锜名闻。召还，除带御器械，寻为江东路副总管。六年，权提举宿卫亲军。帝驻平江，解潜、王彦两军交斗，俱罢，命锜兼将之。锜因请以前护副军及马军，通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军与游奕，凡六军，每军千人，为十二将。前护副军，即彦八字军也。于是锜始能成军，扈从赴金陵。七年，帅合肥；八年，戍京口。九年，擢果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主管侍卫马军司。

十年，金人归三京，充东京副留守，节制军马。所部八字

军才三万七千人，将发，益殿司三千人，皆携其孥，将驻于汴，家留顺昌。锜自临安溯江绝淮，凡二千二百里。至涡口，方食，暴风拔坐帐，锜曰：“此贼兆也，主暴兵。”即下令兼程而进，未至，五月，抵顺昌三百里，金人果败盟来侵。

锜与将佐舍舟陆行，先趋城中。庚寅，谍报金人入东京。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，锜曰：“城中有粮，则能与君共守。”规曰：“有米数万斛。”锜曰：“可矣。”时所部选锋、游奕两军及老稚輜重，相去尚远，遣骑趣之，四鼓乃至。及旦得报，金骑已入陈。

锜与规议敛兵入城，为守御计，人心乃安。召诸将计事，皆曰：“金兵不可敌也，请以精锐为殿，步骑遮老小顺流还江南。”锜曰：“吾本赴官留司，今东京虽失，幸全军至此，有城可守，奈何弃之？吾意已决，敢言去者斩！”惟部将许清号“夜叉”者奋曰：“太尉奉命副守汴京，军士扶携老幼而来，今避而走，易耳。然欲弃父母妻子则不忍；欲与偕行，则敌翼而攻，何所逃之？不如相与努力一战，于死中求生也。”议与锜合。锜大喜，凿舟沉之，示无去意。置家寺中，积薪于门，戒守者曰：“脱有不利，即焚吾家，毋辱敌手也。”分命诸将守诸门，明斥堠，募土人为间探。于是军士皆奋，男子备战守，妇人砺刀剑，争呼跃曰：“平时人欺我八字军，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。”

时守备一无可恃，锜于城上躬自督厉，取伪齐所造痴车，以轮辕埋城上；又撤民户扉，周匝蔽之；城外有民居数千家，悉焚之。凡六日粗毕，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。壬寅，金人围顺昌，锜豫于城下设伏，擒千户阿黑等二人，诘之，云：“韩将军营白沙涡，距城三十里。”锜夜遣千余人击之，连战，杀虜颇众。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褰以兵三万，与龙虎大王合兵薄城。

锜令开诸门，金人疑不敢近。

初，锜傅城筑羊马垣，穴垣为门。至是，与清等蔽垣为阵，金人纵矢，皆自垣端轂著于城，或止中垣上。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、强弩，自城上或垣门射敌，无不中，敌稍却。复以步兵邀击，溺河死者不可胜计，破其铁骑数千。特授鼎州观察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、沿淮制置使。

时顺昌受围已四日，金兵益盛，乃移砦于东村，距城二十里。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，夜斫其营。是夕，天欲雨，电光四起，见辮发者辄斫之。金兵退十五里。锜复募百人以往，或请衔枚，锜笑曰：“无以枚也。”命折竹为吕，如市井儿以为戏者，人持一以为号，直犯金营。电所烛则皆奋击，电止则匿不动，敌众大乱。百人者闻吹声即聚，金人益不能测，终夜自战，积尸盈野，退军老婆湾。

兀术在汴闻之，即索靴上马，过淮宁留一宿，治战具，备糗粮，不七日至顺昌。锜闻兀术至，会诸将于城上问策，或谓今已屡捷，宜乘此势，具舟全军而归。锜曰：“朝廷养兵十五年，正为缓急之用，况已挫贼锋，军声稍振，虽众寡不侔，然有进无退。且敌营甚迩，而兀术又来，吾军一动，彼蹶其后，则前功俱废。使敌侵轂两淮，震惊江、浙，则平生报国之心，反成误国之罪。”众皆感动思奋，曰：“惟太尉命。”

锜募得曹成等二人，谕之曰：“遣汝作间，事捷重赏，第如我言，敌必不汝杀。今置汝绰路骑中，汝遇敌则佯坠马，为敌所得。敌帅问我何如人，则曰：‘太平边帅子，喜声伎，朝廷以两国讲好，使守东京图逸乐耳。’”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，兀术问之，对如前。兀术喜曰：“此城易破耳。”即置鹅车炮具不用。翌日，锜登城，望见二人远来，继而上之，乃敌械成等归，以文书一卷系于械，锜惧惑军心，立焚之。

兀术至城下，责诸将丧师，众皆曰：“南朝用兵，非昔之比，元帅临城自见。”锜遣耿训以书约战，兀术怒曰：“刘锜何敢与我战，以吾力破尔城，直用靴尖趵倒耳。”训曰：“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，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，愿献浮桥五所，济而大战。”兀术曰：“诺。”乃下令明日府治会食。迟明，锜果为五浮桥于颖河上，敌由之以济。

锜遣人毒颖上流及草中，戒军士虽渴死，毋得饮于河者；饮，夷其族。敌用长胜军严阵以待，诸酋各居一部。众请先击韩将军，锜曰：“击韩虽退，兀术精兵尚不可当，法当先击兀术。兀术一动，则余无能为矣。”

时天大暑，敌远来疲敝，锜士气闲暇，敌昼夜不解甲，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。敌人马饥渴，食水草者辄病，往往困乏。方晨气清凉，锜按兵不动，逮未、申间，敌力疲气索，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。俄以数千人出南门，戒令勿喊，但以锐斧犯之。统制官赵撙、韩直身中数矢，战不肯已，士殊死斗，入其阵，刀斧乱下，敌大败。是夕大雨，平地水深尺余。乙卯，兀术拔营北去，锜遣兵追之，死者万数。

方大战时，兀术被白袍，乘甲马，以牙兵三千督战，兵皆重铠甲，号“铁浮图”；戴铁兜牟，周匝缀长檐。三人为伍，贯以韦索，每进一步，即用拒马拥之，人进一步，拒马亦进，退不可却。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，大斧断其臂，碎其首。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，号“拐子马”，皆女真为之，号“长胜军”，专以攻坚，战酣然后用之。自用兵以来，所向无前；至是，亦为锜军所杀。战自辰至申，敌败，遽以拒马木障之，少休。城上鼓声不绝，乃出饭羹，坐饷战士如平时，敌披靡不敢近。食已，撤拒马木，深入斫敌，又大破之。弃尸毙马，血肉枕藉，车旗器甲，积如山阜。

初，有河北军告官军曰：“我辈元是左护军，本无斗志，所可杀者两翼拐子马尔。”故锜兵力击之。兀术平日恃以为强者，什损七八，至陈州，数诸将之罪，韩常以下皆鞭之，乃自拥众还汴。捷闻，帝喜甚，授锜武泰军节度使、侍卫马军都虞候、知顺昌府、沿淮制置使。

是役也，锜兵不盈二万，出战仅五千人。金兵数十万营西北，亘十五里，每暮，鼓声震山谷，然营中喧哗，终夜有声。金遣人近城窃听，城中肃然，无鸡犬声。兀术帐前甲兵环列，持烛照夜，其众分番假寐马上。锜以逸待劳，以故辄胜。时洪皓在燕密奏：“顺昌之捷，金人震恐丧魄，燕之重宝珍器，悉徙而北，意欲捐燕以南弃之。”故议者谓是时诸将协心，分路追讨，则兀术可擒，汴京可复；而王师亟还，自失机会，良可惜也。

七月，命为淮北宣抚判官，副杨沂中，破敌兵于太康县。未几，秦桧请令沂中还师镇江，锜还太平州，岳飞以兵赴行在，出师之谋寝矣。

十一年，兀术复签两河兵，谋再举。帝亦测知敌情，必不一挫遂已，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。金人攻庐、和二州，锜自太平渡江，抵庐州，与张俊、杨沂中会。而敌已大入，锜据东关之险以遏其冲，引兵出清溪，两战皆胜。行至柘皋，与金人夹石梁河而阵。河通巢湖，广二丈，锜命曳薪垒桥，须臾而成，遣甲士数队路桥卧枪而坐。会沂中、王德、田师中、张子盖之军俱至。

翌日，兀术以铁骑十万分为两隅，夹道而阵。德薄其右隅，引弓射一酋毙之，因大呼驰击，诸军鼓噪。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。德率众鏖战，沂中以万兵各持长斧奋击之，敌大败；锜与德等追之，又败于东山。敌望见曰：“此顺昌旗帜也。”即

退走。

锜驻和州，得旨，乃引兵渡江归太平州。时并命三帅，不相节制。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，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，诸将多嫉之。俊与沂中为腹心，而与锜有隙，故柘皋之赏，锜军独不与。

居数日，议班师，而濠州告急。俊与沂中、锜趋黄连埠援之，距濠六十里，而南城已陷。沂中欲进战，锜谓俊曰：“本救濠，今濠已失，不如退师据险，徐为后图。”诸将曰：“善。”三帅鼎足而营，或言敌兵已去，锜又谓曰：“敌得城而遽退，必有谋也，宜严备之。”俊不从，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，直趋濠州，果遇伏败还。

迟明，锜军至藕塘，则沂中军已入滁州，俊军已入宣化。锜军方食，俊至，曰：“敌兵已近，奈何？”锜曰：“杨宣抚兵安在？”俊曰：“已失利还矣。”锜语俊：“无恐，锜请以步卒御敌，宣抚试观之。”锜麾下皆曰：“两大帅军已渡，我军何苦独战？”锜曰：“顺昌孤城，旁无赤子之助，吾提兵不满二万，犹足取胜；况今得地利，又有锐兵邪？”遂设三覆以待之。俄而俊至，曰：“谍者妄也，乃戚方殿后之军尔。”锜与俊益不相下。

一夕，俊军士纵火劫锜军，锜擒十六人，梟首槩上，余皆逸。锜见俊，俊怒谓锜曰：“我为宣抚，尔乃判官，何得斩吾军？”锜曰：“不知宣抚军，但斩劫砦贼尔。”俊曰：“有卒归，言未尝劫砦。”呼一人出对。锜正色曰：“锜为国家将帅，有罪，宣抚当言于朝，岂得与卒伍对事？”长揖上马去。已，皆班师，俊、沂中还朝，每言岳飞不赴援，而锜战不力。秦桧主其说，遂罢宣抚判官，命知荆南府。岳飞奏留锜掌兵，不许，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锜镇荆南凡六年，军民安之。魏良臣言锜名将，不当久闲。乃命知潭州，加太尉，复帅荆南府。江陵县东有黄潭，建炎间，有司决水入江以御盗，由是夏秋涨溢，荆、衡间皆被水患。锜始命塞之，斥膏腴田数千亩，流民自占者几千户。诏锜遇大礼许奏文资，仍以其侄汜为江东路兵马副都监。

三十一年，金主亮调军六十万，自将南来，弥望数十里，不断如银壁，中外大震。时宿将无在者，乃以锜为江、淮、浙西制置使，节制逐路军马。八月，锜引兵屯扬州，建大将旗鼓，军容甚肃，观者叹息。以兵驻清河口，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，锜使善没者凿沉其舟。锜自楚州退军召伯镇，金人攻真州，锜引兵还扬州，帅刘泽以城不可守，请退军瓜洲。金万户高景山攻扬州，锜遣员琦拒于皂角林，陷围力战，林中伏发，大败之，斩景山，俘数百人。捷奏，赐金五百两、银七万两以犒师。

先是，金人议留精兵在淮东以御锜，而以重兵入淮西。大将王权不从锜节制，不战而溃，自清河口退师扬州，以舟渡真、扬之民于江之南，留兵屯瓜洲。锜病，求解兵柄，留其侄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，又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。诏锜专防江，锜遂还镇江。

十一月，金人攻瓜洲，汜以克敌弓射却之。时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师江、淮，至镇江，见锜病剧，以李横权锜军。义问督镇江兵渡江，众皆以为不可，义问强之。汜固请出战，锜不从，汜拜家庙而行。金人以重兵逼瓜洲，分兵东出江皋，逆趋瓜洲。汜先退，横以孤军不能当，亦却，失其都统制印，左军统制魏友、后军统制王方死之，横、汜仅以身免。

方诸军渡江而北也，锜使人持黄、白帜登高山望之，戒之曰：“贼至举白帜；合战举二帜，胜则举黄帜。”是日二帜举，逾时，锜曰：“黄帜久不举，吾军殆矣。”锜愤懣，病益甚。

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来，督舟师与金人战。允文过镇江，谒锜问疾。锜执允文手曰：“疾何必问。朝廷养兵三十年，一技不施，而大功乃出一儒生，我辈愧死矣！”

召诣阙，提举万寿观。锜假都亭驿居之。金之聘使将至，留守汤思退除馆以待，遣黄衣谕锜徙居别试院，锜疑汨累己，常惧有后命。三十二年闰二月，锜发怒，呕血数升而卒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其家银三百两，帛三百匹。后谥武穆。

锜慷慨深毅，有儒将风。金主亮之南也，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，罪不赦。枚举南朝诸将，问其下孰敢当者，皆随姓名其答如响，至锜，莫有应者。金主曰：“吾自当之。”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。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，锜在扬州，命尽焚城外居屋，用石灰尽白城壁，书曰：“完颜亮死于此。”金主多忌，见而恶之，遂居龟山，人众不可容，以致是变云。

吴玠，字晋卿，德顺军陇干人。父葬水洛城，因徙焉。少沉毅有志节，知兵善骑射，读书能通大义。未冠，以良家子隶泾原军。政和中，夏人犯边，以功补进义副尉，稍擢队将。从讨方腊，破之；及击河北群盗，累功权泾原第十将。靖康初，夏人攻怀德军，玠以百余骑追击，斩首百四十级，擢第二副将。

建炎二年春，金人渡河，出大庆关，略秦雍，谋趋泾原。都统制曲端守麻务镇，命玠为前锋，进据青溪岭，逆击大破之，追奔三十里，金人始有惮意。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。金人攻延安府，经略使王庶召曲端进兵，端驻邠州不赴，且曰：“不如荡其巢穴，攻其必救。”端遂攻蒲城，命玠攻华州，拔之。

三年冬，剧贼史斌寇汉中，不克，引兵欲取长安，曲端命玠击斩之，迁忠州刺史。宣抚处置使张浚巡关陕，参议军事刘子羽诵玠兄弟才勇，浚与玠语，大悦，即授统制，弟璘掌帐前

亲兵。

四年春，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。金帅娄宿与撒离喝长驱入关，端遣玠拒于彭原店，而拥兵邠州为援。金兵来攻，玠击败之，撒离喝惧而泣，金军中目为“啼哭郎君”。金人整军复战，玠军败绩。端退屯泾原，劾玠违节度，降武显大夫，罢总管，复知怀德军。张浚惜玠才，寻以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。时兵火之余，玠劳来安集，民赖以生。转忠州防御使。

九月，浚合五路兵，欲与金人决战，玠言宜各守要害，须其弊而乘之。及次富平，都统制又会诸将议战，玠曰：“兵以利动，今地势不利，未见其可。宜择高阜据之，使不可胜。”诸将皆曰：“我众彼寡，又前阻苇泽，敌有骑不得施，何用他徙？”已而敌骤至，輿柴囊土，藉淖平行，进薄玠营。军遂大溃，五路皆陷，巴蜀大震。

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，积粟缮兵，列栅为死守计。或谓玠宜退守汉中，扼蜀口以安人心。玠曰：“我保此，敌决不敢越我而进，坚壁临之，彼惧吾蹙其后，是所以保蜀也。”玠在原上，凤翔民感其遗惠，相与夜输刍粟助之。玠偿以银帛，民益喜，输者益多。金人怒，伏兵渭河邀杀之，且令保伍连坐；民冒禁如故，数年然后止。

绍兴元年，金将没立自凤翔，别将乌鲁折合自阶、成出散关，约日会和尚原。乌鲁折合先期至，阵北山索战，玠命诸将坚阵待之，更战迭休。山谷路狭多石，马不能行，金人舍马步战，大败，移砦黄牛，会大风雨雹，遂遁去。没立方攻箭箐关，玠复遣将击退之，两军终不得合。

始，金人之入也，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，朝问隔绝，人无固志。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，玠知之，召诸将歃血盟，勉以忠义。将士皆感泣，愿为用。张浚录其功，承制拜明州观察

使。居母丧，起复，兼陕西诸路都统制。

金人自起海角，狃常胜，及与玠战辄北，愤甚，谋必取玠。娄宿死，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，造浮梁跨渭，自宝鸡结连珠营，垒石为城，夹涧与官军拒。十月，攻和尚原。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，分番迭射，号“驻队矢”，连发不绝，繁如雨注。敌稍却，则以奇兵旁击，绝其粮道。度其困且走，设伏于神垷以待。金兵至，伏发，众大乱。纵兵夜击，大败之。兀术中流矢，仅以身免。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，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。兀术既败，遂自河东归燕山；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，屯凤翔，与玠相持。

二年，命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，节制兴、文、龙三州。金久窥蜀，以璘驻兵和尚原扼其冲，不得逞，将出奇取之。时玠在河池，金人用叛将李彦琪驻秦州，睨仙人关以缀玠；复令游骑出熙河以缀关师古，撒离喝自商于直捣上津。三年正月，取金州。二月，长驱趋洋、汉，兴元守臣刘子羽急命田晟守饶风关，以驿书招玠入援。

玠自河池日夜驰三百里，以黄柑遗敌曰：“大军远来，聊用止渴。”撒离喝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尔来何速耶！”遂大战饶风岭。金人被重铠，登山仰攻。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；前者既死，后者代攻。玠军弓弩乱发，大石摧压，如是者六昼夜，死者山积而敌不退。募敢死士，人千银，得士五千，将夹攻。会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，导以祖溪间路，出关背，乘高以阬饶风。诸军不支，遂溃，玠退保西县。敌入兴元，刘子羽退保三泉，筑潭毒山以自固，玠走三泉会之。

未几，金人北归，玠急遣兵邀于武休关，掩击其后军，堕涧死者以千计，尽弃辎重去。金人始谋，本谓玠在西边，故道险东来，不虞玠驰至。虽入三郡，而失不偿得。进玠检校少保，

充利州路、阶成凤州制置使。

四年二月，敌复大入，攻仙人关。先是，璘和尚原，饷馈不继；玠又谓其地去蜀远，命璘弃之，经营仙人关右杀金平，创筑一垒，移原兵守之。至是，兀术、撒离喝及刘夔率十万骑入侵，自铁山凿崖开道，循岭东下。玠以万人当其冲。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而至，与金兵转战七昼夜，始得与玠合。

敌首攻玠营，玠击走之。又以云梯攻垒壁，杨政以撞竿碎其梯，以长矛刺之。璘拔刀画地，谓诸将曰：“死则死此，退者斩！”金分军为二，兀术阵于东，韩常阵于西。璘率锐卒介其间，左萦右绕，随机而发。战久，璘军少惫，急屯第二隘。金生兵踵至，人被重铠，铁钩相连，鱼贯而上。璘以驻队矢迭射，矢下如雨，死者层积，敌践而登。撒离喝驻马四视曰：“吾得之矣。”翌日，命攻西北楼，姚仲登楼酣战，楼倾，以帛为绳，挽之复正。金人用火攻楼，以酒缶扑灭之。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，明炬四山，震鼓动地。明日，大出兵。统领王喜、王武率锐士，分紫、白旗入金营，金阵乱。奋击，射韩常，中左目，金人始宵遁。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砦，王俊伏河池扼归路，又败之。以郭震战不力，斩之。是役也，金自元帅以下，皆携孥来。刘夔乃豫之腹心。本谓蜀可图，既不得逞，度玠终不可犯，则还据凤翔，授甲士田，为久留计，自是不妄动。

捷闻，授玠川、陕宣抚副使。四月，复凤、秦、陇三州。七月，录仙人关功，拜检校少师、奉宁保定军节度使，璘自防御使升定国军承宣使，杨政以下迁秩有差。六年，兼营田大使，易保平、静难节。七年，遣裨将马希仲攻熙州，败绩，又失巩州，玠斩之。

玠与敌对垒且十年，常苦远饷劳民，屡汰冗员，节浮费，

益治屯田，岁收至十万斛。又调戍兵，命梁、洋守将治褒城废堰，民知灌溉可恃，愿归业者数万家。九年，金人请和。帝以玠功高，授特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迁四川宣抚使，陕西阶、成等州皆听节制。遣内侍奉亲札以赐，至，则玠病已甚，扶掖听命。帝闻而忧之，命守臣就蜀求善医，且饬国工驰视，未至，玠卒于仙人关，年四十七。赠少师，赐钱三十万。

玠善读史，凡往事可师者，录置座右，积久，墙牖皆格言也。用兵本孙、吴，务远略，不求小近利，故能保必胜。御下严而有恩，虚心询受，虽身为大将，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，故士乐为之死。选用将佐，视劳能为高下先后，不以亲故、权贵挠之。

玠死，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者，璘曰：“璘从先兄有事西夏，每战，不过一进却之顷，胜负辄分。至金人，则更进退，忍耐坚久，令酷而下必死，每战非累日不决，胜不遽追，败不至乱。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，与之角逐滋久，乃得其情。盖金人弓矢，不若中国之劲利；中国士卒，不及金人之坚耐。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，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。于是选据形便，出锐卒更迭挠之，与之为无穷，使不得休暇，以沮其坚忍之势。至决机于两阵之间，则璘有不能言者。”

晚节颇多嗜欲，使人渔色于成都，喜饵丹石，故得咯血疾以死。方富平之败，秦凤皆陷，金人一意睨蜀，东南之势亦棘，微玠身当其冲，无蜀久矣。故西人至今思之。谥武安，作庙于仙人关，号思烈。淳熙中，追封涪王。子五人：拱、扶、揔、扩、揔。拱亦握兵云。

吴璘，字唐卿，玠弟也。少好骑射，从玠攻战，积功至阁门宣赞舍人。绍兴元年，箭箬关之战，断没立与乌鲁折合兵，使不得合，金人遁，璘功居多，超迁统制和尚原军马，于是玠

驻师河池，璘专守原。及兀术大入，玠兄弟以死守之。敌阵分合三十余，璘随机而应，至神垵伏发，金兵大败，兀术中流矢遁。张浚承制以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，升康州团练使。

三年，迁荣州防御使、知秦州，节制阶、文。是岁，玠败于祖溪岭，时璘犹在和尚原，玠命璘岔弃原别营仙人关，以防金人深入。四年，兀术、撒离喝果以大兵十万至关下，璘自武阶路入援。先以书抵玠，谓杀金平地阔远，前阵散漫，须后阵阻隘，然后可以必胜。玠从之，急修第二隘。璘冒围转战，会于仙人关。敌果极力攻第二隘，诸将有请别择形胜以守者，璘奋曰：“兵方交而退，是不战而走也，吾度此敌去不久矣，诸君第忍之。”震鼓易帜，血战连日。金兵大败，二酋自是不敢窥蜀者数年。

露布献捷，迁定国军承宣使、熙河兰廓路经略安抚使、知熙州。六年，新置行营两护军，璘为左护军统制。九年，升都统制，寻除秦凤路经略安抚使、知秦州。玠卒，授璘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时金人废刘豫，归河南、陕西地。楼炤使陕，以便宜欲命三帅分陕而守，以郭浩帅鄜延，杨政帅熙河，璘帅秦凤，欲尽移川口诸军于陕西。璘曰：“金人反覆难信，惧有他变。今我移军陕右，蜀口空虚，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，直捣蜀口，我不战自屈矣。当且依山为屯，控其要害，迟其情见力疲，渐图进据。”炤从之，命璘与杨政两军屯内地保蜀，郭浩一军屯延安以守陕。

既而胡世将以四川制置权宣抚司事，至河池，璘见之曰：“金大兵屯河中府，止隔大庆一桥尔，骑兵疾驰，不五日至川口。吾军远在陕西，缓急不可追集，关隘不葺，粮运断绝，此存亡之秋也。璘家族固不足恤，如国事何！”时朝廷恃和忘战，

欲废仙人关。于是世将抗奏谓：“当外固欢和，内修守御。今日分兵，当使陕、蜀相接，近兵官贺仔谍知撒离喝密谋曰：‘要入蜀不难，弃陕西不顾，三五岁南兵必来主之，道路吾已熟知，一发取蜀必矣。’敌情如是，万一果然，则我当为伐谋之备，仙人关未宜遽废，鱼关仓亦宜积粮。”于是璘仅以牙校三队赴秦州，留大军守阶、成山砦，戒诸将毋得撤备。世将寻真除宣抚，置司河池。

十年，金人败盟，诏璘节制陕西诸路军马。撒离喝渡河入长安，趋凤翔，陕右诸军隔在敌后，远近震恐。时杨政在巩，郭浩在鄜延，惟璘随世将在河池。世将急召诸将议，惟泾原帅田晟与杨政同至，参谋官孙渥谓河池不可守，欲退保仙人原，璘厉声折之曰：“懦语沮军，可斩也！璘请以百口保破敌。”世将壮之，指所居帐曰：“世将誓死于此！”乃遣渥之泾原，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敌。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，败之。诏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。

璘以书遗金将约战，金鹞眼郎君以三千骑冲璘军，璘使李师颜以骁骑击走之。鹞眼入扶风，复攻拔之，获三将及女真百十有七人。撒离喝怒甚，自战百通坊，列阵二十里。璘遣姚仲力战破之，授镇西军节度使，升侍卫步军都虞候。十一年，与金统军胡盖战剡家湾，败之，复秦州及陕右诸郡。

初，胡盖与习不祝合军五万屯刘家圈，璘请讨之。世将问策安出，璘曰：“有新立叠阵法：每战，以长枪居前，坐不得起；次最强弓，次强弩，跪膝以俟；次神臂弓。约贼相搏至百步内，则神臂先发；七十步，强弓并发；次阵如之。凡阵，以拒马为限，铁钩相连，俟其伤则更代之。遇更代则以鼓为节。骑，两翼以蔽于前，阵成而骑退，谓之‘叠阵’。”诸将始犹窃议曰：“吾军其殁于此乎？”璘曰：“此古束伍令也，军法

有之，诸君不识尔。得车战余意，无出于此，战士心定则能持满，敌虽锐，不能当也。及与二酋遇，遂用之。

二酋老于兵，据险自固，前临峻岭，后控腊家城，谓我必不敢轻犯。先一日，璘会诸将问所以攻，姚仲曰：“战于山上则胜，山下则败。”璘以为然，乃告敌请战，敌笑之。璘夜半遣仲及王彦珩枚截坡，约二将上岭而后发火。二将至岭，寂无人声，军已毕列，万炬齐发。敌骇愕曰：“吾事败矣。”习不祝善谋，胡盖善战，二酋异议。璘先以兵挑之，胡盖果出鏖战。璘以叠阵法更休迭战，轻裘驻马亟麾之，士殊死斗，金人大败。降者万人，胡盖走保腊家城，璘围而攻之。城垂破，朝廷以驿书诏璘班师，世将浩叹而已。明年，竟割和尚原以与敌。撤戍割地，皆秦桧主之也。

十二年，入觐，拜检校少师、阶成岷凤四州经略使，赐汉中田五十顷。十四年，朝议析利州路为东西路，以璘为西路安抚使，治兴州，阶、成、西和、凤、文、龙、兴七州隶焉。时和议方坚，而璘治军经武，常如敌至。十七年，徙奉国军节度使，改行营右护军为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安抚使如故。二十一年，以守边安静，拜少保。二十六年，领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，改判兴州。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，时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故改命之。

三十一年，金主亮叛盟，拜四川宣抚使。秋，亮渡淮，遣合喜为西元帅，以兵扼大散关，游骑攻黄牛堡。璘即肩輿上杀金平，驻军青野原，益调内郡兵分道而进，授以方略。制置使王刚中来会璘计事，璘寻移檄契丹、西夏及山东、河北，声金人罪以致讨。未几，兼陕西、河东招讨使。璘以病还兴州，总领王之望驰书告执政，谓璘多病，猝有缓急，蜀势必危。请移璘侄京襄帅拱归蜀，以助西师。凡五书未报。璘已力疾，复上

仙人关。

三十二年，璘遣姚仲取巩，王彦屯商、虢、陕、华，惠逢取熙河。或久攻不下，或既得复失，竟无成功。金人据大散关六十余日，相持不能破。仲舍巩攻德顺已逾四旬，璘以知夔州李师颜代之，遣子挺节制军马。挺与敌战于瓦亭，败之。璘自将至城下，守陴者闻呼“相公来”，观望咨嗟，矢不忍发。璘按行诸屯，预治黄河战地，斩不用命者，先以数百骑尝敌。敌一鸣鼓，锐士空壁跃出突璘军。璘军得先治地，无不一当十。至暮，璘忽传呼“某将战不力”，人益奋搏，敌大败，遁入壁。黎明，师再出，敌坚壁不动。会天大风雷，金人拔营去，凡八日而克。璘入城，市不改肆，父老拥马迎拜不绝。璘寻还河池。

四月，原州受围，璘命姚仲以德顺之兵往援，璘自趋凤翔视师。诸将虽力战，敌攻益急，增兵至七万。五月，仲与敌战于原州之北岭，仲败绩。初，仲自德顺至原，由九龙泉上北岭，令诸军持满引行。以卢士敏兵为前阵，所统军六千为四阵，姚仲兵为后拒。随地便利以列，与敌鏖战，开合数十。会輜重队随阵乱行，敌兵冲之，军遂大溃，失将三十余人。始，璘出师，王之望尝言：“此行士卒锐气，不及前时，仲年来数奇，不可委以要地。”及仲至原，璘亦贻仲书，谓原围未即解，且还德顺。书未达而仲败，璘亦无功还。寻夺仲兵，欲斩之，或劝而止，械系河池狱。

孝宗受禅，赐璘札，命兼陕西、河东路宣抚招讨使。璘策金人必再争德顺，亟驰赴城下，而完颜悉烈等兵十余万果来攻。万户豁豁复领精兵自凤翔继至。璘筑堡东山以守，敌极力争之，杀伤太半，终不能克。时议者以为兵宿于外，去川口远，恐敌袭之，欲弃三路。遂诏璘退师。敌乘其后，璘将士死亡者甚众，三路复为敌有。拜少傅。隆兴二年冬，金人侵岷州，璘提兵至

祁山，金人闻之，退师，遣使来告曰：“两国已讲和矣。”会诏至，俱解去。

沈介为四川安抚、制置使，与璘议不协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，语颇及璘。璘抗章请朝，上亲札报可。未半道，请罢宣抚使及致仕，皆不允。乾道元年诣阙，遣中使劳问，召对便殿，许朝德寿宫。高宗见璘，叹曰：“朕与卿，老君臣也，可数入见。”璘顿首谢。两宫存劳之使相踵，又命皇子入谒。拜太傅，封新安郡王。越数日，诏仍领宣抚使，改判兴元府。及还镇，两宫宴饯甚宠。璘入辞德寿宫，泣下。高宗亦为之怅然，解所佩刀赐之，曰：“异时思朕，视此可矣。”

璘至汉中，修复褒城古堰，溉田数千顷，民甚便之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赠太师，追封信王。上震悼，辍视朝两日，赙赠加等。高宗复赐银千两。初，璘病笃，呼幕客草遗表，命直书其事曰：“愿陛下毋弃四川，毋轻出兵。”不及家事，人称其忠。

璘刚勇，喜大节，略苛细，读史晓大义。代兄为将，守蜀余二十年，隐然为方面之重，威名亚于玠。高宗尝问胜敌之术，璘曰：“弱者出战，强者继之。”高宗曰：“此孙臆三驱之法，一败而二胜也。”

尝著《兵法》二篇，大略谓：“金人有四长，我有四短，当反我之短，制彼之长。四长曰骑兵，曰坚忍，曰重甲，曰弓矢。吾集蕃汉所长，兼收而并用之，以分队制其骑兵；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；制其重甲，则劲弓强弩；制其弓矢，则以远克近，以强制弱。布阵之法，则以步军为阵心、左右翼，以马军为左右肋，拒马布两肋之间；至帖拨增损之不同，则系乎临机。”知兵者取焉。

王刚中尝谈刘锜之美，璘曰：“信叔有雅量、无英概，天

下雷同誉之，恐不能当逆亮，璘窃忧之。”刚中不以为然，锜果无功，以忧愤卒。璘选诸将率以功。有荐才者，璘曰：“兵官非尝试，难知其才。以小善进之，则侥幸者获志，而边人宿将之心怠矣。”子挺。

挺字仲烈，以门功补官。从璘为中郎将，部西兵诣行在。高宗问西边形势、兵力与战守之宜，挺占对称旨，超授右武郎、浙西都监兼御前祗候，赐金带。寻差利路钤辖，改利州东路前军同统制，继改西路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人渝盟，璘以宣抚使总三路兵御之，挺愿自力军前，璘以为中军统制。王师既复秦州，金将合喜孛堇介叛将张中彦以兵来争，挺破其治平砦。已而南市城贼亦掎角为援，转战竟日。挺令前军统制梅彦摩众直据城门，众弗喻，彦亦惧力不敌。挺督之，彦出兵殊死战，挺率背嵬骑尽易黄旗绕出敌后，凭高突之。敌哗曰：“黄旗儿至矣！”遂惊败。挺不自为功，状彦第一，士颇多之。璘亦引嫌，并匿其功。擢荣州刺史，寻拜熙河经略、安抚使。

明年，挺被檄与都统制姚仲率东西路兵攻德顺。金左都监空平凉之众以援合喜，又遣精兵数万自凤翔来会。仲驻军六盘，挺独趋瓦亭，身冒矢石，众从之。金人舍骑操短兵奋斗，挺遣别将尽夺其马，金众遂溃。挺勒兵追之，禽千户耶律九斤、孛堇等百三十七人。

金人惩前衄，悉兵趋德顺。璘自秦州来督师，先壁于险，且治夹河战地。金人果大至，挺诱致之，至所治战地，盛兵蹙之，敌不能支，一夕遁去。巩州久不下，挺以选锋至城下，诸将咸曰：“西北坡陀地易攻，若分兵各当一面，宜得利。”挺曰：“西北虽卑而土坚，东南并河多沙砾善圯。且兵分则少，以少当坚城，可得而下乎？”乃命悉众击东南陬。不二日，楼

櫓俱尽。夜半，其将雷千户约降，黎明，城破。以功授团练使，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御使。

孝宗即位，加璘兼陕西、河东路招讨宣抚使。璘虑敌必再争德顺，至自河池，金人果合兵十余万列栅以拒。有大酋引骑数千睨东山，璘命挺领骑迎击，却之。遂据东山，筑堡以守。敌不能争，乃益修攻具，为大车匿战士其中，将填隍而进。挺命抡大木植中道，车至不得前。拜武昌军承宣使，寻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中军统制，时年二十五。会朝廷主议和，诏西师解严，父子遂旋军。

乾道元年，升本军都统制。三年，以父命入奏，拜侍卫亲步军指挥使，节制兴州军马。璘卒，起复金州都统、金房开达安抚使，改利州东路总管。挺力求终丧，服除，召为左卫上将军。朝廷方议置神武中军五千人以属御前，命挺为都统制。挺力陈不当轻变祖宗法，事遂寝。拜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。

挺每燕见从容，尝论两淮形势旷漫，备多力分，宜择胜地扼以重兵，敌仰攻则不克，越西南又不敢，我以全力乘其弊，蔑不济者。帝颇嘉纳。淳熙元年，改兴州都统，拜定江军节度使。初，军中自置互市于宕昌，以来羌马，西路骑兵遂雄天下。自张松典榷牧，奏绝军中互市，自以马给之，所得多下驷。挺至，首陈利害以闻，乞岁市五百匹，诏许七百匹。

始，武兴所部就饷诸郡，漫不相属。挺奏以十军为名，自北边至武兴列五军，曰踏白、摧锋、选锋、策选锋、游奕；武兴以西至绵为左、右、后三军；而驻武兴者前军、中军。营部于是始井井然。四年，入觐，除知兴州、利州西路安抚使。密修皂郊堡，增二堡，缮戎器，储于两库，敌终不觉。

十年冬，特加检校少保。成州、西和岁大侵，挺力为振恤，谕总赋者分军储以佐之，全活殆数千万。蜀自诸军宿师，凡廩

赐，官率余三之一，视价高下给之，名曰“折估”，随所屯地相为乘除。岁久屯他徙，廩赐不易旧，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，挺哀为中制上之。

光宗即位，御笔奖劳。而西和、阶、成、凤、文、龙六州器械弗缮，挺节冗费，屯工徒，悉创为之。御军虽严，而能时其缓急，士以不困。郡东北有二谷水，挺作二堤以捍之。绍熙二年，水暴发入城。挺既振被水者，复增筑长堤，民赖以安。诏问备边急务，即建增储之策，由是粮糗不乏。四年春，以疾乞致仕，诏加太尉。卒，年五十六。赠少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挺少起勋阀，弗居其贵，礼贤下士，虽遇小官贱吏，不敢怠忽。拊循将士，人人有恩。璘故部曲拜于庭下，辄降答之，即失律，诛治无少贷。璘尝对孝宗言，诸子中惟挺可任。孝宗亦曰：“挺是朕千百人中选者。”岁时问劳不绝，被遇尤深厚。光宗赐内府珍奇，以示殊礼。子五人，曦，其次也。曦仕至太尉、昭信军节度使，以叛诛，见别传。

论曰：刘锜神机武略，出奇制胜，顺昌之捷，威震敌国，虽韩信泝上之军，无以过焉。或谓其英概不足，雅量有余，岂其然乎？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，戮力协心，据险抗敌，卒保全蜀，以功名终，盛哉！挺累从征讨，功效甚著，有父风矣。然玠晚颇荒淫，璘多丧败，岂狃于常胜，骄心侈欤！抑三世为将，酿成逆曦之变，覆其宗祀，盖有由焉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六

李显忠 杨存中 郭浩 杨政

李显忠，绥德军青涧人也。初名世辅，南归，赐名显忠。由唐以来，世袭苏尾九族巡检。初，其母当产，数日不能免，有僧过门曰：“所孕乃奇男子，当以剑、矢置母旁，即生。”已而果生显忠，立于蓐，咸异之。

年十七，投效用，随父永奇出入行阵。金人犯鄜延，经略王庶命永奇募间者，得张琦；更求一人，显忠请行。永奇曰：“汝未涉历，行必累琦。”显忠曰：“显忠年小，胆气不小，必不累琦，当与琦俱。”有敌人夜宿陶穴，显忠缒穴中，得十七人，皆杀之，取首二级，马二匹，余马悉折其足。庶大奇之，补承信郎，充队将，由是始知名。转武翼郎，充副将。

金人陷延安，授显忠父子官。永奇聚泣曰：“我宋臣也，世袭国恩，乃为彼用邪！”会刘豫令显忠帅马军赴东京，永奇密戒之曰：“汝若得乘机，即归本朝，无以我故贰其志。事成，我亦不朽矣。”显忠至东京，刘麟喜之，授南路钤辖，乃密遣其客雷灿以蜡书赴行在。已而豫废，兀术以万骑驰猎淮上，与显忠独立马围场间。显忠戒吴俊往探淮水可度马处，欲执兀术归朝。俊还，显忠驰问之，为竹刺伤马而止。兀术授显忠承宣使、知同州。

显忠至鄜省侍，永奇教显忠曰：“同州入南山，乃金人往来驿路，汝可于此擒其酋，渡洛、渭，由商、虢归朝。第报我

知，我当以兵取延安而归。”显忠赴同州，即遣黄士成等持书由蜀至吴，报归朝事。元帅撒里曷来同州，显忠以计执之，驰出城。至洛河，舟船后期不得渡，与追骑屡战，皆胜。显忠憩高原，望追骑益多，乃与撒里曷折箭为誓，不得杀同州人，不得害我骨肉，皆许之，遂推之下山崖，追兵争救得免。显忠携老幼长驱而北，至鄜城县，急遣人告永奇。永奇即挈家出城，至马(走羽)谷口，为金人所及，家属二百口皆遇害。是日，天昏大雪，延安人闻之皆泣下。

显忠仅以二十六人奔夏国。夏人问故。显忠泣，具言父母妻子之亡，切齿疾首，恨不即死，愿得二十万人生擒撒里曷，取陕西五路归于夏，显忠亦得报不共戴天之仇。夏主曰：“尔能为立功，则不靳借兵。”时有酋豪号“青面夜叉”者，久为夏国患，乃令显忠图之。请三千骑，昼夜疾驰，奄至其帐，擒之以归。夏主大悦，即出二十万骑，以文臣王枢、武臣

移讹为陕西招抚使，显忠为延安招抚使，时绍兴九年二月十四日也。

显忠引兵至延安，总管赵惟清大呼曰：“鄜延路今复归宋矣，已有赦书。”显忠与官吏观赦书列拜，显忠大哭，众皆哭，百姓哭声不绝。乃以旧部八百余骑往见王枢、移讹，谕之曰：“显忠已得延安府，见讲和赦书，招抚可以本部军归国。”

移讹不从，曰：“初，经略乞兵来取陕西。今既到此，乃令我归耶？”显忠知势不可，乃出刀斫移讹，不及，擒王枢缚之。夏人以铁鹞子军来。显忠以所部拒之，驰挥双刀，所向披靡，夏兵大溃，杀死蹂践无虑万人，获马四万匹。显忠揭榜招兵，以“绍兴九年”为文书。每得一人，予马一匹，旬日间得万人，皆骁勇少壮。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，皆斩于东城之内。行至鄜州，已有马步军四万余。撒里曷在耀州，闻显忠来，一

夕遁去。

四川宣抚吴玠遣张振来抚谕云：“两国见议和好，不可生事，可量引军赴行在。”遂至河池县见玠，玠抚之曰：“忠义归朝，惟君第一。”从行使臣崔皋等六百余人列拜庭下，玠又抚之，犒以银绢，诣行府受告敕、金带，除指挥使、承宣使。至行在，高宗抚劳再三，赐名加赉，又赐田镇江，以崔皋辈充将佐。

兀术犯河南，命显忠为招抚司前军都统制，与李贵同破灵璧县。兀术犯合肥，手诏以军与张俊会。显忠至孔城镇，与敌战，败之。兀术谓韩常曰：“李世辅归宋，不曾立功，此人敢勇，宜且避之。”乃焚庐江而走。显忠欲追之与死战，俊以奉旨监护，虑失显忠，遂各以军还。

太后至临安，显忠入觐，加保信军节度使、浙东副总管。显忠熟西边山川险易，因上恢复策，忤秦桧意。金使言显忠私遣人过界，遂降官奉祠，台州居住。复宁国军节度使，升都统制。

二十九年，金渝盟，诏显忠以本部捍御。遣统制官韦永寿等以二百骑至安丰军，与金将小韩将军兵五千人战于大人洲，败之。俄又增兵万余来，显忠率骑军出，自旦至午，气百倍，以大刀斫敌阵，敌不能支，杀获甚众，掩入淮者不可计。

金主亮犯淮西，朝廷命王权拒于合肥。权退保和州，又弃军渡江，和州失守。金主亲统细军驻和之鸡笼山，将济采石。朝廷诏以显忠代权，命虞允文趣显忠交军，军中大喜，于是有采石之捷，语在《允文传》。显忠退军沙上，得杨存中报：“车驾至平江，可速进兵。”显忠选锐士万人渡江，尽复淮西州郡。军至横山涧，与金射雕军战，统制顿遇重伤，韦永寿死之，敌兵败走。金主亮切责诸将不用命，诸将弑之而还。

是役也，显忠所将一万九千八百六人行赏有差，张振功为最。诏赐显忠五子金带。授显忠淮西制置使、京畿等处招讨使，擢太尉、宁国军节度使、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，赴行在。

孝宗即位，赐田百顷，兼权池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，节制军马。隆兴元年，兼淮西招抚使。时金主褒新立，山东、河北豪杰蜂起，耶律诸种兵数十万据数郡之地，太行山忠义耿京、王世隆辈皆欲挈地还于朝。金惧，亟请和。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，请出师自宿、亳趋汴，由汴京以通关陕；关陕既通，则鄜延一路熟知显忠威名，必皆响应，且欲起其旧部曲，可得数万人，以取河东。

时张浚开都督府，四月，命显忠渡江督战。乃自濠梁渡淮，至陡沟，琦背约，用拐子马来拒，与战，败之。琦复背城列阵，显忠躬率将士鏖战，琦败走，遂复灵壁，入城，宣布德意，不戮一人，中原归附者踵接。时邵宏渊围虹县未下，显忠遣灵壁降卒开谕祸福，金贵戚大周仁及蒲察徙穆皆出降。宏渊耻功不自己出；又有降千户诉宏渊之卒夺其佩刀，显忠立斩之，由是二将益不相能。

六月，兵傅宿州城，金人来拒，显忠败之，斩其左翼都统及首虏数千人，追奔二十余里。宏渊至，谓显忠曰：“招抚真关西将军也。”显忠闭营休士，为攻城计，宏渊等不从。显忠引麾下杨椿上城，开北门，不逾时拔其城。宏渊等殿后，趣之，乃始渡濠登城。城中巷战，又斩首虏数千人，擒八十余人，遂复宿州。举寄居官刘时摄州事。捷闻，授显忠开府仪同三司、殿前都指挥使，妻周氏封国夫人。宏渊欲发仓库犒士卒，显忠不可，移军出城，止以见钱犒士，士皆不悦。

金帅孛撒自南京率步骑十万来，晨薄城，列大阵。显忠亲帅军遇于城南，战数十合，孛撒大败，遂退走。统制李福、统

领李保各以所部退避，皆斩以徇。翼日，敌益兵至。显忠谓宏渊并力夹击，宏渊按兵不动，显忠独与所部力战百余合，杀左翼都统及千户、万户，斩首虏五千余人。俄增兵复来逼城，显忠用克敌弓射却之。

宏渊顾众曰：“当此盛夏，摇扇于清凉犹不堪，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？”人心遂摇，无斗志。至夜，中军统制周宏鸣鼓大噪，阳谓敌兵至，与邵世雍、刘亻先各以所部兵遁；继而统制左士渊、统领李彦孚亦遁。显忠移军入城，殿司前军统制张训通、马司统制张师颜、池州统制荔泽、建康统制张渊各遁去。

金人乘虚复来攻城，显忠竭力捍御，斩首虏二千余人，积尸与羊马墙平。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，显忠取军所执斧斫之，敌始退却。显忠曰：“若使诸军相与犄角，自城外掩击，则敌兵可尽，金帅可擒，河南之地指日可复矣。”宏渊又言：“金添生兵二十万来，傥我军不返，恐不测生变。”显忠知宏渊无固志，势不可孤立，叹咤曰：“天未欲平中原耶？何沮挠若此！”是举，所丧军资器械殆尽，幸而金不复南。显忠以军还，见浚，纳印待罪。责授果州团练副使，潭州安置。后朝廷知其故，移抚州。

乾道改元，乃还会稽，复防御使，观察使、浙东副总管，赐银三万两，绢三万匹，绵一万两。提举台州崇道观。召除威武军节度使、左金吾卫上将军，赐第京师。上奇其状貌魁杰，命绘像阁下。复太尉。乞祠，提举兴国宫，绍兴府居住，岁赐米二千石。

淳熙四年，召赴行在，提举万寿观，奉朝请。入见，给真奉，赐内库金，再葺前所赐第赐之，七月卒，年六十九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忠襄。

杨存中，本名沂中，字正甫，绍兴间赐名存中，代州崞县

人。祖宗闵，永兴军路总管，与唐重同守永兴，金人陷城，迎战死之。父震，知麟州建宁砦，金人来攻，亦死于难。

存中魁梧沈鸷，少警敏，诵书数百言，力能绝人。慨然语人曰：“大丈夫当以武功取富贵，焉用俯首为腐儒哉！”于是学孙、吴法，善射骑。宣和末，山东、河北群盗四起，存中应募击贼，积功至忠翊郎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再围汴京，诸道兵勤王，存中与张俊、田师中从信德府守臣梁扬祖以万兵入援，后隶张俊部曲。上问将于俊，俊以存中对。召见，赐袍带。时元帅府草创，存中昼夜扈卫寝幄，不顷刻去侧。帝知其忠谨，亲信之。剧贼李昱据任城，久不克，存中以数骑入，击杀数百人。帝乘高望见，介冑尽赤，意其被重创。召视之，皆污贼血，壮之，饮以酒，曰：“酌此血汉。”存中请复往，帝止之。存中曰：“此贼胆碎，即成擒矣。”遂大破之，复任城，迁阁门祇候。

建炎二年，讨贼徐明于嘉兴，先登。主帅将屠城，存中力谏止之，戮其渠魁而已，郡赖以全。迁荣州刺史。高宗南渡，以胜捷军从张俊守吴门；苗、刘之变，又从俊赴难。迁贵州团练使，寻为御前右军统领。金人攻明州，又从俊与田师中、赵密殊死战，破之。以奇功迁文州防御使、御前中军统制。

绍兴元年，从俊讨李成。诸将议，多欲分道进，存中曰：“贼势如此，兵分则力弱，又诸将位均势敌，非招讨督之，必不相为用。”俊然之。整军至豫章，存中率兵数千，首破贼于玉隆观，追至筠州。贼骁将以众十万来援，夹河而营。存中谓俊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击之当用奇，愿以骑见属，公以步兵居前。”俊从之。存中夜衔枚渡筠河，出西山，驰下击贼，俊以步兵夹攻，俘八千人。诸将夜见存中曰：“战未休，降卒多，忽有变，奈何？非尽歼之不可。”存中曰：“杀降吾不忍。”诸将

转告俊，竟夜坑之。乘胜追至九江，成遂遁去。迁宣州观察使。

二年春，进神武中军统制，宰相吕颐浩袖敕以授存中。俊奏留存中军中，上曰：“宿卫乏帅，朕所选，为不可易也。”存中亦固辞，且谓：“神武诸帅如韩世忠、张俊，皆贵拥旄钺，名望至重，如臣么麽，一旦位与之抗，实不自安。”不许，遣中使宣押，乃视事。兼提举宿卫亲兵。时中军卒不满五千，疲癯者居半。存中请拘神武卒借出于外者归军中，由是军政浸修。

三年，严州妖贼繆罗据白马源，杀王官，存中讨平之。除带御器械，加保信军承宣使、权发遣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。

六年，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密州观察使。先是，张浚视师，谋渡淮以图刘豫，倚韩世忠为用。世忠围淮阳，从浚乞张俊将赵密为助，俊拒之。赵鼎语浚曰：“世忠所欲者赵密尔，存中武勇，不减于密，盍令存中助之。”浚请于朝，故有是命。于是存中以八队万人，趋督府助世忠。

十月，存中与刘猷战于藕塘，大破之。猷之初入也，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欲弃庐州，退保太平。贼众十万已次濠、寿间，浚命张俊拒之，使存中往泗州与俊合。及至泗，则光世已舍庐去。浚遣人谕之曰：“一人渡江，即斩以徇。”光世不得已还庐驻兵，与存中相应。贼先犯定远县，存中以兵二千袭败于越家坊。既而与猷兵遇藕塘，贼据山列阵，矢下如雨。存中急击之，且使统制吴锡以劲骑五千突其阵。阵乱，存中鼓大军乘之，自以精骑冲其肋，大呼曰：“破贼矣！”贼错愕骇视。前军统制张宗颜自泗来，乘背击之，贼大败。猷以首抵谋主李憺曰：“适见髯将军，锐不可当，果杨殿前也。”即以数骑遁去。余党万人僵立失措，存中跃马叱之，皆怖而降。麟在顺昌，孔彦舟方围光州，闻之皆拔砦遁去，北方大恐。所得贼舟数百艘，车数千两。

捷闻，帝遣中使劳赐，谓宰执曰：“卿辈始知朕得人也。”除保成军节度使、殿前都虞候寻兼领马步帅。存中奏：“祖宗置三衙，鼎列相制，今令臣独总，非故事也。”不允。七年，为淮南西路制置使，将以抚定邠琼诸军，不果行，语在《王德传》。九年，迁殿前副都指挥使。

十年，金人叛盟取河南，命存中为淮北宣抚副使，引兵至宿州，以步军退屯于泗。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。存中欲即击之，或以为不可，存中不听。留王滋、萧保以千骑守宿，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，黎明，不见敌而还。金人以精兵伏归路，存中知之，遂横奔而溃。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，以闻，朝廷震恐，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。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，人心始安。冬，引兵还行在。

十一年，兀术耻顺昌之败，复谋来侵。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。于是存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，与金人战于柘皋，败之。时张俊为宣抚使，存中为副使，刘锜为判官，王德为都统制，田师中、张子盖为统制官。金人以拐子马翼进，存中曰：“敌恃弓矢，吾有以屈之。”使万人操长斧，如墙而进，诸军鼓噪奋击，金人大败，退屯紫金山。是役也，失将士九百人，金人死者以万计，而濠围犹未解。

俊与存中、锜先议班师。会有云濠路已通者，俊谓锜曰：“吾欲与杨太尉耀兵淮上，安抚濠梁之民，取宣化归金陵，杨太尉则渡瓜洲还临安。”明日，命二帅行。谍报金攻濠甚急，仓皇复回，邀锜会于黄连埠，距濠六十里，闻城陷矣，召存中、锜谋之。锜谓存中：“何处以此？”存中曰：“战尔，相公与太尉在后，存中当居前。”锜曰：“本来救濠，濠既已失，进无所依，人怀归心，胜气已索，此危道也。不若退师据险，俟其去，为后图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鼎足而营，遣人俟敌，

曰：“已去矣。”俊自以为功，谓锜毋往，命存中与德偕至濠。列阵未定，烟起城中，金人伏骑万余分两翼出。存中顾德曰：“何如？”德曰：“德小将，焉敢预事？”存中以策麾军曰：“那回！”诸军以为令其走也，遂散乱南奔，无复纪律，金人追杀甚众。后一日，韩世忠大军至，已无及矣。存中乃自宣化渡江归行在。加检校少保、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殿前都指挥使，盖录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败也。

十二年，徽宗梓宫攒永固陵，命存中都护。竣事，拜少傅，以保傅为管军自存中始。十四年，存中请诣太学谒先圣，帝曰：“学校既兴，武人亦知崇尚，如汉羽林士皆通《孝经》，况其他乎？”二十年，封恭国公。二十八年，拜少师，恩数视枢密使。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统制官，独荆、襄无之，请于朝，于是荆南、襄阳初置诸统制。

存中在殿严凡二十五载，权宠日盛，太常寺主簿李浩、敕令所删定官陆游、司封员外郎王十朋、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相继以为言。三十一年，罢为太傅、醴泉观使，进封同安郡王，赐玉带，朝朔望。

时金主亮有南侵意，存中上备敌十策。步帅赵密谋夺存中权，因指为喜功生事。存中闻之，上章乞免，密竟代之。未几，边声日急，九月，诏存中为御营宿卫使。刘汜战败于瓜洲，命存中往京口，为守江计。虞允文自采石来会，存中与之协力拒敌。敌不能济。金主亮死，与允文轻舟渡江以伺敌。及金人请和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，无遽许之。

帝如建康，诏存中扈蹕，因语宰相曰：“杨存中唯命东西，忠无与二，朕之郭子仪也。”金使复请和，存中请拘之江口，移书审问，若能归我族属，还旧壤，损岁币，复白沟之界，以通兄弟之好，如是则和议可从；不然，请斩其使，亟图恢复。

会驾还，以存中为江、淮、荆、襄路宣抚使，给、舍不书黄，命遂寝。未几，仍奉祠。

隆兴元年，王师溃于符离，复起存中为御营使。二年，金人再入关，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。存中入对，曰：“和尚原，陇右之藩要也。敌得之，则可以睥睨汉川；我得之，则可以下兵秦雍。曩议予金人，吴璘力争不从。今璘在远，不及知。臣若不言，非特负陛下，亦有愧于璘。近者，王师尽锐而后得，愿毋弃。”

未几，金人复攻淮甸，诏存中同都督江、淮事。汤思退罢，升都督，陛辞，赐坐，赐玉鞍勒。时诸军各守分地，不相统一，存中集诸将调护之。于是始更相为援。帝亲札赐之曰：“诸帅协和，互相策应，卿之力也。”会金兵已深入，朝议欲舍淮保江，存中持不可，乃已。金兵在扬州，或劝存中击之。存中不敢渡，独临江固垒以老之。

金人寻请盟。乾道元年班师，加昭庆军节度使，复奉祠。时兴屯田，存中献私田在楚州者三万九千亩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以太师致仕，追封和王，谥武恭。高宗追念旧臣，为之出涕，赙钱十万。高宗假借诸将，眷存中尤深，尝曰：“朕于存中，抚绥之过于子弟。”濠、庐之役，亲笔戒之曰：“若不便进，当行军法。”赵密代领殿帅，则举唐崔祐甫夺王驾鹤兵权事，豫戒大臣。及竣事，又曰：“杨存中之罢，朕不安寝者三夕。”

存中天资忠孝敢勇，大小二百余战，身被五十余创。宿卫出入四十年，最寡过。孝宗以为旧臣，尤礼异之，常呼郡王而不名。父、祖及母皆死难，存中既显，请于朝，宗闵谥忠介，震谥忠毅，赐庙曰显忠，曰报忠。又以家庙、祭器为请，遂许祭五世，前所无也。祖母刘流落蜀、陇，存中日夜祷祠访问，

间关数千里，卒迎以归。御军宽而有纪，所用将士，专以才勇选，不私部曲之旧。李显忠以罪斥，存中奏为统制官，后为名将。尝以克敌弓虽劲而蹶张难，遂以意创马皇弩，思巧制工，发易中远，人服其精。尝营居凤山，十年而就，极山川之胜，后献于朝廷，更筑室焉。又葺园亭于湖山之间，高宗为书“水月”二字。所居建阁以藏御书，孝宗题曰“风云庆会之阁”。

子，偁工部侍郎；倓签书枢密院事、昭庆军节度使。

郭浩，字充道，德顺军陇干人。父任三班奉职。徽宗时，充环庆路第五将部将，尝率百骑抵灵州城下，夏人以千骑追之，浩手斩二骑，以首还。充渭州兵马都监。从种师道进筑葺平砦，敌据塞水源，以渴我师，浩率精骑数百夺之。敌攻石尖山，浩冒阵而前，流矢中左肋，怒不拔，奋力大呼，得贼乃已；诸军从之，敌遁去，由是知名。累迁中州刺史。

钦宗即位，进安州团练使。以种师道荐，召对，奏言：“金人暴露，日久思归。乞给轻兵间道驰滑台，时其半度，可击也。”会和战异议，不能用。帝问西事，浩曰：“臣在任已闻警，虑夏人必乘间盗边，愿选将设备。”已而果攻泾原路，取西安州、怀德军。绍圣开拓之地，复尽失之。种师中制置河东，辟以自随。

建炎元年，知原州。二年，金人取长安，泾州守臣夏大节弃城遁，郡人亦降。浩适夜半至郡，所将财二百人，得金人不杀，使之还，曰：“为语汝将曰，我郭浩也，欲战即来决战。”金人遂引去。升本路兵马钤辖、知泾州、权主管鄜延路路略安抚。

时二敌交侵，鄜延之东皆金人，西北即夏境，其属朝廷者惟保安一军、德静一砦。浩问道之德静，置司招收散亡，与敌对垒，一年，敌不能犯。再除泾原路兵马钤辖、知泾州。浩去，

夏人复来，权帅耿友谅仅以身免，一路尽陷。

张浚为宣抚处置使，以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、权经略使、知秦州。时浚经略陕西，有言敌可讨者，浚意向之。诸帅耻于不武，莫敢出言。浚檄五路帅悉所部兵会于富平，浩独谓敌锋方锐，且当分守其地，犄角相援，俟衅而动。浚不听，师出果败，五路俱陷，帅府皆徙置他所。浚复以浩旧官移知凤翔府，寓治宝鸡县，又退保和尚原。金人抵原下，浩与吴玠随方捍御，蜀以安全。第功，迁正任防御使。

绍兴元年，金人破饶风岭，盗梁、洋，入凤州，攻和尚原。浩与吴玠往援，斩获万计。迁邠州观察使，徙知兴元府。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，浩讨平之。徙知利州。金人以步骑十余万破和尚原，进窥川口，抵杀金平，浩与吴玠大破之。迁彰武军承宣使。玠按本路提点刑狱宋万年阴与敌境通，利所鞫不同，由是与浩意不协，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兴军路经略使。

金州残弊特甚，户口无几，浩招辑流亡，开营田，以其规置颁示诸路。他军以匱急仰给朝廷，浩独积赢钱十万缗以助户部，朝廷嘉之，凡有奏请，得以直达。九年，改金、洋、房州节制。

金人还河南地，以浩为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充陕西宣谕使、知金州。楼炤行关中，辟浩枢密院都统制、节制陕西军马。十年，拜奉国军节度使。五路陷，徙知夔州，未行，移知金州，仍永兴路经略安抚使、节制陕西河东兼措置河东路忠义军马。十一年，金人内侵，宣抚使胡世将召浩及吴玠、杨政会仙人原，授以攻取之策。浩遗裨将设伏破之。

十四年，召见，拜检校少保，还镇，赐以御府金器、绣鞍，仍官一子文资，赐田五十顷。浩辞曰：“臣父子起身行阵，不敢忘本，愿还文资。”帝嘉其意，别与一子阁职。是岁，分利

州为东西两路，以浩为金房开达州经略安抚使兼知金州、枢密院都统制，屯金州，仍建帅府。十五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赠检校少帅，谥恭毅。淳熙元年，赐立庙金州。

杨政，字直夫，原州临泾人。崇宁三年，夏人举国大入，父忠战歿，政甫七岁，哀号如成人。其母奇之，曰：“孝于亲者必忠于君，此儿其大吾门乎？”宣和末，应募为弓箭手。靖康初，因拒夏人，稍知名。建炎间，从吴玠击金人，九战九捷。累功至武显郎。

绍兴元年春，金人趋和尚原，又攻箭箐关，政引兵大破之，斩千户一、酋长二。迁右武大夫。十月，金兵大集，号十万，自宝鸡列栅至原下。吴玠与相持累日，以政统领将兵迎敌，日数十合，士卒无不一当百。复出奇兵断其粮道，敌少却，遮击之，获万户及首领三百余人、甲士八百六十人。拜恭州刺史。时有嫉政者，以母妻尚留北境，不宜属以兵权，玠不听，政益感奋。

二年，金合步骑数千栅鱼龙川口，政帅精兵劫破之。升陇州团练使，移知方山原，军储刍谷在其中。三月，金大军来攻，城且下，政击败之。选知凤州。三年，金攻饶风关，政从玠战关下，凡六日。改明州观察使。

四年，撒离喝哀精兵十万，欲道仙人关入蜀，至上谿田。玠筑垒于关外，政曰：“此地为蜀厄塞，当坚守，时出奇击之。”玠用其言。金人变态多端，政随机应之，连日百余战。敌帅督战益急，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；又选甲士千余出山谷，断其兵，使不得进退；又出敌不意，夜斫其营。敌遂遁去，追至河池而还。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。

五年，金人攻淮，玠命政帅师乘机牵制，至秦州，一战而拔，抚定居民，秋毫无犯。改经略安抚泾原兼帅环庆、利路。

三镇事丛集，剖决无滞。母留敌境，间遣人省视之，母惟勉以忠义。九年春，和议成，始得迎母及兄弟归。乞祠以便养，不许。诏封其母感义郡夫人，以政为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、知熙州，进武康军承宣使。

十年，徙利州，又徙兴元。会金人渝盟，政建迎敌之策，兼川、陕宣抚副使司都统制。政偕统制杨从义劫金人于凤翔府城南砦，败之，获战马数百。母卒，起复，遂帅师趣宝鸡渭水上，以拒敌冲，凡大战七，斩获甚多。川、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奏：“凤翔之捷，政奋不顾身，功效显著。”拜武当军节度使。

十一年秋，金将胡盏、习不祝合军五万来攻，政与吴璘、郭浩会于仙人原。世将授以攻取之策，政出和尚原，浩出商州以为援，璘驻秦州。政引兵夜入陇州界，遂趋吴山，与金人对垒，又败金万户通检于宝鸡。时通检居渭北，政欲攻拔其城，通检将精甲万众出，政帅勇士鏖战，遣裨将突出阵后，登山执帜。金军见之，大呼曰：“伏发矣！”乃惊溃。政乘胜掩杀，通检走至城门而桥已绝，遂擒之。

和议成，帝召政还，军民诣部使者借留。及入见，条奏详明，帝善之。十三年，还镇，加检校少保，赐田五十顷。十四年，分利州为东西两路，政屯兴元府。久之，拜太尉。二十七年，卒，年六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襄毅。

政守汉中十八年，六堰久坏，失灌溉之利，政为修复。汉江水决为害，政筑长堤捍之。凡利于民者不敢以军旅废。休兵十余年，未尝升迁将士，上下安之。政故为吴璘裨将，及与璘分道建帅，执门下之礼益恭，世颇贤之。

论曰：李显忠生而神奇，立功异域，父子破家殉国，志复中原，中罹逸构，屡遭废黜，伤哉！杨存中出入淮甸，无大胜负，典兵最久，贵宠独隆，然颇能知几，不怙祸败，其亦有天

幸者欤？郭浩、杨政克左右，玠、璘兄弟保全川蜀。数君子皆人所属倚以成功者，奈何挠于和议，频失事机，人心沮丧，不得如吉甫、方叔，受祉振旅以成中兴之业，惜哉！

列传第一百二十七

王德 王彦 魏胜 张宪 杨再兴 牛皋 胡閼休

王德，字子华，通远军熟羊砦人。以武勇应募，隶熙帅姚古。会金人入侵，古军怀、泽间，遣德谍之，斩一酋而还。补进武校尉。古曰：“能复往乎？”德从十六骑径入隆德府治，执伪守姚太师，左右惊扰，德手杀数十百人，众愕眙莫取前。古械姚献于朝，钦宗问状，姚曰：“臣就缚时，止见一夜叉耳。”时遂呼德为“王夜叉”。

建炎元年，以勤王师倍道趋阙，改隶刘光世，平济南寇李昱、池阳寇张遇。光世将先锋讨李成，德以百骑覘贼，至蔡州上蔡驿口桥，贼疑为诱骑，拥众欲西。德麾骑大呼曰：“王师大至矣！”贼骇遁，追杀甚众。成奔新息，收散卒复战。贼见光世张盖行陈，不介胄，知为主帅，并兵围之。德突围拥光世还军，遂袭败李成。授武略大夫。

三年春，迁前军统领，屯天长。金人攻扬州，西军多溃，德趋宣化。会叛将张昱、张彦围和州，太守张绩求援于德，德兵傅城下，贼不意其至，大溃。迟明接战，斩昱，俘其兵骑万数，济自采石。

光世方谋讨苗、刘之逆，迎至建康，谓德曰：“江都之扰，诸军不窜则盗。公可仗义夜涉大江，徇国急变。”遂以军属光世。会苗、刘走闽中，诏德追击，隶韩世忠。德欲自致功名，而世忠必欲德为之使，遣亲将陈彦章邀德于信州。彦章拔佩刀

击德，德杀彦章，尸诸市。德至浦城，斩苗瑀，擒马柔吉送行在。世忠讼其擅杀，下台狱，侍御史赵鼎按德当死，帝命特原之，编管郴州。

时光世屯九江，得杨惟忠所失空头黄敕，即以便宜复德前军统制，遣平信州妖贼王念经。行次饶州，会贼刘文舜围城，德引兵赴之，文舜请降。德纳而诛之，自余不戮一人。谓诸校曰：“念经闻吾宿留，必不为备。”倍道而趋，一鼓擒之，献俘于朝。诏还旧秩，加武显大夫、荣州刺史。

四年，光世镇京口，以德为都统制。金兵复南，光世将退保丹阳，德请以死捍江，诸将恃以自强。分军扼险，渡江袭金人，收真、扬数郡。既而又遇敌于扬州北，有被重铠突阵者，德驰叱之；重铠者直前刺德，德挥刀迎之，即堕马。众褫骇，因麾骑乘之，所杀万计。

绍兴元年，平秀州水贼邵青。初，德与战于崇明沙，亲执旗麾兵拔栅以入，青军大溃。他日，余党复索战，谍言将用火牛，德笑曰：“是古法也，可一不可再，今不知变，此成擒耳。”先命合军持满，陈始交，万矢齐发，牛皆返奔，贼众歼焉。青自缚请命，德献俘行在。帝召见便殿问劳，褒赏特异。迁中亮大夫、同州观察使。

三年，光世宣抚江、淮，当移屯建康，命韩世忠代之。德从数十骑自京口逆世忠，度将及麾下，徒步立道左，抗言曰：“擅杀陈彦章，王德迎马头请死。”世忠下马握其手曰：“知公好汉，乡来纤介不足置怀。”乃设酒尽欢而别。是冬，知巩州、熙河兰廓路兵马钤辖。

明年春，知兰州，徙屯池阳及当涂，为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。金兵掠江北，破滁州。德越江袭夺之，追至桑根，擒女真万户卢亨一人，千户十余人。五年，改环庆副总管。

六年冬，刘豫遣麟、猊驱乡兵三十万，分东西道入寇，中外甚恐，议欲为保江计。殿帅杨沂中、统制张宗颜、田师中及德等分兵御之，大败猊兵于藕塘，猊挺身走；麟在顺昌闻之，亦拔砦遁。德追至寿春，弗及，获其粮舟四百艘。第功，除武康军承宣使，真拜相州观察使。

七年，改熙河兰廓路副总管、行营左护军都统制，驻师合肥。会光世罢宣抚，诏德尽护其众，以郚琼副之。琼与德故等夷，耻屈其下，率众叛从刘豫。八年，命隶张俊，名其军曰“锐胜”。

十年，解颍昌围，俊檄德就取宿州。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，与敌游骑遇，遂入城，偃旗卧鼓，骑引去。因潜师宿州，夜半，薄贼营。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，伪守马秦、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。德策马先济，步骑从之。遥谓贼曰：“吾与金人大小百战，虽名王贵酋，莫不糜碎，尔何为者。”贼遂投兵降。马秦、耶律温驰入，闭门城守。德至，呼秦谕以逆顺，乃自缢而下。德叱其子顺先登，秦率温降，遣诣行在。德乘胜趋亳州，俊会于城父。时叛将郚琼屯亳，闻德至，谓三路都统制曰：“夜叉未易当也。”遂遁。德入亳州，白俊曰：“今兵威已振，请乘破竹之势，进取东都。”俊难之，乃班师。策功第一，拜兴宁军承宣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再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，封陇西郡侯。

十一年，金人自合肥入侵，游骑及江。俊议分军守南岸，德曰：“淮者，江之蔽也，弃淮不守，是谓唇亡齿寒也。敌数千里远来，饷道决不继，及其未济急击之，可以夺气；若迟之，使稍安，则淮非吾有矣。”俊犹豫未许。德请益坚，曰：“愿父子先越江，俟和州下，然后宣抚北渡。”俊乃许德即渡采石，俊督军继之。宿江中，德曰：“明旦，当会食历阳。”已而夜

拔和州，晨迎俊入。敌退保昭关，又击走之，追至柘皋，与金人夹河而军。

诸将帅皆集，惟张俊后至，统制田师中欲待之，德怒曰：“事当机会，复何待！”径上马。兀术以铁骑十余万夹道而阵，德曰：“贼右阵坚，我当先击之。”麾军渡桥，首犯其锋。一酋被甲跃马始出，德引弓一发而毙；乘胜大呼，令万兵持长斧，如墙而进。敌大败，退屯紫金山，德复尾击之。刘锜谓德曰：“昔闻公威略如神，今果见之，请以兄礼事。”召拜清远军节度使、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历浙东福建总管、荆南副都统制。二十五年，卒，赠检校少保，再赠少傅。二子琪、顺，亦以骁勇闻。

王彦，字子才，上党人。性豪纵，喜读韬略。父奇之，使诣京师，隶弓马子弟所。徽宗临轩阅试，补下班祗应，为清河尉。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夏国，有战功。

金人攻汴京，彦慨然弃家赴阙，求自试讨贼。时张所为河北招抚使，异其才，擢为都统制。使率裨将张翼、白安民、岳飞等十一将，部七千人渡河，与金人战。败之，复卫州新乡县，传檄诸郡。

金人以为大军至，率数万众薄彦垒，围之数匝。彦以众寡不敌，溃围出。诸将散归，彦独保共城西山，遣腹心结两河豪杰，图再举。金人购求彦急，彦虑变，夜寝屡迁。其部曲觉之，相率刺面，作“赤心报国，誓杀金贼”八字，以示无他意。彦益感励，抚爱士卒，与同甘苦。未几，两河响应，忠义民兵首领傅选、孟德、刘泽、焦文通等皆附之，众十余万，绵亘数百里，皆受彦约束。金人患之，召其首领，俾以大兵破彦垒。首领跪而泣曰：“王都统砦坚如铁石，未易图也。”金人乃间遣劲骑挠彦粮道，彦勒兵待之，斩获甚众。益治兵，刻日大举，

告期于东京留守宗泽。

泽召彦会议，乃将兵万余渡河，金人以重兵袭其后而不敢击。既至汴京，泽大喜，令彦宿兵近甸，以卫根本。彦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，量带亲兵趋行在。时已遣宇文虚中为祈请使议和。彦见黄潜善、汪伯彦，力陈两河忠义延颈以望王师，愿因人心，大举北伐。言辞愤激，大忤时相意，遂降旨免对，以彦为武翼郎、阁门宣赞舍人，差充御营平寇统领。时范琼为平寇前将军，彦知琼有逆节，称疾不就，乞致仕，许之。

知枢密院事张浚宣抚川、陕，奏彦为前军统制。浚与金酋娄宿相持于富平，欲大举，初至汉中，会诸将议，彦独以为不可，曰：“陕西兵将上下之情，皆未相通，若少不利，则五路俱失。不若且屯利、阆、兴、洋，以固根本，敌入境，则檄五路兵来援，万一不捷，未大失也。”浚幕府不然其言。彦即请为利路钤辖，俄改金均房州安抚使、知金州。

时中原盗贼蜂起，加以饥馑，无所资食；惟蜀富饶，巨盗往往窥觊。桑仲既陷淮安、襄阳，乘势西向，均、房失守，直捣金州白土关，众号三十万。仲，彦旧部曲也，以申牍请于彦曰：“仲于公无敢犯，愿假道入蜀就食耳。”彦乃遣统领官门立为先锋击之。贼锐甚，立战死。将士失色，或请避之。彦叱曰：“枢相张公方有事关陕，若仲越金而至梁、洋，则腹背受敌，大事去矣。敢言避者斩！”即勒兵趋长沙平，阻水据山，设伏以待。贼见官军少，蚁附搏战。彦执帜一麾，士殊死斗，贼败走。彦休士进击，追奔至白碛，复房州。

绍兴元年九月，权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，扰京西，遂攻金州诸关。贼众皆河朔人，骁果善战，彦与战不利，关陷。彦退屯秦郊，令将士尽伏山谷间，焚秦郊积聚，伪若遁者。秦郊距郡城二十里，路坦夷，彦募敢死士易麾帜，设奇以待。阅再

宿，贼至秦郊，官军逆战，大败之，追袭至秦岭，遂复乾祐县以归。忠走降刘豫。

初，桑仲既败还襄阳，乃鸠集散亡陷邓州，凶焰复炽。南攻德安，西据均阳，分众三道：一攻住口关，一出马郎岭，一捣洵阳，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。彦曰：“仲以我寡彼众，故分三道以离吾势，法当先破其坚，则脆者自走。”遣副将焦文通御住口，自以亲兵营马郎。相持一月，大战六日，贼大败，仲为其下所杀。又有王辟、董贵、祁守中阻兵窥蜀，势虽不及桑仲，然小者犹不减数万，彦悉讨平之。

是冬，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以数千骑掠白石镇，彦与关师古并兵御之，贼大败，获振，复秦州。张浚承制以彦节制商、虢、陕、华州军马。

三年正月，兀术入侵，浚召彦与吴玠、刘子羽会于兴元。撒离曷自上津疾驰，不一日至洵阳。统制官郭进死之，彦退保石泉县。金人入金、均，彦趋西乡。二月，金人攻饶风关，彦与吴玠御之，不能却，关破，彦收余兵奔达州。五月，彦遣兵至汉阴县，与刘豫将周贵战，大败之，复金州。浚承制进彦保康军承宣使兼宣抚司参议，彦不受。

五年四月，差知荆南府，充归、峡、荆门公安军安抚使。彦因荆南旷土措置屯田，自蜀买牛千七百头，授官兵耕，营田八百五十顷，分给将士有差。六年二月，知襄阳府、京西南路安抚使，彦以岳飞嫌辞。浚奏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、督府参谋军事。

六月，以八字军万人赴行在。至镇江，闻母丧，上疏乞解官，不许。诏免丧服，趣入对，遂以为浙西、淮东沿海制置副使，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。七年正月，彦因遣将捕亡者于解潜军中，军士交斗于市，言者论其军政不肃，贬秩二等。彦不自

安，乞终余服。二月，复洪州观察使、知邵州。彦入辞，帝抚劳甚厚，曰：“以卿能牧民，故付卿便郡，行即召矣。”九年，卒于官，年五十。

彦称名将，当建炎初，屡破大敌，威声振河朔。时方挠于和议，遽召之还，又夺其兵柄而使之治郡，士议惜之。彦事亲孝，居官廉，子弟有战功，不与推赏。将死，召其弟侄，以家财均给之。

魏胜，字彦威，淮阳军宿迁县人。多智勇，善骑射，应募为弓箭手，徙居山阳。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人将南侵，聚刍粮，造器械，籍诸路民为兵。胜跃曰：“此其时也。”聚义士三百，北渡淮，取涟水军，宣布朝廷德意，不杀一人，涟水民翕然以听。

遂取海州。郡守渤海高文富闻胜起，遣兵来捕胜。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，与金兵遇，胜迎击走之，追至城下。众惊传水陆悉有兵，城中大恐，文富闭门守，驱民上城御之。胜令城外多张旗帜，举烟火为疑兵；又遣人向诸城门，谕以金人弃信背盟，无名兴师，本朝宽大爱民之意。城上民闻之，即开门，胜遣勇锐者登城楼，余自门入，莫有御者。独文富与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，胜整军与安仁父子战谯门内，杀安仁及州兵千余，擒文富，民皆按堵。

胜权知州事，遣人谕胸山、怀仁、沐阳、东海诸县，皆定。乃蠲租锐，释罪囚，发仓库，犒战士；分忠义士为五军，纪律明肃，部分如宿将。胜自兼都统制，益募忠义以图收复，远近闻之响应，旬日，得兵数千。即具其事报境上帅守，冀给军装器甲。时帅守虽知金人将渝盟，未有发其端者，莫敢以闻。

左军统制董成谋出西北取沂州，胜先遣间还，知金兵数万至沂，以我军器甲未备，戒成勿动。成不从胜，率所部千余人

直入沂州巷战，杀其守及军士三千余，众悉降，得器甲数万。金人生兵复集，竞登屋掷瓦击之，成军几败。胜欲斩成，以其骁勇，释之。

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镇国以兵万余取海州，抵州北二十里新桥。胜帅兵出迎之，设伏于隘，阵以待。众殊死战，伏发，贼大败，杀镇国，馘千人，降三百人，军声益振。山东之民咸欲来附，胜传檄招谕，结集以待王师之至。

沂民壁苍山者数十万，金人围之，久不下，砦首滕{曰狄}告急于胜。胜提兵往救之，阵于山下。金人多伏兵，胜兵遇伏，皆赴砦。金人袭之，胜单骑而殿，以大刀奋击。金人望见胜，知其为将也，以五百骑围之数重。胜驰突四击，金阵开复阖。战移时，身被数十枪，冒刃突围。金兵追之，马中矢踣，步而入砦，无敢当者。金人又急攻，绝其水，砦中食干糒，杀牛马饮血，胜默祷而雨骤作。

金人攻益急，周山为营，胜度其必复攻海州，因间出砦越城中。金人果解苍山围，自新桥抵城下，胜出战皆捷。金分兵四面攻之，胜募士登城以御，矢石如雨者七日，金兵死伤多，遁去。胜尝出战，矢中鼻贯齿，不能食，犹亲御战。

胜起义久，朝廷尚未知。沿海制置使李宝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觐敌，至州，始遣忠义将朱震、褚道诣行在，白胜姓名于执政，始知胜之功焉。

金主亮举兵渡淮，虑胜睨其后，分军数万来攻。会李宝帅舟师往胶西，破金人舟舰，胜遣人邀之，同击金人于新桥，大败之。金兵未退，宝知金舟将遁，复以兵登舟备海道。金主初命造海舰，欲分军入苏、杭，悉以中原民操舟楫。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语，俟王师至即背之。及宝舟入岛中，适北风劲，舟不进。有顷反风，金人舣舟于岸，操舟者望见宝舟，谬云此金国

兵也，俾皆入舟中。舟忽至，金人不知，宝纵火焚其舟。舟以赤油绢为帆，风顺火炽，操舟者皆登岸走。金兵在舟中者，坐以待缚，载之槛车，悉获其舟。

宝既捷，胜亦还州为捍御计。金兵至，营于城北砂巷，列阵将攻关门，先遣人说胜使降。胜开门出谕之曰：“汝主叛盟失信，无故兴兵，我朝以仁义之师，来复旧疆，汝主渡淮必败。尔等宜早来归，必获爵赏。”时金兵已逼关，胜登关门张乐饮酒，犒军士，令固守勿出战。金兵攻之逾时，乃少遣士出，凭险隘击之。金人知不可攻，率军转而渡河，袭关后。胜敛兵入城，金兵追将及，胜独乘马逐之，叱曰：“魏胜在此！”闻之皆辟易，士卒后入者不复敢追。

胜军已入城，金兵径趋城东，欲过砂堰环城为营。胜先已据堰备之，金军不得过，拒战竟日，终不能近。有新募士守河者，不知兵，金兵遽过河，胜恐绝河路，亟收军入城。金兵追至东门外黄土坂，胜单骑逐之，大叱之，金兵五百皆望风退。胜又追十数里，士得入城；有不得入者，由城南入西门。金兵复自西南来袭，胜从后叱之，金兵骇散，手杀数人。奏功授阁门祗候，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。遣其子昌同峒嵒山首领张荣，持旗榜往结山东忠义。

金兵自新桥、关子门、砂堰之败，杀伤者众。一日黎明，乘昏雾，四面薄城急攻。胜激励士卒，竭力捍御，矢石交下。城上镕金液，投火牛。金兵不能前，多死伤，乃拔砦走。距海州为长垣，包州城于中，使不能出。及亮死，乃解去。

胜善用大刀，能左右射，旗揭曰“山东魏胜”，金人望见即退走。胜为旗十数，书其姓名，密付诸将，遇鏖战即揭之，金兵悉避走。初，胜起义时，无州郡粮饷之给，无府库仓廩之储。胜经画市易，课酒榷盐，劝茱豪右。环海州度视敌兵攻取

处，筑城浚隍，塞关隘，在军，未尝一日懈弛，恒如寇至。方纠集远迩，犒劳士卒，期约有日，会金主亮被弑，金兵北归，王师亦南还矣。

初，亮闻胜在海州，知不可取，曰：“少须，他时取之易耳。”亮既殒，胜益得自治军旅，人皆精锐。获金谍者，犒以酒食，厚赂遣还。有自北方来归者，与之同卧起，共饮食，示以不疑；周其窳贫，使之感激。自是山东、河北归附者众，得金人虚实，悉以上闻。又第其忠义士功能，假授官资，因李宝转达于朝，悉如所请。

金人遣山东路都统、总管以兵十万攻海州。时宝帅海舟水陆并进，抵城北砂巷，胜率众合宝军大破之，斩首不可计，堰水为之不流，余悉奔溃。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，至新桥，又破之，尽获其鞍马器甲。宝亦驻海州，为进取计。

金人复遣五斤太师发诸路兵二十余万来攻海州，先遣一军自州西南断胜军饷道。胜驿勇悍士三千余骑，拒于石阡堰，金军不能进。逮夜始还，留千人备险隘。金兵十万来夺，胜率众鏖战，杀数千人，余皆遁去，下令守险勿追。报宝，宝以防海道，登舟，不复发兵。金兵盛集，胜力拒之，自旦至暮，金兵不能夺。胜令步卒整队前行，自为殿。

时百姓以宝既登舟，惧金兵大至，皆欲入城，统制郭蔚闭城门不纳。人民牛马蔽野，呼号动地，城中亦惧。胜入城，谕以贼势退怯之状，固守可保无虞，乃开门尽纳之。居无何，金兵环城围数重，胜与郭蔚分兵备御，偃旗仆鼓，寂若无人。金军惊疑，数日不敢攻，已乃植云梯，置炮石，四面合围，负土填壕。胜俟其近城，鸣鼓张旗，矢石俱发，继以火牛、金液，凡三昼夜，金兵竟不能近。于是罢攻，修营垒，绝河道，谋为固守。胜俟其不备掩击，或独出扰之，使不得休息。又间夜发

兵劫其营，或焚其攻具。

既而金人并力急攻，胜告急于李宝。宝以闻，还报城中，已命张子盖率兵来解围。金人亦知子盖军且至，已有退意。顷之，子盖先帅骑兵至，胜出与子盖议战事，且促其步卒。胜出军城北砂巷，与金军大战，斩首不可计，追数十里，余兵皆遁。胜与子盖议进讨，子盖曰：“受诏解围，不知其他。”遂率军还。城中疑惧，欲随王师出，胜亲邀于道而谕之，至涟水军，与偕还。

时都督张浚在建康，招胜，询以军务。转阁门宣赞舍人，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札御前前军统制，仍知海州。胜还。

隆兴元年，诏以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，督府亦遣贾和仲充山东、河北路招抚使，节制本路军马，海州驻札。和仲忌胜，阴诱忠义军使不安。胜与辨是非，和仲又谗胜于都督，惑之。呼胜至镇江计事，罢其职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、都督府统制，建康府驻札。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诬，罢之，复胜旧职，仍遣镇江御前后军屯海州，代前军还镇江。

胜既还海州，镇抚一方，民安其政。改忠州刺史。海州城西南枕孤山，敌至，登山瞰城中，虚实立见，故西南受敌最剧。胜筑重城，围山在内，寇至则先据之，不能害。

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，炮车数十两，车上为兽面木牌，大枪数十，垂毡幕软牌，每车用二人推毂，可蔽五十人。行则载辘重器甲，止则为营，挂搭如城垒，人马不能近；遇敌又可以御箭簇。列阵则如意车在外，以旗蔽障，弩车当阵门，其上置床子弩，矢大如凿，一矢能射数人，发三矢可数百步。炮车在阵中，施火石炮，亦二百步。两阵相近，则阵间发弓箭箭炮，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，交阵则出骑兵，两响掩击，得捷拔阵

追袭，少却则入阵间稍憩。士卒不疲，进退俱利。伺便出击，虑有拒遏，预为解脱计，夜习不使人见。以其制上于朝，诏诸军遵其式造焉。

二年，以议和撤海州戍，命胜知楚州，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。诏胜同淮东路安抚使刘宝、知高邮军刘敏措置盱眙军、楚州一带，胜专一措置清河口。时和议尚未决，金兵乘其懈，以舟载器甲糗粮自清河出，欲侵边。胜觐知之，身帅忠义士拒于清河口。金兵诈称欲运粮往泗州，由清河口入淮。胜知其谋，欲御之，都统制刘宝以方议和，不许。金骑轶境，胜率诸军拒于淮阳，自卯至申，胜负未决。金军增生兵来，胜与之力战，又遣人告急于宝。宝在楚州，相距四十里，坚谓方讲和，决无战事，迄不发一兵。胜矢尽，救不至，犹依土阜为阵，谓士卒曰：“我当死此，得脱者归报天子。”乃令步卒居前，骑为殿，至淮阴东十八里，中矢，坠马死，年四十五。

事闻，赠保宁军节度使，谥忠壮。时淮南未平，诏于镇江府江口镇立庙，赐号褒忠，仍俟事定更祠于战没处。且令有司刻木以斂，葬于镇江。官其二子，郊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，昌承信郎。赐银千两，绢千匹，宅一区，田百顷。其后使者过淮东，始得其详，还言于朝。以刘宝不出救兵，削两镇节钺，没入家赀，贬琼州死。胜所纠集忠义，有为贾和仲诱隶别屯及撤戍隔绝者，尚五千余人，入京口屯驻前军。

郊，添差扬州兵马钤辖。淳熙十五年，孝宗语枢臣曰：“魏胜之子，当与优异。”又曰：“人材须用而后见，使魏胜不因边衅，何以见其才？”诏郊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

张宪，飞爱将也。飞破曹成，宪与徐庆、王贵招降其党二万。有郝政率众走沅州，首被白布，为成报仇，号“白巾贼”，宪一鼓擒之。

飞遣宪复随州，敌将王嵩不战而遁。进兵邓州，距城三十里，遇贼兵数万迎战。与王万、董先各出骑突击，贼众大溃，遂复邓州。

十年，金人渝盟入侵，宪战颖昌、战陈州皆大捷，复其城。兀术顿兵十二万于临颖县，杨再兴与战，死之。宪继至，破其溃兵八千，兀术夜遁。宪将徐庆、李山复捷于临颖东北，破其众六千，获马百匹，追奔十五里，中原大震。

会秦桧主和，命飞班师，宪亦还。未几，桧与张俊谋杀飞，密诱飞部曲，以能告飞事者，宠以优赏，卒无人应。闻飞尝欲斩王贵，又杖之，诱贵告飞。贵不肯，曰：“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，苟以为怨，将不胜其怨。”桧、俊不能屈，俊劫贵以私事，贵惧而从。时又有王俊者，善告讐，号“雕儿”，以奸贪屡为宪所裁。桧使人谕之，俊辄从。

桧、俊谋以宪、贵、俊皆飞将，使其徒自相攻发，因及飞父子，庶主上不疑。俊自为状付王俊，妄言宪谋还飞兵，令告王贵，使贵执宪。宪未至，俊预为狱以待之。属吏王应求白张俊，以为密院无推勘法。俊不听，亲行鞫炼，使宪自诬，谓得云书，命宪营还兵计。宪被掠无全肤，竟不伏。俊手自具狱成，告桧械宪至行在，下大理寺。

桧奏召飞父子证宪事。帝曰：“刑所以止乱，勿妄追证，动摇人心。”桧矫诏召飞父子至。万俟卨诬飞使于鹏、孙革致书宪、贵，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，云与宪书规还飞军。其书皆无有，乃妄称宪、贵已焚之矣，但以众证具狱。语在飞《传》。宪坐死，籍家赀。绍兴三十二年，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閩州观察使，赠宁远军承宣使，录其家。

杨再兴，贼曹成将也。绍兴二年，岳飞破成，入莫邪关。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，以所虏妇人佐酒。再兴率众直入其营，

官军却，杀顺夫，又杀飞弟翻。成败，再兴走跃入涧，张宪欲杀之，再兴曰：“愿执我见岳公。”遂受缚。飞见再兴，奇其貌，释之，曰：“吾不汝杀，汝当以忠义报国。”再兴拜谢。

飞屯襄阳以图中原，遣再兴至西京长水县之业阳，杀孙都统及统制满在，斩五百余人，俘将吏百人，余党奔溃。明日，再战于孙洪涧，破其众二千，复长水，得粮二万石以给军民，尽复西京险要。又得伪齐所留马万匹，刍粟数十万。中原响应。复至蔡州，焚贼粮。

飞败金人于郾城，兀术怒，合龙虎大王、盖天大王及韩常兵逼之。飞遣子云当敌，鏖战数十合，敌不支。再兴以单骑入其军，擒兀术不获，手杀数百人而还。兀术愤甚，并力复来，顿兵十二万于临颖。再兴以三百骑遇敌于小商桥，骤与之战，杀二千余人，及万户撒八孛堇、千户百人。再兴战死，后获其尸，焚之，得箭镞二升。

牛皋，字伯远，汝州鲁山人。初为射士，金人入侵，皋聚众与战，屡胜，西道总管翟兴表补保义郎。杜充留守东京，皋讨剧贼杨进于鲁山，三战三捷，贼党奔溃。累迁荣州刺史、中军统领。金人再攻京西，皋十余战皆捷。加果州团练使。京城留守上官悟辟为同统制兼京西南路提点刑狱。金人攻江西者，自荆门北归，皋潜军于宝丰之宋村，击败之。转和州防御使，充五军都统制。又与孛堇战鲁山邓家桥，败之。转西道招抚使。伪齐乞师于金入寇，皋设伏要地，自屯丹霞以待。敌兵悉众来，伏发，俘其酋豪郑务儿。迁安州观察使，寻除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、知蔡州。遇敌战辄胜，加亲卫大夫。

会岳飞制置江西、湖北，将由襄、汉规中原，命皋隶飞军。飞喜甚，即辟为唐邓襄郢州安抚使，寻改神武后军中部统领。伪齐使李成合金人入寇，破襄阳六郡。敌将王嵩在随州，飞遣

皋行，裹三日粮。粮未尽，城已拔，执嵩斩之，得卒五千，遂复随州。李成在襄阳，飞遣皋以骑兵击破之，复襄阳。

金人攻淮西，飞遣皋渡江，自提兵与皋会。时伪齐驱甲骑五千薄庐州，皋遥谓金将曰：“牛皋在此，尔辈胡为见犯？”众皆愕然，不战而溃。飞谓皋曰：“必追之，去而复来，无益也。”皋追击三十余里，金人相践及杀死者相半，斩其副都统及千户五人，百户数十人，军声大振。

庐州平，进中侍大夫。从平杨么，破之。么技穷，举钟子仪投于水，继乃自仆。皋投水擒么，飞斩首函送都督行府。除武泰军承宣使，改行营护圣中军统制，寻充湖北、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，加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金人渝盟，飞命皋出师战汴、许间，以功最，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成德军承宣使，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。宣抚司罢，改鄂州驻扎御前左军统制，升真定府路马步军副统总管，转宁国军承宣使、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。

绍兴十七年上巳日，都统制田师中大会诸将，皋遇毒，亟归，语所亲曰：“皋年六十一，官至侍从，幸不啻足。所恨南北通和，不以马革裹尸，顾死牖下耳。”明日卒。或言秦桧使师中毒皋云。

初，桧主和，未几，金渝盟入侵，帝手札赐飞从便措置。飞乃命皋及王贵、董先、杨再兴、孟邦杰、李宝等经略东西京、汝、郑、颍、陈、曹、光、蔡诸郡；又遣梁兴渡河，纠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。未几，李宝捷于曹州，捷于宛亭，捷于渤海庙；董先、姚政捷于颍昌；刘政捷于中牟。张宪复颍昌、淮宁府；王贵之将杨成复郑州；张应、韩清复西京。皋及傅选捷于京西，捷于黄河上。孟邦杰复永安军，其将杨遇复南城军，又与刘政捷于西京。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赵云、李进、董

荣、牛显、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，又捷于沁水，追至孟州之邵原，金张太保、成太保等以所部降，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济源。乔握坚等复赵州；李兴捷于河南府，捷于永安军；梁兴在河北取怀、卫二州，大破兀术军，断山东、河北金帛马纲之路，金人大扰。未几，岳飞还朝，下狱死，世以为恨云。

胡闳休，字良(弓弓文)，开封人。宣和初，入太学。时方讳兵，闳休著《兵书》二卷。靖康初，创知兵科，闳休应试，中优等，补承信郎。

金人围城，闳休分地而守。二帝诣金营，闳休欲结义士劫之，何 禁止之。二帝北迁，范琼散勤王师，闳休曰：“勤王师可进不可退。”檄令随军而无靖康年号，闳休得之泣下，怀檄而走，从辛道宗勤王。南渡，以忠义进两官。湖湘盗起，或曰招之便，或曰讨之便，闳休作《致寇》、《御寇》二篇，言天地之气，先春后秋，招之不伏则讨之。于是以岳飞为招讨使，飞辟闳休为主管机宜文字。以诛钟子仪功，进成忠郎。

飞被诬死，闳休发愤杜门，佯疾十年，卒。有《勤王忠义集》藏于家。孙照，德安太守。

论曰：王德素有威略，蚤隶刘光世，审其不可恃；晚从张俊，竟以功名显，其知所择哉。王彦弃家赴国，累破坚敌，威振河朔；晚夺兵柄，使之治郡，用违其材，惜矣。魏胜崛起，无甲兵粮饷之资，提数千乌合之众，抗金人数十万之师，卒完一州，名震当时，壮哉！然见忌于诸将，无援而战死，亦可惜矣。张宪等五人皆岳飞部将，为敌所畏，亦一时之杰也；然或以战没，或以愤卒，而宪以不证飞狱冤死，悲夫！

列传第一百二十八

张俊 从子子盖 张宗颜 刘光世 王渊 解元 曲端

张俊，字伯英，凤翔府成纪人。好骑射，负才气。起于诸盗，年十六，为三阳弓箭手。政和七年，从讨南蛮，转都指挥使。宣和初，从攻夏人仁多泉，始授承信郎。平郢州贼李太及河朔、山东武胡群寇，功最，进武德郎。

靖康元年，以守东明县功，转武功大夫。金人攻太原，城守，命制置副使种师中往援，屯榆次。金人以数万骑压之。俊时为队将，进击，杀伤甚众，获马千匹，请乘胜要战。师中以日不利，急令退保。金人谋俊计不行，悉兵合围，攻益急。榆次破，师中死之。俊与所部数百人突围而出，且行且战，至乌河川，再与敌遇，斩五百级。

金人围汴京，高宗时为兵马大元帅，俊勒兵从信德守臣梁扬祖勤王。高宗见俊英伟，擢元帅府后军统制，累功转荣州刺史。建炎元年正月，从高宗至东平府。时剧贼李昱据兖州，命俊为都统制讨之。与数骑突围挠战，诸军争奋，贼遂殄。进桂州团练使，寻加贵州防御使。

中书舍人张澂，自汴京赉蜡诏，命高宗以兵付副帅还京，高宗问大计，俊曰：“此金人诈谋尔。今大王居外，此天授，岂可徒往？”因请进兵，高宗许之，遂如济州。

开启乾龙节，迫夜，有告高宗，欲俟元帅谒香劫以叛。群议集诸军屯备，俊曰：“元帅不出，奸谋自破。”遂徙州治。

贼术穷，黎明，引军北遁，俊勒兵追杀之。进徐州观察使。

高宗以俊忠劳日积，迁拱卫大夫。既而汴京破，二帝北迁，人心皇皇，俊恳辞劝进，高宗涕泣不许。俊曰：“大王皇帝亲弟，人心所归，当天下汹汹，不早正大位，无以称人望。”且白耿南仲奏之，表三上。高宗发济州，俊便道扈行。至应天府，高宗始即位。初置御营司，以俊为御营前军统制，遣还京迎隆祐太后。权秦凤兵马钤辖。寻奉太后及六宫以归，除带御器械。

时江、淮群盗蜂起，俊讨杜用于淮宁，赵万、郭青于镇江，陈通于杭州，蒋和尚等于兰溪，皆平之。落阶官，除正任观察使。二年，升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，寻破秀州贼数万，缚徐明斩之。进武宁军承宣使。

帝如扬州，召诸将议恢复，俊曰：“今敌势方张，宜且南渡，据江为险；练兵政，安人心，俟国势定，大举未晚。”俊又请移左藏库于镇江。既而敌掩至，已逼近甸，俊亟奏饬甲乘，从帝如临安。

苗傅、刘正彦反，俊时屯兵吴江县。傅等矫诏加俊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以三百人赴秦凤，命他将领余兵。俊知其伪，拒不受。三军汹汹，俊谕之曰：“当诣张侍郎求决。”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。张浚语俊以傅等欲危社稷，泣数行下，俊大恟。浚谕以决策起兵问罪，俊泣拜，且曰：“此须侍郎济以机术，毋惊动乘舆。吕颐浩至，俊见之，亦涕泣曰：“今日惟以一死报国。”刘光世以所部至，俊释旧憾。韩世忠来自海上，俊借一军与之俱。世忠为前军，俊以精兵翼之，光世次之。战于临平，傅等兵败，开城以出。世忠、俊、光世入城，见于内殿，帝嘉劳久之，拜镇西军节度使、御前右军都统制，寻为浙东制置使。

金人分兵深入，渡江攻浙，杜充弃建康，韩世忠自镇江退

保江阴。帝如明州，俊自越州引兵至。兀术攻临安，帝御楼船如温州，留俊于明州以拒敌。帝赐亲札曰：“朕非卿，则倡义谁先；卿舍朕，则前功俱废。宜戮力共扞敌兵，一战成功，当封王爵。”癸卯除夕，金兵至城下，俊使统制刘宝与战，兵少却，其将党用、丘横死之，于是统制杨沂中、田师中、统领赵密皆殊死战。沂中舍舟登岸力战，殿帅李质以班直来助，守臣刘洪道率州兵射其旁，大破之，杀数千人。金呼人至砦计事，俊令小校往。金人与语，欲如越州请降，俊拒之。戒将士毋骄惰，虑敌必再至，下令清野，多以轻舟伏弩，闭关自守。

四年正旦，忽西风起，金人乘之，果复攻明州。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，遣兵掩击，杀伤大当。金人奔北，死于江者无数，夜拔砦去，屯余姚，且请济师于兀术。后七日，敌再至，俊引兵趋入台州，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。

未几，江浙群盗蜂起，授俊两浙西路、江南东路制置使，以所部招收群盗，命后军统制陈思恭隶之，且令两浙宣抚使周望以兵属俊，刘光世、韩世忠之外，诸将皆受节度。六月，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，俊即本军为神武右军都统制，除检校少保、定江昭庆军节度使。十月，浙西群盗悉平，改江南招讨使。

绍兴元年，帝至会稽。时金人残乱之余，孔彦舟据武陵，张用据襄汉；李成尤悍，强据江、淮、湖湘十余州，连兵数万，有席卷东南意，多造符讖蛊惑中外，围江州久未解，时方患之。范宗尹请遣将致讨，俊慨然请行，遂改江、淮路招讨使。

成党马进在筠州。豫章介江、筠之间，俊闻命就道，急趋豫章，且曰：“我已得洪州，破贼决矣。”乃敛兵，若无人者，金鼓不动，令将士登城者斩。居月余，进以大书牒来索战，俊以细书状报之，贼以俊为怯。俊谍知贼怠，乃议战。岳飞为先锋，杨沂中由上流径绝生米渡，出贼不意，追奔七十里，至筠

州。贼背筠河而阵，俊用杨沂中计，亲以步兵当其前，精骑数千授沂中及陈思恭，俾从山后夹击，以午为期。俊与贼鏖战至午，精骑自山驰下，贼骇乱退走，大败。

既复筠州、临江军，捷奏，帝赐御笔，谓：“宜乘贼势已衰，当官军已振，驱除剿戮，速收全功。”俊未拜亲诏，已追至北奉新楼子庄。贼党商元据草山，挟险设伏，俊遣步兵从间道直趋山椒，杀伏夺险，乘胜追至江州。成势迫，绝江而遁，号俊为“张铁山”。复江州。已而兴国军等处群盗闻俊兵至，皆遁去。俊引兵渡江至黄梅县，亲与成战。成惩奉新失险之败，据石矢坡，凭山以木石投入。俊先遣游卒进退，若争险状以诳贼，俊亲冒矢石，帅众攻险，贼众数万俱溃，马进为追兵所杀，成北走降刘豫，诸郡悉平。拜太尉。

四年十月，金人与刘豫分道入侵。先是谍至，举朝震恐，或请他幸。俊谓赵鼎曰：“避将何之？惟向前进一步，庶可脱。当聚天下兵守平江，徐为计。”鼎曰：“公言避非策，是也；以天下兵守一州，非也。公但坚前议足矣。”遂以俊为两浙西路、江南东路宣抚使，屯建康。既而改淮西宣抚使。濒江相距逾月，敌不得入。俊遣张宗颜潜渡至六合，出其背。敌将引去，俊继遣王进曰：“敌既无留心，必径渡淮去，可速及其未济击之。”进往，敌果北渡，遂薄诸淮，大败之，获其酋程师回、张延寿以献。

五年，刘麟入寇，俊与杨沂中合兵拒于泗州。六年，改崇信、奉宁军节度使。刘麟兵十余万犯濠、寿，诏并以淮西属俊，杨存中亦听节制，与俊合兵拒敌。俊分遣存中与张宗颜、王珪、田师中等，自定远军次越家坊，遇刘猺左右军，击走之。俊率大军鼓行而前，至李家湾遇猺大兵，与战，杀获略尽，降者万余人，猺仅以身免。拜少保，加镇洮、崇信、奉宁军节度使。

帝曰：“卿议论持重，深达敌情；兼闻挽强之士数万，报国如此，朕复何虑。”又曰：“群臣谓朕待卿独厚，其仰体眷怀，益思勉励。”

七年，改淮南西路宣抚使，置司盱眙。俊与韩世忠入见，议移屯。秦桧奏：“臣尝语世忠、俊，陛下倚此二大将，譬如两虎，固当各守藩篱，使寇不敢近。”帝曰：“正如左右手，岂可一手不尽力邪？”命俊自盱眙屯庐州。八年，金人请寝兵，许之。赐俊“安民靖难功臣”，拜少傅。

九年冬，金复渝盟，再破河南，图顺昌府，命俊策应刘锜。俊督军渡江，金人引退。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、南两京分道来侵，抵亳州北渡河，俊收宿、亳诸军击之，尽复卫真、鹿邑等地，师还。十年，郟琼在亳州，俊以大军至城父，都统制王德用符离，乘胜趋亳与俊合。俊引军入城，金人弃城遁，父老列香花迎俊，遂复亳州，留统制宋超守之。俊引军还寿春，进少师，封济国公。

十一年二月，兀术入合肥，渐攻历阳，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见俊，请速出军。俊遣兵渡江，谕诸将曰：“先得和州者胜。”王德愿为诸军先，士鼓噪而行。敌已据之，德率众渡采石先登，俊宿中流。德抵城下，金人退屯昭关。后三日，复败金将韩常于含山。命关师古复巢县，遂复昭关。使左军统制赵密偃兵篁竹，出六丈河以分金势。张守忠以五百骑败金人于全椒。未几，敌断石梁以拒俊，俊疾作，力疾引众涉流登岸，追击之。王德与杨存中、刘锜会兵，败金人于柘皋。拜枢密使。俊知朝廷欲罢兵，首请纳所统兵。议赏宿、亳功，俊部将王德、田师中、刘宝、李横、马立、张灏六人同日首受上赏。

俊力赞和议，与秦桧意合，言无不从。荐士大夫监司、郡守者甚众，虽刘子羽自谪籍起家，亦俊力也。加太傅，封广国

公，寻进益国公。十二年十一月，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论之，罢为镇洮、宁武、奉宁军节度使，充醴泉观使。初，桧以俊助和议，德之，故尽罢诸将，以兵权付俊。岁余，俊无去意，故桧使邈攻之。寻进封清河郡王，奉朝请。

十三年，敕修甲第，遣中使就第赐宴，侑以教坊乐部。十六年，改镇静江、宁武、静海军。二十一年冬，帝幸其第，拜太师，以其侄清海军承宣使子盖为安德军节度使，其他子弟迁秩者十三人。

南渡后，俊握兵最早，屡立战功，与韩世忠、刘锜、岳飞并为名将，世称张、韩、刘、岳。然濠、寿之役，俊与锜有隙，独以杨沂中为腹心，故有濠梁之劫。岳飞冤狱，韩世忠救之，俊独助桧成其事，心术之殊也，远哉！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，然警敕之者不绝口。自淮西入见，则教其读《郭子仪传》；召入禁中，戒以毋与民争利，毋兴土木。

二十四年六月薨，年六十九。辍视朝三日，敛以一品服，帝临奠哭之恸。追封循王。子五人：子琦、子厚、子颜、子正、正子仁。

子盖字德高。父宏，应募从俊军河上。金人破开德府，宏战死。子盖初从韩世忠讨苗傅，补承信郎，累功迁武功郎。

绍兴六年，刘猷大举入寇，过定远县，将趋宣化窥淮，诏遣俊会刘光世军剿之。子盖从俊击猷于藕塘，授阁门宣赞舍人。明年，改昌州刺史、江南东路马步军都总管。十年，金人再取河南，以兴复宿、亳功，迁登州防御使兼宣抚司衙兵副统制。

十一年二月，兀术入庐州，攻含山县，渐攻历阳。俊遣兵渡江，子盖从王德驰入和州，金人退屯昭关。会刘锜自东关引兵出清溪邀击金人，俊遣子盖与锜会，大战于柘皋，败之，军势赫张。兀术复攻濠州，子盖又败之于周梁桥，除兴宁军承宣

使。和议成，改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。十三年，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两浙西路马步军都总管。帝幸俊第，授子盖安德军节度使。

三十二年春，金人攻海州急，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，即日渡江，驰至楚州。淮东漕臣龚涛谓之曰：“敌众十倍，兵力不支，宜张虚声攻淮阳，使之必救，则海州可解。”子盖曰：“彼若不救，将如之何？”乃亟趋涟水，取便道以进。次石湫堰，金人陈万骑于河东，子盖率精锐数千骑击之，谓麾下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利在速战。”遣统制张略阵，中流矢，子盖曰：“事急矣！”奋臂大呼，驰入阵，诸将继之殊死战。贼大败，拥溺石湫河死者半，围遂解。金人复整军来战，子盖再率精锐击之，获其车马、铠仗万计，退屯泗州。

孝宗即位，召对，赐鞍马、铠甲、束带，且令招集勇敢，相时而动。子盖受命还，招金大将萧鹞巴、耶律造哩将其众来降。寻以疾还镇江，授检校少保、淮东招抚使，未上，卒，年五十一。赠太尉，谥恭壮。

子盖从俊征讨藕塘、柘皋，虽多奏功，未能出诸将右，惟海州一捷可称云。

张宗颜，字希贤，延安人。父吉，为泾原将，解宣威城围，死之。宗颜以父恩补三班借职，监闾乡酒税，积官至泾原副将、权殿前司统辖。御营军统制张俊选为统领，从俊讨浙西寇。秀州军校徐明以城叛，宗颜夜袭其城，明遁。转忠州刺史，迁御前中军统制。

金人攻明州，宗颜破其前军。盗杨勍破松溪，命宗颜及李捧、陈思恭讨之。宗颜次浦城不进，勍又掠建州。宗颜趋南剑州，与勍遇，遂归。盗犹未平，谬言已击退。侍御史沈与求劾宗颜三将并出，不能平数千之溃卒，何以示敌。贬二秩。从俊

讨李成，与成将马进战玉隆观，败之。迁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、神武右军统制，改麟州观察使。

伪齐挟金人攻宣化镇，俊遣宗颜潜渡江，出其后袭之，不胜。俊庇之，以捷闻，遂加沂州防御使。继以兵袭击淮北，复迁崇信军承宣使、宣抚司前军统制。伪齐入寇，诏张俊解淮西急。督府张浚遣杨沂中与俊合，檄宗颜自泗州为后继。与猺遇于李家湾，大破之，横尸满野，猺仅以身遁。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武信军承宣使。

八年，知庐州，总帅事。敌数百骑抵城下，宗颜以骑百余御之，敌退。有至自淮北者，传金人言曰：“此张铁山弟也。”绍兴九年卒，年四十四。赠保静军节度使，谥壮敏。

刘光世，字平叔，保安军人，延庆次子。初以荫补三班奉职，累升鄜延路兵马都监、蕲州防御使。方腊反，延庆为宣抚司都统，遣光世自将一军趋衢、婺，出其不意破之。贼平，授耀州观察使，升鄜延路兵马钤辖。

时有事燕湫，光世从延庆取易州，授奉国军承宣使。金将郭药师降，除威武、奉宁军承宣使。延庆遣诸将捣虚趋燕，以光世为后继。光世不至，诸将失援而溃，降三官。

河北贼张迪掠浚州境，诏光世讨之。光世曰：“贼乌合，非有纪律，佯北以邀之，其乱可取也。”即麾骑退。贼竞进，光世引骑贯其中，贼大溃。复承宣使，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。

靖康元年，金兵攻汴京，夏人乘间寇杏子堡。堡有两山对峙，地险厄，光世据之，敌至败去。擢侍卫马军都虞候。金再攻汴京，光世入援，闻范致虚传檄诸路，议引兵会之。会有诏止勤王兵，光世以为宜速进，不可以诏示众。既而溃兵至，具言京城事。众惧，光世矫以蕃官来自汴京，谓二帝决围南去，众稍安，进屯陕府。致虚欲合五路兵进与金战，光世难之，别

道趋虢，遂至济州谒康王，命为五军都提举。

王即皇帝位，命为省视陵寝使，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、行在都巡检使。斩山东贼李昱，迁奉国军节度使。平镇江叛兵，改滁濠太平州、无为军、江宁府制置使。讨张遇于池州，遇望其阵曰：“官军不整，可破也。”时湖水涸，贼越湖出官军后，官军乱，光世几被执，王德救之得免。遇循江而上，光世整兵追至江州，断其后军破之。遇复东下，又追击于江宁。

二年，以功加检校少保，命讨李成。光世以王德为先锋，与成遇于上蔡驿口桥，败之。成收散卒再战，光世以儒服临军，成遥见白袍青盖，并兵围之，德溃围拔光世以出。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与之。士争奋，再战皆捷，成遁，执其谋主陶子思。加检校少傅。

帝在扬州，金骑掩至天长，光世迎敌，未至而军溃。帝仓卒渡江，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，屯镇江府，控扼江口。寻加检校太保、殿前都指挥使。

苗、刘为乱，素惮光世，迁光世为太尉、淮南制置使。张浚在平江，驰书谕以勤王，光世不从；吕颐浩遣使至镇江说之，乃引兵会于丹阳。兵进，光世以选卒为游击，仍分军殿后，遇苗翊、马柔吉军于临平，与韩世忠等破之。至行在，迁太尉、御营副使。光世遣王德助乔仲福追傅至崇安县，尽降其众，傅仅以身免。逆将范琼被执，张浚使光世抚定其众，又招贼靳赛降之。命光世为江东宣抚使，守太平及池州，受杜充节制。光世言受充节制有不可者六，帝怒，诏毋入光世殿门，光世始受命。

隆祐太后在南昌，议者谓金人自蕲、黄渡江，陆行二百里可至，命光世移屯江州为屏蔽。光世既至，日置酒高会。金人自黄州渡江，凡三日，无知之者。比金人至，遂遁，太后退保

虔州。冯楫贻书光世，言：“贼深入，最兵家之忌。进则距山，退则背江，百无一利，而敢如此横行者，以前无抗拒，后无袭逐也。太尉傥选精兵自将来洪，而开一路令归，伏兵掩之，可使匹马不还。”光世不能用，自信州引兵至南康。郦琼围固始县，光世遣人招降之，又遣王德擒妖贼王念经于信州。

时光世部曲无所隶，号“太尉兵”，侍御史沈与求论其非宜。会御营司废，乃以“巡卫”名其军，命充御前巡卫军都统制。召赴行在，授浙西安抚大使、知镇江府。光世言：“安抚控制一路，若但守镇江，则他郡有警，不可离任。望别除守臣，光世专充安抚使，从便置司。”时光世虑金人必过江，故预择便地，帝觉之，止许增辟通判。右谏议大夫黎确疏其择便求佚，中外所愤，帝释不问，加宁武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以遣之。光世乞便宜行事，不许。时韩世忠、张俊兼领浙西制置使，光世复言本路兵火之余，不任三处需求，遂罢世忠、俊兼领。

时金兵留淮东，光世颇畏其锋，楚州被围已百日，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，竟不行；但遣王德、郦琼将轻兵以出，时奏杀获而已。楚州破，命光世节制诸镇，力守通、泰。完颜昌屯承、楚，光世知其众思归，欲携贰之。乃铸金银铜钱，文曰“招纳信宝”。获敌不杀，令持钱文示其徒，有欲归者，扣江执钱为信。归者不绝，因创“奇兵”、“赤心”两军，昌遂拔砦去。

绍兴元年，金人渡淮，真、扬州皆阙守，命光世兼淮南、京东路宣抚使，置司扬州，措置屯田，迄不行。张俊讨李成，又命光世分兵往舒、蕲捣其巢穴，光世以江北盗未平为辞。命兼淮南宣抚使，领真扬通承楚州、涟水军。郭仲威谋据淮南以通刘豫，光世遣王德擒之，并其众。范宗尹言：“光世军多冗费，请汰其罢软者。”帝曰：“俟作手书与之，如家人礼，庶

几不疑。”

光世以枯稭生穗为瑞，闻于朝。帝曰：“岁丰人不乏食，朝得贤辅佐，军有十万铁骑，乃可为瑞，此外不足信。”淮北人多归附者，命光世兼海、泗宣抚使以安辑之。五湖捕鱼人夏宁聚众千余，掠人为食，郭仲威余党出没淮南，邵青据通州，光世皆招降之。光世请铸淮东宣抚使印，给钱粮，增将吏，皆从其请。仍给镇江府、常州、江阴军苗米三十七万斛，为军中一岁费。

二年，复命移屯扬州，时至镇江视师。光世不奉诏，入朝言：邻寇有疑，或致生事，愿仍领浙西为根本计。右司谏方孟卿劾之，乞召宰执与议，使之必往，光世犹以乏粮为辞。光世之来，以缯帛、方物为献，帝命分赐六宫，中丞沈与求以为不可，命还之。

吕颐浩与光世有故怨，颐浩将出视师，首言光世兵冗不练，乞移其军还阙。帝曰：“光世军粮不足，若骤移，必溃，先犒军而后料简可也。”颐浩至镇江，光世军果告乏，颐浩奏光世军月费二千万缗，乞差官考核。诏御史江躋、度支胡蒙至军点校，终不得实。帝方倚其成功，寻诏两漕臣措置镇江酒税务，助其军费；又罢织御服罗，省七百万缗以助之。加宁武、宁国军节度使。光世奏部将乔仲福、靳赛防江有劳，诏进一官，许回授。

光世固乞转行，给事中程瑀持不可，又言光世兵未渡江，金人或渡淮，江、浙必震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兴湖泆之间，以备退保。诏以章示之，光世迁延如故。

三年，命光世与韩世忠易镇，同召赴阙，授检校太傅、江东宣抚使。世忠既至镇江城下，奸人入城焚府库，光世擒之，皆云世忠所遣。世忠屯登云门，光世引兵出，惧其扼己，改途

趋白鹭店。世忠遣兵袭其后，光世以闻。帝遣使和解，仍书《贾复》、《寇恂传》赐之。命为江东、淮西宣抚使，置司池州，赐钱十万缗。

刘豫将王彦先扬兵淮上，有渡江意。光世扼马家渡，遣酈琼屯无为军，为濠、庐援，贼乃退。光世奏酈延李侗充阁门祗候，言者论其涉私，罢之。金人、刘豫入侵，时光世、张俊、韩世忠权相敌，且持私隙，帝遣侍御史魏矼至军中，谕以灭怨报国。光世乃移书二帅，二帅皆复书致情。光世始移军太平州以援世忠。金兵退，光世入觐，迁少保。帝曰：“卿与世忠以少嫌不释，然烈士当以气义相许，先国家而后私仇。”复谕以光武分寇恂、贾复之事。光世泣谢，请以所置淮东田易淮西田，给事中晏敦复言其扰民而止；又请并封其三妾为孺人，南渡后，诸大将封妾自此始。会改神武军为行营护军，以光世所部称左护军。刘豫筑刘龙城以窥淮西，光世遣王师晟破之，加保静军节度使，遂领三镇。

张浚抚淮上诸屯，刘豫挟金人分道入侵，命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，与韩世忠、张俊鼎立，杨沂中将精卒为后距。刘猷驱乡民伪为金兵，布淮境。光世奏庐难守，密干赵鼎，欲还太平州。浚命吕祉驰往军中督师，光世已舍庐州退，浚遣人厉其众曰：“若有一人渡江，即斩以徇。”光世不得已，驻兵与沂中相应，遣王德、酈琼领兵自安丰出谢步，遇金将三战，皆败之。张浚入对，言光世骄惰不战，不可为大将，请罢之。帝命与赵鼎议，鼎曰：“光世将家子孙，将卒多出其门，罢之恐拂人心。”遂迁护国、镇安、保静军节度使。

右司谏陈公辅劾其不守庐州，张浚言其沈酣酒色，不恤国事，语以恢复，意气怫然，乞赐罢斥。光世引疾请罢军政，又献所余金谷于朝。拜少师，充万寿观使，奉朝请，封荣国公，

赐甲第一区，以兵归都督府。公辅又言光世虽罢，而迁少师，赏罚不明；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又缴还赐第之命。帝曰：“光世罢兵柄，若恩礼稍加，则诸将知有后福，皆效力矣。”卒赐之。初，光世麾下多降盗，素无纪律；至是，督府命吕祉节制其军。郾琼杀祉，驱诸军降刘豫。

九年，用讲和恩，赐号“和众辅国功臣”，进封雍国公、陕西宣抚使。弟光远疏其短于言路，如渊时为中丞，再论光世不可遣而止。十年，金人围顺昌，拜太保，为三京招抚处置使，以援刘锜。光世请李显忠为前军都统，又请王德自隶。德不愿受其节制；显忠行至宿、泗，军多溃。进至和州，秦桧主罢兵，召还。光世入见，为万寿观使，改封杨国公。疾革，乞免其家科役，中书舍人张广格不下。卒，年五十四。赠太师，官其子孙、甥侄十四人，谥武僖。乾道八年，追封安城郡王。开禧元年，追封郕王。

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。律身不严，驭军无法，不肯为国任事，逋寇自资，见诋公论。尝入对，言：“愿竭力报国，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。”帝曰：“卿不可徒为空言，当见之行事。”建炎初，结内侍康履以自固。又蚤解兵柄，与时浮沉，不为秦桧所忌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，方之韩、岳远矣。

王渊，字几道，熙州人，后徙环州。善骑射。应募击夏国，屡有功，累迁熙河兰湟路第三将部将、权知巩州宁远砦。诸羌入寇，经略司讨之，表渊总领岷山蕃兵将，兴师城泽州。羌悉众来争，渊奋击，大破之，追至邈川城。移同总领湟州蕃兵将兼知临宗砦，坐法免。

宣和三年，刘延庆讨方腊，以渊为先锋。贼将据钱塘，势张甚。渊谕小校韩世忠曰：“贼谓我远来，必易我。明日尔逆战而伪遁，我以强弩伏数百步外，必可得志。”世忠如其言，

贼果追之，伏弩卒发，应弦而倒。逐北至淳安，贼据帮源峒，遂围而平之。授阁门宣赞舍人、权京畿提举保甲兼权提点刑狱公事。

继从延庆攻契丹。重兵壁卢沟南，遣渊等数千人护饷道，战败为敌所获。已而逃归，犹以出塞迁武功大夫、果州团练使。又从杨惟忠、辛兴宗破群盗高托山等，迁拱卫大夫、宁州观察使。

靖康元年，为真定府总管，就迁都统制。吴湛据赵州叛，渊讨平之。金人攻汴京，河东、北宣抚使范讷统勤王兵屯雍丘，以渊为先锋。寻以所部归康王府。

明年，张邦昌僭立，康王如济州，命渊以三千人入卫宗庙。渊至汴都，以朝服见邦昌，纳谒曰：“参冢宰相公。”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，渊恸哭宣教。康王即皇帝位，渊与杨惟忠、韩世忠以河北兵，刘光世以陕西兵，张俊、苗傅等以帅府及降群盗兵，皆在行朝，不相统一。始置御营司，以渊为都统制，扈从累月不释甲。帝如扬州，授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寻改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进保大军承宣使。

时群盗蜂起，以渊为制置使平杭贼，提兵四出，所向皆捷。平军贼赵万于镇江，诛杭贼陈通于杭州，降张遇于杨子桥；期年，群盗略尽。迁响德军节度使。惟赵万、陈通等已招其降，而复尽诛之。

建炎三年二月，金人攻扬州，帝仓卒渡江，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。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见帝泣告：“渊专管江上海船，每言缓急决不误事。今臣所部数万，二千余骑，皆不能济。”渊忿其言，斩江北都巡检皇甫佐以自解。中书侍郎朱胜非驰见渊督之，乃始经画，已无所及，自是渊失诸将心。

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，群臣亦固请。渊独言：“镇江止可

捍一面，若金人自通州渡，先据姑苏，将若之何？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。”议遂决。命渊守姑苏，言戎器全缺，兵匠甚少，乞括民匠营缮。寻自平江赴行在，拜签书枢密院事，仍兼都统制。命下，诸将籍籍。帝闻之，乃命免奏事签书，仍解都统制，以慰众心。

先是，统制官苗傅自负世将，以渊骤用，颇觖望；刘正彦尝招巨盗丁进，亦以赏薄怨渊。而内侍康履颇用事，及渊入枢府，傅、正彦以其由宦官荐，愈不平。俟渊入朝，伏兵杀之，并杀康履，遂成明受之变。渊时年五十三。

渊为将轻财好义，家无宿储，每言：“朝廷官人以爵禄足代耕，若事锥刀，我何爱爵禄，曷若为富商大贾邪？”初，帝在南京，闻渊疾，遣中使曾泽问疾。泽还，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，帝辍所御紫茸茵以赐。然其平群盗多杀降，与康履深交，故及于祸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累加少保，官其子孙八人。绍兴四年，又官二人。乾道六年，谥襄愍。子倚。

解元，字善长，保安军德清砦人。疏眉俊目，猿臂，善骑射。起行伍，为清涧都虞候。建炎三年，隶大将韩世忠麾下，擢偏将。世忠出下邳，闻金兵大至，士皆骇愕。元领二十骑擒其生口，知敌动息。俄逢骑数百，身自陷阵，横刺酋长坠马，余皆遁去。授阁门宣赞舍人。苗傅、刘正彦之变，从世忠追至临平与战，贼势既衰，擒于浦城。

四年三月，金人攻浙西，世忠治兵京口，邀其归路，以海舰横截大江。金人出小舟数十，以长钩扳舰。元在别舸跃入敌舟，以短兵击杀数十人，擒其千户。授忠州团练使，统制前军。继从讨闽寇范汝为，转讨湖外诸盗。时刘忠据白面山，凭险筑垒。世忠讨之，距贼营三十里而阵。元独跨马涉水薄贼砦，四顾周览。贼因山设望楼，从高瞰下，以兵守之，屯壮锐于四山，

视其指呼而出战。元既得其形势，归告世忠曰：“易与尔，若夺据其望楼，则技穷矣。”世忠然之，遣元率兵五百，长戟居中，翼以弓矢，自下趋高，贼众莫支。乃据望楼，立赤帜，四面并进，贼遂平。改相州观察使。

绍兴四年，金人、伪齐合兵入侵。世忠自镇江趋扬州，命元屯承州。金人至近郊，元度翌日必至城下，遣百人伏要路，百人伏岳庙，自以四百人伏路隅。令曰：“俟金人过，我当先出掩之。伏要路者，视我麾旂，则立帜以待，金人必自岳庙走，伏者背出。”又决河岸遏其归路。金人果走城下，伏发，金人进退无路，乃走岳庙，元追之，获百四十八人，止遣二人。时城中兵不满三千，金万户黑头虎直造城下约降。元匿其兵，以微服出，伪若降者。金人稍懈，俄伏发，擒黑头虎。未几，金兵四集，元战却之，追北数十里，金人赴水死者甚众。改同州观察使。六年，从世忠出下邳，以数百骑破敌伏兵，授保顺军承宣使。

十年，略地淮阳，至刘冷庄，骑才三百，当敌骑数千。元挥戈大呼，众争奋，敌披靡。俄而救至，后部疑惧，元回顾曰：“我在此，若等无虑。”众乃安。转战自辰至午，敌退，成列而还。加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明年，世忠罢兵柄为枢密使，以元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，以统其众。又明年，进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，寻授保信军节度使。卒，年五十四。赠检校少保。

曲端字正甫，镇戎人。父涣，任左班殿直，战死。端三岁，授三班借职。警敏知书，善属文，长于兵略，历秦凤路队将、泾原路通安砦兵马临押，权泾原路第三将。

夏人入寇泾原，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，端在遣中。庠驻兵柏林堡，斥堠不谨，为夏人所薄，兵大溃，端力战败之，整军

还。夏人再入寇，西安州、怀德军相继陷没。镇戎当敌要冲，无守将，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，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。

建炎元年十二月，娄宿攻陕西。二年正月，入长安、凤翔，关、陇大震。二月，义兵起，金人自巩东还。端时治兵泾原，招流民溃卒，所过人供粮秸，道不拾遗。金游骑入境，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，大破之。端乘其退，遂下兵秦州，而义兵已复长安、凤翔。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，端斩之。六月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。

王庶为龙图阁待制，节制陕西六路军马。遂授端吉州团练使，充节制司都统制，端雅不欲属庶。九月，金人攻陕西，庶召端会雍、耀间，端辞以未受命。庶以鄜延兵先至龙坊，端又称已奏乞回避，席贡别遣统制官庞世才将步骑万人来会。庶无如之何，则檄贡勒端还旧任，遣陕西节制司将官贺师范趋耀，别将王宗尹趋白水，且令原、庆出师为援，二帅各遣偏将刘仕忠、寇鯁来与师范会。庶欲往耀督战，已行，会庞世才兵至邠，端中悔，以状白庶，言已赴军前，庶乃止。师范轻敌不戒，卒遇敌于八公原，战死，二将各引去，端遂得泾原兵柄。

十一月，金谍知端、庶不协，并兵攻鄜延。时端尽统泾原精兵，驻淳化。庶日移文趣其进，又遣使臣、进士十数辈往说端，端不听。庶知事急，又遣属官鱼涛督师，端阳许而实无行意。权转运判官张彬为端随军应副，问以师期。端笑谓彬曰：“公视端所部，孰与李纲救太原兵乎？”彬曰：“不及也。”端曰：“纲召天下兵，不度而往，以取败。今端兵不满万，不幸而败，则金骑长驱，无陕西矣。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轻重，是以未敢即行，不如荡贼巢穴，攻其必救。”乃遣吴玠攻华州，拔之。端自分蒲城而不攻，引兵趋耀之同官，复迂路由邠之三水与玠会襄乐。

金攻延安急，庶收散亡往援。温州观察使、知凤翔府王夔将所部发兴元，比庶至甘泉，而延安已陷。庶无所归，以军付夔，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赴襄乐劳军。庶犹以节制望端，欲倚以自副，端弥不平。端号令素严，入壁者，虽贵不敢驰。庶至，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，及帐下，仅数骑而已。端犹虚中军以居庶，庶坐帐中，端先以戎服趋于庭，即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。良久，端声色俱厉，问庶延安失守状，曰：“节制固知爱身，不知爱天子城乎？”庶曰：“吾数令不从，谁其爱身者？”端怒曰：“在耀州屡陈军事，不一见听，何也？”因起归帐。庶留端军，终夕不自安。

端欲即军中杀庶，夺其兵。夜走宁州，见陕西抚谕使谢亮，说之曰：“延安五路襟喉，今已失之，《春秋》大夫出疆得以专之，请诛庶归报。”亮曰：“使事有指，今以人臣擅诛于外是跋扈也，公为则自为。”端意阻，复归军。明日，庶见端，为言已自劾待罪。端拘縻其官属，夺其节制使印，庶乃得去。

王夔将两军在庆阳，端召之，夔不应。会有告夔过邠军士劫掠者，端怒，命统制官张中孚率兵召夔，谓中孚曰：“夔不听，则斩以来。”中孚至庆阳，夔已去，遽遣兵要之，不及而止。

初，叛贼史斌围兴元不克，引兵还关中。义兵统领张宗谔诱斌如长安而散其众，欲徐图之。端遣吴玠袭斌擒之，端自袭宗谔杀之。

三年九月，迁康州防御使、泾原路经略安抚使。时延安新破，端不欲去泾原，乃以知泾州郭浩权郾延经略司公事。自谢亮归，朝廷闻端欲斩王庶，疑有叛意，以御营司提举召端，端疑不行。议者喧言端反，端无以自明。会张浚宣抚川、陕，入辨，以百口明端不反。浚自收揽英杰，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，

欲仗其威声。承制筑坛，拜端为威武大将军、宣州观察使、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、知渭州。端登坛受礼，军士欢声如雷。

浚虽欲用端，然未测端意，遣张彬以招填禁军为名，诣渭州察之。彬见端问曰：“公常患诸路兵不合，财不足；今兵已合，财已备，娄宿以孤军深入吾境，我合诸路攻之不难。万一粘罕并兵而来，何以待之？”端曰：“不然，兵法先较彼己，今敌可胜，止娄宿孤军一事；然将士精锐，不减前日。我不可胜，亦止合五路兵一事；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。况金人困粮于我，我常为客，彼常为主。今当反之，按兵据险，时出偏师以扰其耕获。彼不得耕，必取粮河东，则我为主，彼为客，不一二年必自困毙，可一举而灭也。万一轻举，后忧方大。”彬以端言复命，浚不主端说。

四年春，金人攻环庆，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，端自将屯宜禄，玠先胜。既而金军复振，玠小却，端退屯泾州，金乘胜焚邠州而去。玠怨端不为援，端谓玠前军已败，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，乃劾玠违节制。

是秋，兀术窥江、淮，浚议出师以挠其势。端曰：“平原广野，贼便于冲突，而我军未尝习水战。金人新造之势，难与争锋，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，俟十年乃可。”端既与浚异，浚积前疑，竟以彭原事罢端兵柄，与祠，再责海州团练副使、万州安置。

是年，浚为富平之役，军败，诛赵哲，贬刘锡。浚欲慰人望，下令以富平之役，泾原军马出力最多，既却退之后，先自聚集，皆缘前帅曲端训练有方。叙端左武大夫，兴州居住。

绍兴元年正月，叙正任荣州刺史，提举江州太平观，徙阆州。于是浚自兴州移司阆州，欲复用端。玠与端有憾，言曲端再起，必不利于张公；王庶又从而间之。浚入其说，亦畏端难

制。端尝作诗题柱曰：“不向关中兴事业，却来江上泛渔舟。”庶告浚，谓其指斥乘舆，于是送端恭州狱。

武臣康随者尝忤端，鞭其背，随恨端入骨。浚以随提点夔路刑狱，端闻之曰：“吾其死矣！”呼“天”者数声；端有马名“铁象”，日驰四百里，至是连呼“铁象可惜”者又数声，乃赴逮。既至，随令狱吏絏维之，糊其口，胁之以火。端乾渴求饮，予之酒，九窍流血而死，年四十一。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，军民亦皆恹恹，有叛去者。浚寻得罪，追复端宣州观察使，谥壮愍。

端有将略，使展尽其才，要未可量。然刚愎，恃才凌物，此其所以取祸云。

论曰：南渡诸将以张、韩、刘、岳并称，而俊为之冠。然夷考其行事，则有不然者。俊受心膂爪牙之寄，其平苗、刘，虽有勤王之绩，然既不能守越，又弃四明，负亦不少。矧其附桧主和，谋杀岳飞，保全富贵，取媚人主，其负戾又如何哉？光世自恃宿将，选沮却畏，不用上命，师律不严，卒致郿琼之叛。迎合桧意，首纳军权，虽得善终牖下，君子不贵也。二人方之韩、岳益远矣。然子盖、宗颜号俊子弟，著海之功，泗上之捷，亦足称焉。王渊以总率扈从有劳，遂至骄盈，失将士心，自取覆败。况结托康履与光世一辙，乌足道哉。解元始由韩世忠进，其攻城野战，未尝败衄，有可称者，不幸早世，惜哉！曲端刚愎自用，轻视其上，劳效未著，动违节制，张浚杀之虽冤，盖亦自取焉尔。

列传第一百二十九

王友直 李宝 成闵 赵密 刘子羽 吕祉 胡世将
郑刚中

王友直，字圣益，博州高平人。父佐，以材武称。友直年十二，随父游，谙兵法。绍兴三十一年，金人渝盟，友直结豪杰，志恢复。谓其众曰：“权所以济事，权归于正，何害于理。”乃矫制自拟承宣使、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，余拟官有差，遍谕州县勤王。未几，得众数万，制为十三军，军置都统制、提举、提点、提辖、训练统之。九月戊子，进攻大名，一鼓而克，抚定众庶，谕以绍兴年号。乃与王任、冯谷、张升、牛汝霖列奏于朝，欲领众南归。时金人尚在扬州，久不报。友直将由寿春涉淮而济，道拜敕书勉以率众捣敌腹心，犄角应援。除友直检校少保、天雄军节度使，王任天平军节度使，冯谷左通议大夫、徽猷阁直学士，张升右朝奉大夫、直秘阁，牛汝霖通直郎、直秘阁，职任各从旧，得便宜行事。时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。

旋与敌遇，相拒淮北；敌兵来益众，友直即率所部渡淮。既而审金主亮已毙，所遇乃归师，悔不袭击之。高宗视师江上，见于金陵，赐金带、章服，锡赉及二子。友直耻前功不遂，自陈，改复州防御使，以忠义军统制隶镇江都统司。

越四月，诏偕统制张子盖援海州。方接战，友直张一旗，大书“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”以自表。潜由小径背敌阵，因其辎重，扼归道桥，左右枕水。张子盖知友直已乘敌后，麾军进

击，敌溃走，尽溺死，围遂解。转宜州观察使。孝宗受禅，友直与统制宋宁数出奇转战。张浚都督江、淮，一见喜之，辟建康前军统制。隆兴二年九月，金人犯边，宣谕使王之望命以前军戍昭关，友直不逾时即行。他军同戍者，敌至，辄退保和州，友直孤军坚守。金兵驻黄山，鼓柝相闻，益整暇自持。

乾道元年，移镇江御前诸军统制，俄改步司左军统制兼左骁卫上将军。初，淮北之战，友直母子相失，至是，访得之，乃与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还，锡予加厚。又明年，除御前诸军统制，请祠，手诏慰劳。四年，繇京口入觐，进神、龙卫四厢都指挥使，主管步司公事，迁侍卫亲步军都指挥使。朝廷议遣马、步二司移屯重地，丞相虞允文欲先发步司，友直请以马司先。及马帅李显忠屯金陵，友直奏马军道途转徙，困毙已甚。有旨免移步司。八年，转承宣使，旋除殿前副都指挥使。

淳熙元年，授奉国军节度使。四年，总殿步司大阅于茅滩，铠仗精明，号令闲肃。明年，进殿前指挥使，赐第中都，赐田平江，燕射咸预。晚节宴安，军政稍失律，授宜州观察使。寻罢宫观，徙居信州。以郊祀恩内徙，三奉祠，复武宁军承宣使。卒，年六十一，追复节度使，赠检校少保。李宝，河北人。尝陷金，拔身从海道来归。金主亮渝盟，淮、浙奸民倪询、梁简等教金造舟，且为乡导。金使苏保衡造舟于潞河。明年，以保衡为统军，将繇海道袭浙江。谍闻，高宗谓宰臣曰：“李宝顷因召对，询以北事，历历如数。且以一介脱身还朝，陛对无一毫沮悞，是必能事者。”乃授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，驻扎平江，令与守臣督海舟捍御。高宗问：“舟几何？”曰：“坚全可涉风涛者，百二十艘。”“兵几何？”曰：“仅三千，皆闽、浙弓弩手，非正兵也。旗帜甲仗亦粗备。事急矣，臣愿亟发。”赐宝衣带、鞍马、尚方弓刀、戈甲及银绢万数。

八月，次江阴，先遣其子公佐，谓曰：“汝为潜伺敌动静虚实，毋误。”公佐受命，即与将官边士宁偕往。宝将启行，军士争言西北风力尚劲，迎之非利。宝下令，敢沮大计者斩。遂发苏州，大洋行三日，风甚恶，舟散不可收。宝愠慨顾左右曰：“天以是试李宝邪？宝心如铁石，不变矣。”酹酒自誓，风即止。明日，散舟复集。士宁自密州回，得敌耗甚悉，且言公佐已挟魏胜得海州。宝喜曰：“吾儿不负乃翁矣。”士气百倍，趣众乘机进。适大风复作，海涛如山，宝神色不为动；风少杀，始纵舟泊抵东海。敌已云合，围海州，旌麾数十里。宝麾兵登岸，以剑画地，令曰：“此非复吾境，力战与否在汝等。”因握槳前行，遇敌奋击，将士贾勇，无不一当十。敌出不意，亟引去。胜出城迎，宝奖其忠义，勉以共立功名，胜感泣。乃维舟犒士，遗辩者四出招纳降附，声振山东。豪杰如王世修辈各署旗，集义勇，争应援，多者数万人。宝列名上诸朝，檄所部会密之胶西，命公佐以郡事畀胜，与俱发。至胶西石臼岛，敌舟已出海口，泊唐岛，相距仅一山。时北风盛，宝祷于石臼神。俄有风自桅楼中来，如钟铎声，众咸奋，引舟握刃待战。敌操舟者皆中原遗民，遥见宝船，给敌兵入舟中，使不知王师猝至。风驶舟疾，过山薄虏，鼓声震叠，海波腾跃。敌大惊，掣碇举帆，帆皆油纒，弥亘数里，风浪卷聚一隅，窘束无复行次。

宝亟命火箭环射，箭所中，烟焰旋起，延烧数百艘。火所不及者犹欲前拒，宝叱壮士跃登其舟，短兵击刺，殪之舟中。余所谓签军，尽中原旧民，皆登岛垠，脱甲归命，以故不杀。然仓卒，舟不获舫，溺死甚众。俘大汉军三千余人，斩其帅完颜郑家奴等六人，禽倪询等上于朝，获其统军符印与文书、器甲、粮斛以万计。余物众不能举者，悉焚之，火四昼夜不灭。

宝将乘势席卷，公佐切谏，以为金主亮方济淮，闻通、泰

已陷，得远失近，且有腹背忧。乃还军驻东海，视缓急为表里援。遣曹洋轻舟报捷。上喜曰：“朕独用李宝，果立功，为天下倡矣。”诏奖谕，书“忠勇李宝”四字，表其旗帜。除静海军节度使、沿海制置使，赐金器、玉带。亮闻胶西之败，大怒，召诸酋约以三日渡江，于是内变杀亮。向微唐岛之捷，则亮之死未可期，钱唐之危可忧也。宝之功亦大矣。宝战具精利，宰臣陈康伯取其长枪、克敌弓弩，俾所司为式制之。卒，赠检校少保。

成闵，字居仁，邢州人。靖康初，刘韜为真定帅，募勇士捍金兵，闵在麾下。高宗即位，闵领数百骑至扬州。会上南渡，韩世忠追苗傅及袭兀术、讨范汝为，闵皆在戎行，又以力战却敌，积功至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。

从世忠入见，世忠指闵曰：“臣在南京，自谓天下当先，使当时见此人，亦避一头矣。”上嘉叹劳勉。旋以取海州功，擢磁州团练使。召见，赐袍带、锦帛，加赠玉束带。时方与金盟，世忠罢兵，入为枢密使，诏进闵棣州防御使、殿前游奕军统制，历迁保宁军承宣使。绍兴二十四年，拜庆远军节度使。寻丁母忧，诏起复，赠其母郑国夫人。金主亮将败盟，诏闵提禁旅三万镇武昌，命湖北守、漕创砦屋三万间以待之，发折帛米钱茶引共百四十余万缗、义仓和粟米六十三万石备军用，仍赐金器、剑甲临遣之。闵至鄂，未几，进屯应城县。

八月，除湖北、京西制置使，节制两路军马。九月，兼京西、河北招讨使。十一月，诏回援淮西。闵喜于得归，冒雨兼程趋建康，士卒多道死，朝廷所给犒师物奄归己，不及士卒。士卒有怨言，闵斩之。未几，除淮东制置使，驻镇江。既而言者论诸军皆聚镇江，恐敌出不意捣上流，于是诏闵发鄂州张成、华旺军回驻鄂。

亮死，闵引兵渡江趋扬州。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，闵列兵南岸，军士喑声相闻。金人笑之曰：“寄声成太尉，有勤护送。”时

虏气已夺，日虞王师之至，委弃戈甲、粟米山积，诸军多仰以给。惟闽军多浙人，素不食粟，死者甚众。闽至泗州，奏已克复淮东。寻入朝，凡侍从、卿监、阁门、内侍，皆有赂遗。左正言刘度劾之，犹超拜太尉，主管殿前司公事。寻复为御史论列，罢太尉，婺州居住，夺庆远节。乾道初，听自便，归湖州；寻诏复节，都统镇江诸军。九年，请词，致仕，治园第于平江。

淳熙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。子十一人。

赵密字微叔，太原清源人。政和四年，用材武试崇政殿，授河北队将，戍燕。高宗以大元帅开府，檄统先锋援京师。

建炎元年，从张俊讨任城寇李昱，俊轻骑先行，遇伏，密奔射毙数人，乃脱。擢阁门祗候。俊置靖胜军，以密统之。平贼董青、越万、徐明等，累功转武节郎、左军统领。金兵陷扬州，士民随乘舆渡江，众数万，密露立水滨，麾舟济之。苗傅之变，破赤心军于临平。金人犯明州，俊遣密及杨沂中与殊死战，败之，进武功大夫，升统制。

绍兴元年，李成、驰进扰江、淮，俊复遣密大破之，成、进皆北遁。赐金带，转亲卫大夫、康州刺史，总管泾原马步军。平张莽荡，寻诏入卫。十年，金犯亳、宿，从俊营合肥，出西路。时水潦暴涨，涉六昼夜始达宿，与敌遇，败之。

明年，敌分兵犯滁、濠，密进击之，且命张守忠以五百骑出全椒县，伏篁竹间，敌疑，宵遁。密乃引兵出六丈河，断其归路，又败之。进中卫、协忠大夫，和州团练、防御使。寻拜宣州观察使，为龙、神卫四厢都指挥使，主管侍卫步军。

海寇朱明暴横，密授张守忠方略曰：“海与陆异，穷之则日月相持，非策之善，要在拊定之耳。”守忠用其计，明降。进定江军承宣使、崇信军节度使，以年劳转太尉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明年，领殿前都指挥使，献本军酒方十六所，积钱十万

缙、银五万两助军用，诏奖之。上疏告老，以万寿观使奉朝请。

隆兴二年，进少保致仕。俄报金复犯淮，诏密再为殿前都指挥使。初，敌声言航海，朝论选从官视舟师，彻禁旅防守，密不为动，迄如所料。和议成，罢为醴泉使。乾道元年九月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一。赠少傅。刘子羽，字彦修，建之崇安人，资政殿学士韜之长子也。宣和末，韜帅浙东，子羽以主管机宜文字佐其父。破睦贼，入主太府、太仆簿，迁卫尉丞。韜守真定，子羽辟从。会金人入，父子相誓死守，金人不能拔而去，由是知名。除直秘阁。京城不守，韜死之，既免丧，除秘阁修撰、知池州。

以书抵宰相，论天下兵势，当以秦、陇为根本。改集英殿修撰、知秦州。未行，召赴行在，除枢密院检详文字。

建炎三年，大将范琼拥强兵江西，召之弗来，来又不肯释兵。知枢密院事张浚，与子羽密谋诛之。一日，命张俊以千兵渡江，若备他盗者，使皆甲而来。因召俊、琼及刘光世赴都堂议事，为设饮食，食已，诸公相顾未发。子羽坐庑下，恐琼觉，取黄纸趋前，举以麾琼曰：“下，有敕，将军可诣大理置对。”琼愕不知所为，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，卫以俊兵，送狱。光世出抚其众，数琼在围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状。且曰：“所诛止琼尔，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。”众皆投刃曰：“诺。”有旨分隶御营五军，顷刻而定。琼竟伏诛。浚以此奇其材。

浚宣抚川、陕，辟子羽参议军事。至秦州，立幕府，节度五路诸将，规以五年而后出师。明年，除徽猷阁待制。金人窥江、淮急，浚念禁卫寡弱，计所以分挠其兵势者，遂合五路之兵以进。子羽以非本计，争之。浚曰：“吾宁不知此？顾今东南之事方急，不得不为是耳。”遂北至富平，与金人遇，战不利。金人乘胜而前，宣抚司退保兴州，人情大震。

官属有建策徙治夔州者，子羽叱之曰：“孺子可斩也！四

川全盛，敌欲入寇久矣，直以川口有铁山、栈道之险，未敢遽窥耳。今不坚守，纵使深入，而吾僻处夔、峡，遂与关中声援不相闻，进退失计，悔将何及。今幸敌方肆掠，未逼近郡。宣司但当留驻兴州，外系关中之望，内安全蜀之心；急遣官属出关，呼召诸将，收集散亡，分布险隘，坚壁固垒，观衅而动。庶几犹或可以补前愆而赎后咎，奈何乃为此言乎？”浚然子羽言，而诸参佐无敢行者。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，复以单骑至秦州，召诸亡将。诸亡将闻命大喜，悉以其众来会。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，守大散关，而分兵悉守诸险塞。金人知有备，引去。

明年，金人复聚兵来攻，再为玠所败。浚移治阆州，子羽请独留河池，调护诸将，以通内外声援，浚许之。明年，玠以秦凤经略使戍河池，王彦以金、均、房镇抚使戍金州。二镇皆饥，兴元帅臣闭余，二镇病之。玠、彦皆愿得子羽守汉中，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。子羽至汉中，通商输粟，二镇遂安。除宝文阁直学士。

是冬，金人犯金州。三年正月，王彦失守，退保石泉。子羽亟移兵守饶风岭，驰告玠。玠大惊，即越境而东，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，列营拒守。金人悉力仰攻，死伤山积，更募死士，由间道自祖溪关入，绕出玠后。玠遽邀子羽去，子羽不可，而留玠同守定军山，玠难之，遂西。

子羽焚兴元，退守三泉县，从兵不满三百，与士卒取草牙、木甲食之，遗玠书诀别。玠时在仙人关，其爱将杨政大呼军门曰：“节使不可负刘待制，不然，政辈亦舍节使去矣。”玠乃间道会子羽，子羽留玠共守三泉。玠曰：“关外蜀之门户，不可轻弃。”复往守仙人关。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，其上宽平有水，乃筑壁垒，十六日而成。金人已至，距营十数里。子羽据胡床，坐于垒口。诸将泣告曰：“此非待制坐处。”子羽曰：

“子羽今日死于此。”敌寻亦引去。

自金人入梁、洋，四蜀复大震。张浚欲移潼川，子羽遗浚书，言己在此，金人必不南，浚乃止。撒离曷由斜谷北去，子羽谋邀之于武休，不及，既回凤翔，遣十人持书旗招子羽，子羽尽斩之，而留其一，纵之还，曰：“为我语贼，欲来即来，吾有死尔，何可招也！”先是，子羽预徙梁、洋公私之积，至是，金人深入，馈不继，又腹背为子羽、玠所攻，死伤十五六，疫疠且作，亟遁去。子羽出师掩击，堕溪涧死者不可胜计，余兵不能自拔者，悉降。

始，金人攻蜀，所选士卒千取百，百取十；战被重铠，登山攻险，每一人前，辄二人推其后，前者死，后者被其甲以进，又死，则又代之，其为必取计如此。浚虽衄师，卒全蜀，子羽之力居多。子羽还兴元。四年，坐富平之役，与浚俱罢。寻为言者所论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，白州安置。

新除川、陕宣抚副使吴玠，始为裨将，未知名。子羽独奇之，言于浚，浚与语大悦，使尽护诸将。至是，上疏论子羽之功，请纳节赎其罪。诏听子羽自便。明年，复元官，提举江州太平观。

张浚还朝，议合兵大举，乃请召子羽，令谕旨西帅，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。未几，权都督府参议军事，与主管机宜文字熊彦诗同抚谕川、陕。时吴玠屡言军前乏粮，故令子羽见玠谕指，且与都转运使赵开计事，并察边备虚实以闻，时五年冬也。明年秋，与彦诗同还朝。子羽言：“金人未可图，宜益兵屯田，以俟机会。”时张浚以淮西安抚使刘光世骄惰不肃，密奏请罢之，而以其兵属子羽。子羽辞，乃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。

七年，淮西郾琼叛，张浚罢相。八年，御史常同论子羽十罪，上批出“白州安置”。赵鼎曰：“章疏中论及结吴玠事，

今方倚玠，恐不自安。”同疏再上，以散官安置漳州。十一年，枢密使张浚荐子羽复元官，知镇江府兼沿江安抚使。金人入寇，子羽建议清野，淮东之人，皆徙镇江，抚以恩信，虽兵民杂居，无敢相侵者。既而金人不至，浚问子羽，子羽曰：“异时金人入寇，飘忽如风雨，今久迟回，必有他意。”盖金人以柘皋之败，欲急和也。未几，果遣使议和。复徽猷阁待制。秦桧风谏官论罢之，复提举太平观。

十六年，卒。子珙，自有传。吏部郎朱松以子熹托子羽，子羽与弟子翬笃教之，异时卒为大儒云。

吕祉，字安老，建州建阳人。宣和初，上舍释褐。建炎二年，为右正言，以论事忤执政，通判明州。

绍兴元年，盗起湖南、北，为荆湖提刑。祉既至，招捕有方，逾年盗平。进直秘阁，寻召赴行在。淮南宣抚使韩世忠将出师，辟祉议军事，除直徽猷阁，充参议官，辞不行。

三年，升直龙图阁、知建康府。祉到官，与通判府事吴若、安抚司准备差遣陈充共议，作《东南防守利便》三卷上之，大略谓：“立国于东南者，当联络淮甸、荆、蜀之势，今临安僻在海隅，移蹕江上，然后可以系南北离散之心。”

四年冬，金人攻淮，江左戒严，独韩世忠统锐卒在高邮。金既陷涟水，破山阳、盱眙，遂犯承州。祉上章言：“宜遣兵为世忠援。”既而援兵不至，世忠退保镇江。祉再上言：“置江北于度外，非命帅宣抚两淮之意，且恐失中原心。唯当急遣诸将，且乞亲御六师，庶几上下协心，可以不战而胜。”于是降诏亲征。车驾至平江，金人退师。

五年，召为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文字，寻除兵部侍郎兼户部侍郎、给事中。六年，迁刑部侍郎、都督府参议军事，俄迁吏部侍郎。刘豫分道入寇，时车驾驻平江，或请回临安，且令

守江防海。祉独抗言：“士气当振，贼锋可挫，不可遽退以示弱。”刘麟众十万，已次濠、寿。刘光世在合肥，欲移屯太平州，军已行，乃命祉驰往军前，督其还。七年，迁兵部尚书，升督府参谋军事，往淮西抚谕诸军。

浚以刘光世持不战之论，罢之，乃命行营左护军前统制王德为都统制，又以统制官郚琼为之副。琼与德素不协，祉还朝，琼与德交讼于都督府及御史台，乃命德还建康，以其军隶督府。八月，复命祉往庐州节制之。祉至庐州，琼等复讼德。祉谕之曰：“若以君等为是，则大相诳。然张丞相但喜人向前，傥能立功，虽有大过亦阔略，况此小嫌乎？当力为诸公辨之，保无他虑。”琼等感泣。

事小定，祉乃密奏乞罢琼及统制官靳赛兵权。其书吏漏语于琼，琼令人遮祉所遣邮置，尽得祉所言，大怨怒。会朝廷命张俊为淮西宣抚使，置司盱眙；杨存中为淮西制置使，刘锜为副，置司庐州；召琼赴行在。琼惧，遂叛。诸将晨谒祉，坐定，琼袖出文书，示中军统制官张璟曰：“诸兵官有何罪，张统制乃以如许事闻之朝廷邪？”祉见之大惊，欲返走，不及，为琼所执。璟及兵马钤辖乔仲福，统制刘永、衡友死之。琼遂率全军四万人渡淮降刘豫，拥祉次三塔，距淮三十里。祉下马曰：“刘豫逆臣，我岂可见之？”众逼祉上马，祉骂曰：“死则死于此！”又语其众曰：“刘豫逆臣，尔军中岂无英雄，乃随郚琼去乎？”众颇感动，凡千余人环立不行。琼恐摇动众心，急策马先渡，祉遇害。

时有得祉括发之帛归吴中者，其妻吴氏持帛自缢以徇葬，闻者哀之。庆元间，诏立庙赐额，以旌其忠云。

胡世将，字承公，常州晋陵人，宿之曾孙。登崇宁五年进士第。范汝为寇闽，以世将为监察御史、福建路抚谕使。入境，

韩世忠已平贼。迁尚书右司员外郎，又迁起居郎，迁中书舍人，赐三品服，兼修政局。坐言者落职奉祠。未几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镇江府，入为礼部侍郎，改刑部，出知洪州，兼江西安抚、制置使。属建昌兵变，杀守卒，婴城以叛，世将以便宜发兵讨平之。除兵部侍郎，复知镇江。

未几，召为给事中兼侍讲，直学士院，复迁兵部侍郎。寻以枢密直学士出为四川安抚制置使，兼知成都府。宣抚吴玠以军无粮，奏请踵至。世将既被命入境，约玠会议。蜀之饷运，溯嘉陵江千余里，半年始达。于是奏用转般摺运之法，军储稍充，公私便之。

绍兴九年，玠卒，以世将为宝文阁学士、宣抚川、陕。时关陕初复，朝廷分军移屯熙、秦、邠延诸道。明年夏，金人陷同州，入长安，诸路皆震。蜀兵既分，声援几绝，乃遣大将吴玠、田晟出凤翔，郭浩出奉天，杨政由赤谷归河池。不数日，玠捷于石壁及扶风，金人逡巡不敢度陇，分屯之军得全师而还。诏除端明殿学士。

十一年秋，朝廷复用兵。会母丧，命起复。遂复陇州，破岐下诸屯，又取华、虢，兵威稍振。未几，痍发于首。除资政殿学士致仕，恩数视签书枢密院事。卒，年五十八，命有司给葬事。

郑刚中，字亨仲，婺州金华人。登进士甲科，累官为监察御史，迁殿中侍御史。刚中由秦桧荐于朝，桧主和议，刚中不敢言。移宗正少卿，请去，不许，改秘书少监。

金归侵疆，桧遣刚中为宣谕司参谋官；及还，除礼部侍郎。复遣刚中为川、陕宣谕使，谕诸将罢兵，寻充陕西分画地界使。金使乌陵赞谟入境，欲尽取阶、成、岷、凤、秦、商六州，刚中力争不从；又欲姑取商、秦，于大散关立界，刚中又坚不从。

继除川、陕宣抚副使。

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，刚中恐败和好，以和尚原自绍兴四年后不系吴地分，于是割秦、商之半，弃和尚原以与金。朝廷命刚中去“陕”字，为四川宣抚副使。刚中治蜀，颇有方略。宣抚司旧在绵、阆间，及胡世将代吴玠，就居河池，馈饷不继。刚中奏：利州在潭毒关内，与兴、洋诸关声援相接，乞移司利州。自是省费百万。刚中始至，即欲移屯一军，大将杨政不从，呼政语之曰：“刚中虽书生，不畏死！”声色俱厉，政即听命。

都统每入谒，必庭参然后就坐。吴璘升检校少师来谢，语阍吏，乞讲钧敌之礼。刚中曰：“少师虽尊，犹都统制耳，傥变常礼，是废军容。”行礼如故。

奏蠲四川杂征，又请减成都府路对余及宣抚司激赏钱。时刚中于阶、成二州营田，抵秦州界，凡三千余顷，岁收十八万斛。先是，川口屯兵十万，分隶三大将：吴璘屯兴州，杨政屯兴元府，郭浩屯金州，皆建帅节；而统制官知成州王彦、知阶州姚仲、知西和州程俊、知凤州杨从仪亦领沿边安抚。刚中请分利州为东、西路，以兴元府、利阆洋巴剑州、大安军七郡为东路，治兴元，命政为安抚；以兴、阶、成、西和、文、陇、凤七州为西路，治兴州，命璘为安抚；而命浩为金、房、开、达州安抚；诸裨将领安抚者皆罢。从之。弛夔路酒禁，复利州钱监为绍兴监。时军已罢，移屯内郡，刚中言逐路各有漕司，都漕宜罢。从之。

秦桧怒刚中在蜀专擅，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财赋总领官，以赵不弃为之，不隶宣抚司。不弃牒宣抚司，刚中怒，由是有隙。不弃颇求刚中阴事言于桧，桧阳召不弃归，因召刚中。刚中语人曰：“孤危之迹，独赖上知之耳。”桧闻愈怒，遂罢，责桂阳军居住；再责濠州团练副使，复州安置；再徙封州，卒。

论曰：自绍兴和议成，材武善谋之士，无所用其力。若王友直之矫制起兵，李宝之立功胶西，成闵、赵密皆足以斩将搴旗，刘子羽转战屡胜，吕祉不从刘豫，胡世将、郑刚中威震巴蜀。皆中道以歿，是以知宋不克兴复也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一

白时中 徐处仁 冯澥 王伦 宇文虚中 汤思退

白时中，字蒙亨，寿春人。登进士第，累官为吏部侍郎。坐事，降秩知郢州，已而复召用。政和六年，拜尚书右丞、中书门下侍郎。宣和六年，除特进、太宰兼门下，封崇国公，进庆国。

始，时中尝为春官，诏令编类天下所奏祥瑞，其有非文字所能尽者，图绘以进。时中进《政和瑞应记》及《赞》。及为太宰，表贺翔鹤、霞光等事。圜丘礼成，上言休气充应，前所未有的，乞宣付秘书省。时燕山日告危急，而时中恬不为虑。金人入攻，京城修守备，时中谓宇文粹中曰：“万事须是涉历，非公尝目击守城之事，吾辈岂知首尾邪？”

钦宗即位，召大臣决策守京师，问谁可将者。李纲言：“朝廷高爵厚禄蓄养大臣，盖将用之有事之日。时中辈虽书生，然抚将士以抗敌锋，乃其职也。”时中勃然曰：“李纲莫能将兵出战乎？”纲曰：“陛下使使臣，当以死报。”于是以纲为右丞，充守御使。时中寻罢为观文殿学士、中太一宫使。御中劾时中孱懦不才，诏落职。未几，卒。

徐处仁，字择之，应天府谷熟县人。中进士甲科，为永州东安县令。蛮人叛，处仁入峒，开示恩信，蛮感泣，誓不复反。知济州金乡县。以荐者召见，徽宗问京东岁事，处仁以旱蝗对。问：“邑有盗贼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上谓处仁不欺，除宗正

寺丞、太常博士。

时初置算学，议所祖，或以孔子赞《易》知数。处仁言：“仲尼之道无所不备，非专门比。黄帝迎日推策，数之始也，祖黄帝为宜。”擢监察御史，迁殿中、右正言、给事中。摄开封府，裁决如流，囚系常空。进户部尚书，继拜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丁母忧，免丧，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，徙知永兴军。

童贯使陕西，欲平物价，处仁议不合，曰：“此令一传，则商贾弗行，而积藏者弗出，名为平价，适以增之。”转运使阿贯意，劾其格德音，倡异论，侮辱使者。诏处仁赴阙。寻改知河阳，落职知蕲州。久之，以显谟阁直学士知颖昌府。民有得罪宫掖者，虽赦不原，处仁为奏上。童贯乘是挤之，夺职，提举鸿庆宫。复延康殿学士、知汝州，再奉鸿庆祠、知徐州，召为醴泉观使。

徽宗访以天下事，处仁对曰：“天下大势在兵与民，今水旱之余，赋役繁重，公私凋弊，兵民皆困，不及今谋之，后将有不图者。”上曰：“非卿不闻此言。”明日，除侍读。进读罢，理前语，处仁言：“昔周以冢宰制国用，于岁之杪，宜会朝廷一岁财用之数，量入为出，节浮费，罢横敛，百姓既足，军储必丰。”上称善，诏置裕民局讨论振兵裕民之法。蔡京不悦，言者谓：“今设局曰‘裕民’，岂平日为不裕民哉？”乃罢局，出处仁知扬州。未几，以疾奉祠归南都。

方腊为乱，处仁亟见留守薛昂，为画守战之策。因语昂曰：“睢阳蔽遮江、淮，乃国家受命之地，脱有非常，吾助君死守。”语闻于朝，起为应天尹。河北盗起，徙大名尹。前尹王革惨而怯，盗无轻重悉抵死，小有警，辄闭城以兵自卫。处仁至，即大开城门，彻牙内甲兵，人情遂安。

徽宗赐手诏曰：“金人虽约和，然狼子野心，易扇以变，

有当行事以闻。”处仁上《备边御戎》十策。进观文殿学士，召为宝篆宫使，特升大学士。旧制，大观文非宰相不除，前二府得除，自处仁始。

钦宗即位，金人犯京师，处仁储粮列备，合锐兵万人勤王；奏乞下诏亲征，以张国威。奏至，朝廷适下亲征诏书，以李纲为行营使。即移书纲，言备御方略。金人请和而归，处仁奏宜伏兵浚、滑，击其半济，必可成功。召为中书侍郎。入见，钦宗问割三镇，处仁言：“国不竞亦陵，且定武陛下之潜藩，不当弃。”与吴敏议合。敏荐处仁可相，拜太宰兼门下侍郎。

童贯部胜捷军卫徽宗东巡，贯既贬，军士有恶言。徽宗将还，都人汹惧，或请为备。处仁曰：“陛下仁孝，思奉晨昏，属车西还，天下大庆，宜郊迎称贺。军士妄言，臣请身任之。”乃以处仁为扈驾礼仪使，统禁旅从出郊，迄二圣还宫，部伍肃然。

初，处仁为右丞，言：“六曹长贰，皆异时执政之选，而部中事一无所可否，悉禀命朝廷。夫人才力不容顿异，岂有前不能决一职而后共政者乎？乞诏自今尚书、侍郎不得辄以事谗上，有条以条决之，有例以例决之，无条例者酌情裁决；不能决，乃申尚书省。”会处仁以忧去，不果行，及当国，卒奏行之。

聂山为户部尚书兼开封尹，库有美珠，山密语宁德宫宦者，用特旨取之。处仁奏：“陛下鉴近患，事必由三省。今以珠为道君太上皇后寿，诚细故，且美事；然此端一开，则前日应奉之徒复纵，臣为陛下惜之。”乃抵主藏吏罪。

处仁言论，初与吴敏、李纲合，寻亦有异议。尝与敏争事，掷笔中敏面，鼻额为黑。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，讽言者论之，与敏俱罢，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为中太一

官使。寻知东平府，提举崇福宫。高宗即位，起为大名尹、北道都总管，卒于郡。

处仁在宣和间，数请宽民力以弭盗贼。尹大名，以刚廉称。及为首相，无大建明，方进言以金人出境，社稷再安，皆由圣德俭勤，致有天人之际。仲师道请合诸道兵屯河阳诸州，为防秋计，处仁谓金人岂能复来，不宜先自扰以示弱。南都受围时，处仁在围城中，都人指为奸细，杀其长子庚。幼子度，吏部侍郎。

冯澥字长源，普州安岳人。父山，熙宁末，为秘书丞、通判梓州，邓綰荐为台官，不就，退居二十年，范祖禹荐于朝，官终祠部郎中。澥登进士第，历官入朝，以言事再谪。

靖康元年，澥为左谏议大夫。金人围太原，朝廷命李纲宣抚两河，澥奏罢之。金人要割三镇，高宗自康邸出使，除澥知枢密院事，充副使，不果行，寻除尚书左丞。金人犯阙，诏宗室郡王为报谢使，澥与曹辅以枢密为副，留金营三日归，诏暂权门下侍郎。钦宗诣金营，澥扈从。张邦昌僭位，与澥有旧，取之归，以澥康邸旧臣，命为奉迎使，为总领迎驾仪物使。建炎初，除资政殿学士、知潼川府。言者论澥尝污伪命，夺职，已而复官。绍兴三年，以资政殿学士致仕，卒。

澥为文师苏轼，论西事与蔡京忤。郡人张庭坚以言事斥象州死，妻子流离，澥力振其家，及入谏省，奏官其一子。然议论主熙、丰、绍圣，而排邹浩、李纲、杨时，君子少之。

王伦，字正道，莘县人，文正公旦弟勛玄孙也。家贫无行，为任侠，往来京、洛间，数犯法，幸免。汴京失守，钦宗御宣德门，都人喧呼不已，伦乘势径造御前曰：“臣能弹压之。”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，伦曰：“臣未有官，岂能弹压？”道自荐其才。钦宗取片纸书曰：“王伦可除兵部侍郎。”伦下

楼，挟恶少数人，传旨抚定，都人乃息。宰相何 以伦小人无功，除命太峻，奏补修职郎，斥不用。

建炎元年，选能专对者使金，问两宫起居，迁朝奉郎，假刑部侍郎。充大金通问使，阁门舍人朱弁副之，见金左副元帅宗维议事，金留不遣。

有商人陈忠，密告伦二帝在黄龙府，伦遂与弁及洪皓以金遗忠往黄龙府潜通意，由是两宫始知高宗已即位矣。久之，粘罕使乌陵思谋即驿见伦，语及契丹时事。伦曰：“海上之盟，两国约为兄弟，万世无变。云中之役，我实馈师，赞成厥功。上国之臣，尝欲称兵南来，先大圣惠顾盟好，不许。厥后举兵以祸吾国，果先大圣意乎？况亘古自分南北，主上恭勤，英俊并用，期必复古。盍思久远之谋，归我二帝、太母，复我土疆，使南北赤子无致涂炭，亦足以慰先大圣之灵，幸执事者赞之。”思谋沉思曰：“君言是也，归当尽达之。”已而粘罕至，曰：“比上国遣使来，问其意指，多不能对。思谋传侍郎语欲议和，决非江南情实，特侍郎自为此言耳。”伦曰：“使事有指，不然来何为哉？人定者胜天，天定亦能胜人，惟元帅察之。”粘罕不答。是后，宇文虚中、魏行可、洪皓、崔纵、张邵相继入使，皆拘之。

绍兴二年，粘罕忽自至馆中与伦议和，纵之归报。是秋，伦至临安，入对，言金人情伪甚悉，帝优奖之。除右文殿修撰，主管万寿观，官其二弟一侄。时方用兵讨刘豫，和议中格。三年，韩肖胄使金还，金遣李永寿、王翎继至。二人骄倨，以伦充伴使，伦与道云中旧故，骄倨少损，遂拜诏。讫事，伦复请祠。刘光世求伦参议军事，辞。宰相赵鼎请召伦赴都堂稟议，伦陈进取之策，不合，复请祠。

七年春，徽宗及宁德后讣至，复以伦为徽猷阁待制，假直

学士，充迎奉梓宫使，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。入辞，帝使伦谓金左副元帅昌曰：“河南地，上国既不有，与其付刘豫，曷若见归？”伦奉诏以行，因附进太后、钦宗黄金各二百两，仍以金帛赐宇文虚中、朱弁、孙傅、张叔夜家属之在金国者。

伦至睢阳，刘豫馆之，疑有他谋，移文取国书。伦报曰：“国书须见金主面纳，若所衔命，则祈请梓宫也。”豫肋取不已。会逐者至，渡河见挹懒于涿州，具言豫邀索国书无状，且谓：“豫忍背本朝，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国。”

是年冬，豫废。伦及高公绘还，左副元帅昌送伦等曰：“好报江南，自今道涂无壅，和议可以平达。”伦入对，言金人许还梓宫及太后，又许归河南地，且言废豫之谋由己发之。帝大喜，赐予特异。

初，伦既见昌，昌遣使偕伦入燕见金主亶，首谢废豫，次致使指。金主始密与群臣定议许和，遂遣伦还，且命太原少尹乌陵思谋、太常少卿石庆来议事。至行在，伦往来馆中计事。八年秋，以端明殿学士再使金国，知阁门事蓝公佐为之副，申问讳日，期还梓宫。伦辞，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余事。既至金国，金主亶为设宴三日，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、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，偕伦来。

朝论以金使肆嫚，抗论甚喧，多归罪伦。十一月，伦至行在，引疾请祠，不许，趣赴内殿奏事。时哲等骄倨，受书之礼未定。御史中丞勾龙如渊诣都堂与秦桧议，召伦责曰：“公为使通两国好，凡事当于彼中反覆论定，安有同使至而后议者？”伦泣曰：“伦涉万死一生，往来虎口者数四，今日中丞乃责伦如此。”桧等共解之曰：“中丞无他，亦欲激公了此事耳。”伦曰：“此则不敢不勉。”伦见通古，以一二策动之。通古恐，遂议以桧见金使于其馆，受书以归。金许归梓宫、太母及河南

地。

九年春，赐伦同进士出身、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充迎梓宫、奉还两宫、交割地界使，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。伦至东京，见金右副元帅兀术，交割地界，兀术还燕。五月，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。初，兀术还，密言于金主曰：“河南地本挾懒、宗磐主谋割之与宋，二人必阴结彼国。今使已至汴，勿令逾境。”伦有云中故吏隶兀术者潜告伦，伦即遣介具言于朝，乞为备。兀术遂命中山府拘伦，杀宗磐及挾懒。

十月，伦始见金主于御子林，致使指。金主悉无所答，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，问伦：“知挾懒罪否？”伦对：“不知。”又问：“无一言及岁币，反来割地，汝但知有元帅，岂知有上国邪？”伦曰：“比萧哲以国书来，许归梓宫、太母及河南地，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，与民休息，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。”既就馆，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：“卿留云中已无还期，及贷之还，曾无以报，反间贰我君臣耶？”乃遣蓝公佐先归，论岁贡、正朔、誓表、册命等事，拘伦以俟报；已而迁之河间，遂不复遣。

十年，金渝盟，兀术等复取河南。伦居河间六载，至十四年，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，伦曰：“奉命而来，非降也。”金益胁以威，遣使来趣，伦拒益力。金杖其使，俾缢杀之。伦厚赂使少缓，遂冠带南向，再拜恸哭曰：“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，天下所知。臣今将命被留，欲污以伪职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！”遂就死，年六十一。于是河间地震，雨雹三日不止，人皆哀之。诏赠通议大夫，赐其家金千两、帛千匹。子述与从兄遵间入金境，至河间，得伦骨以归，官给葬事。后谥愍节。

宇文虚中，字叔通，成都华阳人。登大观三年进士第，历

官州县，入为起居舍人、国史编修官、同知贡举，迁中书舍人。

宣和间，承平日久，兵将骄惰，蔡攸、童贯贪功开边，将兴燕云之役，引女直夹攻契丹，以虚中为参议官。虚中以庙谟失策，主帅非人，将有纳侮自焚之祸，上书言：“用兵之策，必先计强弱，策虚实，知彼知己，当图万全。今边圉无应敌之具，府库无数月之储，安危存亡，系兹一举，岂可轻议？且中国与契丹讲和，今逾百年，自遭女真侵削以来，向慕本朝，一切恭顺。今舍恭顺之契丹，不羁縻封殖，为我蕃篱，而远逾海外，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。女真藉百胜之势，虚喝骄矜，不可以礼义服，不可以言说诱，持卞庄两斗之计，引兵逾境。以百年怠惰之兵，当新锐难抗之敌；以寡谋安逸之将，角逐于血肉之林。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。”王黼大怒，降集英殿修撰，督战益急。虚中建十一策，上二十议，皆不报。

韩离不、粘罕分道入侵，童贯闻之，忧懣不知所为，即与虚中及范讷等谋，以赴阙禀议为遁归之计，以九月至汴京。是日，报粘罕迫太原，帝顾虚中曰：“王黼不用卿言，今金人两路并进，事势若此，奈何？”虚中奏：“今日宜先降诏罪己，更革弊端，俾人心悦，天意回，则备御之事，将帅可以任之。”即命虚中草诏，略曰：“言路壅蔽，面谏日闻，恩幸持权，贪饕得志，上天震怒而朕不悟，百姓怨怼而朕不知。”又言出宫人、罢应奉等事。帝览诏曰：“今日不吝改过，可便施行。”虚中再拜泣下。

时守御难其人，欲召熙河帅姚古与秦凤帅种师道，令以本路兵会郑、洛，外援河阳，内卫京城。帝顾谓虚中曰：“卿与姚古、师道如兄弟，宜以一使名护其军。”遂以虚中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军前宣谕使。虚中檄趣姚古、师道兵马，令直赴汴京应援。金骑至城下，放兵掠至郑州，为马忠所败，遂收敛为一。

西路稍通，师道、姚古及其他西兵并得达汴京。虚中亦驰归，收合散卒，得东南兵二万余人。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，令统领于汴河上从门外驻兵。

会姚平仲劫金营失利，西兵俱溃，金人复引兵逼城下，虚中绝而入。钦宗欲遣人奉使，辨劫营非朝廷意，乃姚平仲擅兴兵，大臣皆不肯行。虚中承命即往都亭驿，见金使王訥，因持书复议和。渡濠桥，道逢甲骑如水，云梯、鹅洞蔽地，冒锋刃而进。既至敌营，露坐风埃，自巳至申，金人注矢露刃，周匝围绕，久乃得见康王于军中。次日，侍王至金幕，见二太子者语不逊，礼节倨傲。抵暮，遣人随虚中入城，要越王、李邦彦、吴敏、李纲、曹晟及金银、骡马之类，又欲御笔书定三镇界至，方退军。

令虚中再往，必请康王归。虚中再出，明日，从康王还，除签书枢密院事。自是又三往，金人固要三镇，虚中泣下不言，金帅变色，虚中曰：“太宗殿在太原，上皇祖陵在保州，讎忍割弃。”诸酋曰：“枢密不稍空，我亦不稍空。”如中国人称“脱空”，遂解兵北去。言者劾以议和之罪，罢知青州，寻落职奉祠。建炎元年，窜韶州。

二年，诏求使绝域者，虚中应诏，复资政殿大学士，为祈请使，杨可辅副之。寻又以刘诲为通问使，王觐为副。明年春，金人并遣归，虚中曰：“奉命北来祈请二帝，二帝未还，虚中不可归。”于是独留。虚中有才艺，金人加以官爵，即受之，与韩昉辈俱掌词命。明年，洪皓至上京，见而甚鄙之。累官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太常卿，封河内郡开国公，书金太祖《睿德神功碑》，进阶金紫光禄大夫，金人号为“国师”。然因是而知东北之士皆愤恨陷北，遂密以信义结约，金人不觉也。

金人每欲南侵，虚中以费财劳人，远征江南荒僻，得之不

足以富国。王伦归，言：“虚中奉使日久，守节不屈。”遂诏福州存恤其家，仍命其子师瑗添差本路转运判官。桧虑虚中沮和议，悉遣其家往金国以牵制之。金皇统四年，转承旨，加特进，迁礼部尚书，承旨如故。

虚中恃才轻肆，好讥讪，凡见女真人，辄以“矿卤”目之，贵人达官，往往积不平。虚中尝撰宫殿榜署，本皆嘉美之名，恶之者摘其字以为谤讪，由是媒孽成其罪，遂告虚中谋反。鞫治无状，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。虚中曰：“死自吾分。至于图籍，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，岂亦反邪？”有司承顺风旨，并杀士谈。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，天为之昼晦。淳熙间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肃愍，赐庙仁勇，且为置后，是为绍节，官至签书枢密院事。开禧初，加赠少保，赐姓赵氏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汤思退，字进之，处州人。绍兴十五年，以右从政郎授建州政和县令，试博学宏词科，除秘书省正字。自是登郎曹，贰中秘，秉史笔。

二十五年，由礼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，未几参大政。先是，秦桧当国，恶直丑正，必不异和议，不摘己过，始久于用。时思退名位日进，桧病笃，招参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内，属以后事，各赠黄金千两。德元虑其以我为自外，不敢辞，思退虑其以我期其死，不敢受。高宗闻之，以思退不受金，非桧党，信用之。二十六年，除知枢密院事。明年，拜尚书右仆射；又二年，进左仆射。明年，侍御史陈俊卿论其“挟巧诈之心，济倾邪之术，观其所为，多效秦桧，盖思退致身，皆桧父子恩也。”遂罢，以观文殿大学士奉祠。

隆兴元年，符离师溃，召思退复相。谏议大夫王大宝上章论之，不报。金帅纥石烈志宁遗书三省、枢密院，索海、泗、

唐、邓四郡。思退欲与和，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加枢密院计议、编修官，持报书以往。既行，上戒勿许四郡。仲贤至宿州，仆散忠义惧之以威，仲贤惶恐，言归当禀命，遂以忠义为三省、枢密院书来。上犹欲止割海、泗，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为通问使，知阁门事龙大渊副之，将割弃四州。张浚在扬州闻之，遣其子栻入奏仲贤辱国无状。上怒，会侍御周操论仲贤不应擅许四郡，下大理究问，召浚赴行在。十二月，拜思退左仆射，浚右仆射。

二年，浚以金未可与和，请上幸建康，图进兵。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礼物并回，诏荆、襄、川、陕严边备，窜仲贤郴州。思退恐，奏请以宗社大计，奏禀上皇而后从事。上批示三省曰：“金无礼如此，卿犹欲言和。今日敌势，非秦桧时比，卿议论秦桧不若。”思退大骇，阴谋去浚，遂令王之望、大渊驿疏兵少粮乏，楼橹、器械未备，人言委四万众以守泗州，非计。上颇惑之，乃命浚行边，还兵罢招纳。浚力乞罢政，许之。上命思退作书，许金四郡。

既而金专事杀戮，上意中悔，思退复密令孙造谕敌以重兵胁和。上闻有敌兵，命建康都统王彦等御之，仍命思退督江、淮军，辞不行。仆散忠义自清河口渡淮，言者极论思退急和撤备之罪，遂罢相，寻责居永州。于是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，论思退、王之望、尹穡等奸邪误国，招致敌人，请斩之。思退忧悸死。

思退始终与张浚不合，浚以雪耻复仇为志，思退每借保境息民为口实，更胜迭负，思退之计迄行，然终以免。敌既得海、泗、唐、邓，又索商、秦，皆思退力也。

论曰：以白时中之孱佞，徐处仁之奸细，冯澥之邪枉，汤思退之巧诈，而排杨时，误李纲，异张浚，其识趣可见矣，虽

有小善，何足算哉。王伦虽以无行应使，往来虎口，屡被拘留，及金人胁之以官，竟不受，见迫而死，悲夫！较之虚中即受其命，为之定官制、草赦文、享富贵者，大有间矣。卒以轻肆讥讽，覆其家族，真不知义命者哉。虽云冤死，亦自取焉。律以豫让之言，益可愧哉。

列传第一百三十一

朱倬 王纶 尹穉 王之望 徐俯 沈与求 翟汝文
王庶 辛炳

朱倬，字汉章，唐宰相敬则之后，七世祖避地闽中，为闽县人。世学《易》，入太学。宣和五年，登进士第，调常州宜兴簿。金将犯边，居民求避地，倬为具舟给食，众赖以济。未几，民告涝于郡，郡檄倬考实，乃除田租什九，守怒，不能夺。张浚荐倬，召对，除福建、广东西财用所属官。宣谕使明橐再荐于朝，时方以刘豫为忧，倬因赐对，策其必败。高宗大喜，诏改合入官。与丞相秦桧忤，出教授越州。用张守荐，除诸王府教授。桧恶言兵，倬论掩骼事，又忤之。

梁汝嘉制置浙东，表摄参谋。有群寇就擒，属倬鞫问，独窜二人，余释不问。曰：“吾大父尉崇安日，获寇二百，坐死者七十余人。大父谓此饥民剽食尔，乌可尽绳以法？悉除其罪，不以徼赏。吾其可愧大父乎？”通判南剑。建寇阿魏众数千，剑邻于建，兵卜粟不可用，倬重赏募卒擒获，境内迄平。

除知惠州。陛辞，因言尝策刘豫必败，高宗记其言，问：“卿久淹何所？”倬曰：“厄于桧。”上愀然慰谕，目送之。旬日间，除国子监丞，寻除浙西提举，且命自今在内除提举官，今朝辞上殿，盖为倬设也。既对，上曰：“卿以朕亲擢出为部使者，使咸知内外任均。”又曰：“人不知卿，朕独知卿。”除右正言，累迁中丞。尝言：“人主任以耳目，非报怨任气之

地，必上合天心。”每上疏辄夙兴露告，若上帝鉴临。奏疏凡数十，如发仓廩，蠲米价，减私盐，核军食，率焚稿不传。知贡举，迁参知政事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金兵犯江，倬陈战、备、应三策，且谓兵应者胜，上深然之。又策敌三事：上焉者为耕筑计，中焉者守备，下则妄意绝江，金必出下策。果如所料。史浩、虞允文、王淮、陈俊卿、刘珙之进用，皆倬所荐也。

高宗自建康回銮，有内禅意。倬密奏曰：“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，盍姑徐之。”心不自安，屡求去。诏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孝宗即位，谏臣以为言，降资政殿学士。明年致仕，卒。复元职，恤典如宰相，赠特进。孙著，淳熙十四年登第，仕至吏部尚书。

王纶，字德言，建康人。幼颖悟，十岁能属文。登绍兴五年进士第，授平江府昆山县主簿，历镇江府、婺州、临安府教授，权国子正。

时初建太学，亡旧规，凭吏省记，吏缘为奸。纶厘正之，其弊稍革。迁敕令所删定官、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兵部郎官。言：“孔门弟子与后世诸儒有功斯文者，皆得从祀先圣，今辟庠序，修礼乐，宜以其式颁诸郡县。”

二十四年，以御史中丞魏师逊荐，为监察御史，与秦桧论事，忤其意，师逊遂劾纶，且言：“智识浅昧，不能知纶。”由此罢去。逾年，知兴国军。桧死，召为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，寻兼权礼部侍郎。

二十六年，试中书舍人。高宗躬亲政事，收揽威柄，召诸贤于散地，诏命填委，多纶所草。纶奏守臣裕民事，乞毋拘五条，从之。兼侍讲。上喜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纶进讲，与上意合。尝同讲读官荐兴化军郑樵学行，召对命官，且给笔札，录

其所著史。兼直学士院，迁工部侍郎，仍兼直院。撰《吴玠神道碑》，称上旨，赐宸翰褒宠。

二十八年，除同知枢密院事。金将渝盟，边报沓至，宰相沈该未敢以闻。纶率参知政事陈康伯、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共白其事，乞备御。已而纶病肺渴，告请祠，上遣御医诊视，且赐白金五百两。

二十九年六月，朝论欲遣大臣为泛使覘敌，且坚盟好。纶请行，乃以为称谢使，曹勋副之。至金，馆礼甚隆。一日，急召使入，金主御便殿，惟一执政在焉，连发数问，纶条对，金主不能屈。九月，还朝入见，言：“邻国恭顺和好，皆陛下威德所致。”宰臣汤思退等皆贺。然当时金已谋犯江，特以善意给纶尔。

纶旧疾作，力丐外，除资政殿大学士知福州，上解所御犀带赐之。明年，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。敌犯江，纶每以守御利害驿闻，上多从之。三十一年八月，卒。赠左光禄大夫，谥章敏。无子，以兄绰之子为后。

尹穡，字少稷。建炎中兴，自北归南。绍兴三十二年，与陆游同为枢密院编修官。权知院史浩、同知王祖舜荐其博学有文，召对称旨，二人并赐进士出身。孝宗奖用西北之士，隆兴元年，除穡监察御史，寻除右正言。二年五月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历迁谏议大夫，未几而罢。

初，符离师溃，汤思退复相，金帅移书索地，诏侍从台谏集议。穡时为监察御史，以为国家事力未备，宜与敌和，惟增岁币，勿弃四州，勿请陵寝，则和议可成。既而卢仲贤出使，为金所胁，又将遣王之望，张浚极言其不可。穡为右正言，惧和议弗就，因劾浚跋扈，未几罢政。后将割四郡，再易国书，岁币如所索之数，而敌分兵入寇。上意中悔。穡为侍御史，乞

置狱，取不肯撤备及弃地者劾其罪，牵引凡二十余人。

时方以和为急，擢穉为谏议大夫。敌势浸张，远近震动，都督、同都督相继辞行。上书者攻和议之失，且言：“穉专附大臣为鹰犬，如张浚忠诚为国，天下共知，穉不顾公议，妄肆诋诽；凡大臣不悦者皆逐之，相与表里，以成奸谋，皆可斩。”上虽怒言者，而一时主议之臣与穉，皆相继废黜。先是，胡铨力言主和非是，大臣不悦，命铨与穉分往浙东西措置海道。二人挈家以行，为言者所劾，遂皆罢，语在《陈康伯传》。

王之望，字瞻叔，襄阳谷城人，后寓居台州。父纲，登元符进士第，至通判徽州而卒。之望初以荫补，绍兴八年，登进士第。教授处州，入为太学录，迁博士。久之，出知荆门军，提举湖南茶盐，改潼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寻改成都府路计度转运副使、提举四川茶马。

朝臣荐其才，召赴行在，除太府少卿，总领四川财赋。金人渝盟，军书旁午，调度百出，之望区画无遗事。第括民质剂未税者，搜抉隐匿，得钱为缗四百六十八万，众咸怨之。后升太府卿。

孝宗即位，除户部侍郎，充川、陕宣谕使。先是，敌帅合喜寇凤州之黄牛堡，吴玠击走之，遂取秦州，连复商、陕、原、环等十七郡。敌以玠精兵皆在德顺，力攻之。时陈康伯秉政，方议罢德顺戍，虞允文为宣谕使，力争不从，上以手札命玠退师。之望既代允文宣谕使，赞玠命诸将弃德顺，仓卒引退。敌乘其后，正兵三万，还者仅七千人，将校所存无几，连营恸哭，声震原野。上闻而悔之。

隆兴初，右谏议大夫王大宝疏之望罪，除集英殿修撰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未几，权户部侍郎、江淮都督府参赞军事。之望雅不欲战，请朝，因奏：“人主论兵与臣下不同，惟奉承

天意而已。窃观天意，南北之形已成，未易相兼，我之不可绝淮而北，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。移攻战之力以自守，自守既固，然后随机制变，择利而应之。”有旨留中。俄兼直学士院。

汤思退力主息兵，奏除之望吏部侍郎、通问使。寻议先遣小使觐敌，召之望还。之望首以守备不足恃为告，上亟罢都督府，以之望为淮西宣谕使，甫拜命，又擢右谏议大夫。之望因上章极言廷臣执偏见为身谋，乞明诏在庭，平其心于议论之际。时思退主和议，浚主恢复，之望言似善，实阴为思退地也。

既而视师江上。金复犯边，遂上和、战二策，且言措置守御之备，疏奏未达，拜参知政事。既入，俄兼同知枢密院事。敌兵交至，濠、楚守将或弃城遁，上命汤思退督江、淮师；未行，复令之望督视，改同都督。力辞不行。会太学诸生上书，上怒，欲加罪，之望救解之。遂以参知政事劳师江、淮。

之望先尝贻书敌帅。至是，王抃使敌军，并割商、秦地；许归被俘人，惟叛亡不预；世为叔侄之国。敌皆听许，讲解而罢。上闻敌师退，令督府择利击之，之望下令诸将不得妄进。朝廷趣行，之望言：“王抃既还，不可冒小利，害大计。”言者论罢为端明殿学士、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，居天台。乾道元年，起知福州、福建路安抚使。捕海贼王大老，捷闻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移知温州，寻复罢。六年冬，卒。

之望有文艺干略，当秦桧时，落落不合或谓其有守。绍兴末年，力附和议，与思退相表里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，地割而敌势益张，之望迄以此废焉。

徐俯，字师川，洪州分宁人。以父禧死国事，授通直郎，累官至司门郎。靖康中，张邦昌僭位，俯遂致仕。时工部侍郎何昌言与其弟昌辰避邦昌，皆改名。俯买婢名昌奴，遇客至，即呼前驱使之。建炎初，落致仕，奉祠。

内侍郑谔识俯于江西，重其诗，荐于高宗。胡直孺在经筵，汪藻在翰苑，迭荐之，遂以俯为右谏议大夫。中书舍人程俱言：“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，自元丰改制以来未之有。考之古今，非阳城、种放，则未尝不循序而进，愿姑以所应者命之。昔元稹在长庆间，擢知制诰，真不忝矣。缘其为荆南判司，命从中出，召为省郎，便知制诰，遂喧朝论，时谓荆南监军崔潭峻实引之。近亦传俯与宦寺倡酬，称其警策，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。”不报，俱遂罢。

绍兴二年，赐进士出身，兼侍读。三年，迁翰林学士，俄擢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四年，兼权参知政事。宰相朱胜非言：“襄阳上流，所当先取。”帝曰：“盍就委岳飞？”参政赵鼎曰：“知上流利害，无如飞者。”俯独持不可，帝不听。会刘光世乞入奏，鼎言：“方议出师，大将不宜离军。”俯欲许之，鼎固争，俯乃求去，提举洞霄宫。

九年，知信州。中丞王次翁论其不理郡事，予祠。明年，卒。俯才俊，与曾几、吕本中游，有诗集六卷。

沈与求，字必先，湖州德清人。登政和五年进士第，累迁至明州通判。以御史张守荐，召对，除监察御史。上疏论执政，迁兵部员外郎，自劾以为言苟不当，不应得迁。上乃行其言，除殿中侍御史。

上在会稽，或劝幸饶、信，有急则入闽。与求以为今日根本正在江、浙，宜进都建康，以图恢复。论范宗尹年少为相，恐误国事。上不悦，以直龙图阁知台州。宗尹罢，召还，再除侍御史。

时军储窘乏，措置诸镇屯田，与求取古今屯田利害，为《集议》二卷上之，诏付户部看详。江西安抚、知江州朱胜非未至，而马进寇江州陷之，与求论九江之陷，由胜非赴镇太缓，胜非

罢去。时方多事，百司稽违，与求援元丰旧制，请许台谏官弹奏，上从之。与求再居言路，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，将悉论出之。与求曰：“近世朋党成风，人才不问贤否，皆视宰相出处为进退。今当别人才邪正而言之，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哉？”人服其言。

吕颐浩再相，御营统制辛永宗、枢密富直柔、右司谏韩璜屡言其短。与求劾直柔附会永宗兄弟，为致身之资。上遂出永宗，而璜、直柔亦相继罢黜。

迁御史中丞。时禁卫寡弱，诸将各拥重兵，与求言：“汉有南北军，唐用府兵，彼此相维，使无偏重之势。今兵权不在朝廷，虽有枢密院及三省兵房、尚书兵部，但行文字而已。愿诏大臣益修兵政，助成中兴之势。”浙西安抚刘光世来朝，以缙帛、方物为献，上已分乞六宫，与求奏：“今为何时而有此。”时已暮，疏入，上命追取斥还。内侍冯益请别置御马院，自领其事，又擅穿皇城便门。与求劾益专恣，请治其罪。

谍报刘豫在淮阳造舟，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。与求言：“使贼舟至此，则入吾腹心之地。臣闻海舟自京东入浙，必由泰州石港、通州料角崇明镇等处，次至平江南北洋，次至秀州金山，次至向头。又闻料角水势湍险，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运。宜于石港、料角等处拘收水手，优给钱粮而存养之，以备缓急。”

两浙转运副使徐康国自温州进发宣和间所制间金、销金屏障什物，与求奏曰：“陛下俭侔大禹，今康国欲以微物累盛德，乞斥而焚之，仍显黜康国。”从之。与求历御史三院，知无不言，前后几四百奏，其言切直，自敌己已下有不能堪者。上时有所训敕，每曰：“汝不识沈中丞邪？”移吏部尚书兼权翰林学士兼侍读，遂出为荆湖南路安抚使、知潭州。引疾丐祠许之。

四年，出知镇江府兼两浙西路安抚使。复以吏部尚书召，除参知政事。金人将入寇，上谕辅臣曰：“朕当亲总六军。”与求赞之曰：“今日亲征，皆由圣断。”上意决亲征，书《车攻诗》以赐。上曰：“朕以二圣在远，屈己通和。今豫逆乱如此，安可复忍？”与求曰：“和亲乃金人屡试之策，不足信也。”因奏：“诸将分屯江岸，而敌人往来淮甸，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，彼必有反顾之忧。”上曰：“当如此措置。”

五年，兼权知枢密院事。时张浚视师江上，以行府为名，言知泰州邵彪及具营田利害事，乞送尚书省。有旨从之。与求不能平，曰：“三省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？”六年，张浚复欲出视师，不告之同列。及得旨，乃退而叹曰：“此大事也，吾不与闻，何以居位？”遂丐祠，罢，出知明州。

七年，上在平江，召见，除同知枢密院事；从至建康，迁知枢密院事。薨，赠左银青光禄大夫，谥忠敏。

翟汝文，字公巽，润州丹阳人。登进士第，以亲老不调者十年。擢议礼局编修官，召对，徽宗嘉之，除秘书郎。三馆士建议东封，汝文曰：“治道贵清净。今不启上述三代礼乐，而师秦、汉之侈心，非所愿也。”责监宿州税。久之，召除著作郎，迁起居郎。

皇太子就傅，命汝文劝讲，除中书舍人。言者谓汝文从苏轼、黄庭坚游，不可当赞书之任，出知襄州，移知济州，复知唐州，以谢章自辨罢。未几，起知陈州。召拜中书舍人，外制典雅，一时称之。命同修《哲宗国史》，迁给事中。高丽使入贡，诏班侍从之上，汝文言：“《春秋》之法，王人虽微，序诸侯上。不可卑近列而尊陪臣。”上遂命如旧制。内侍梁师成强市百姓墓田，广其园辅。汝文言于上，师成讽宰相黜汝文，出守宣州。

召为吏部侍郎，出知庐州，徙密州。密负海产盐，蔡京屡变盐法，盗贩者众，有司穷治党与。汝文曰：“祖宗法度，获私商不诘所由，欲靖民也。今系而虐之，将为厉矣。”悉纵之。密岁贡牛黄，汝文曰：“牛失黄辄死，非所以惠农，宜输财市之，则其害不私于密。”上从之。钦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改显谟阁学士、知越州兼浙东安抚使。

建炎改元，上疏言：“陛下即位赦书，上供常数，后为献利之臣所增者，当议裁损。如浙东和预买绢岁九十七万六千匹，而越州乃二十万五百匹，以一路计之，当十之三。如杭州岁起之额盖与越州等，杭州去年已减十二万匹，独越州尚如旧，今乞视户等第减罢。”杨应诚请使高丽，图迎二帝，汝文奏：“应诚欺罔君父，若高丽辞以大图假道以至燕云，金人却请问津以窥吴越，将何辞以对？”后高丽果如汝文言。上将幸武昌，汝文疏请幸荆南，不从。

绍兴元年，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除参知政事、同提举修政局。时秦桧相，四方奏请填委未决，吏缘为奸。汝文语桧，宜责都司程考吏牒，稽违者惩之。汝文尝受辞牒，书字用印，直送省部；入对，乞治堂吏受赂者。桧怒，面劾汝文专擅。右司谏方孟卿因奏汝文与长官立异，岂能共济国事？罢去以卒。

先是，汝文在密，桧为郡文学，汝文荐其才，故桧引用之。然汝文性刚不为桧屈，对案相诟，至目桧为“浊气”。汝文风度翹楚，好古博雅，精于篆籀，有文集行于世。

王庶，字子尚，庆阳人。崇宁五年，举进士第，改秩，知泾州保定县。以种师道荐，通判怀德军。契丹为金人所破，举燕云地求援，诏师道受降。庶谓师道曰：“国家与辽人百年之好，今坐视其败亡不能救，乃利其土地，无乃基女直之祸乎？”不听。宣和七年，金果入寇。太宰李邦彦夜召庶问计，庶曰：

“宿将无如种师道，且夷虜畏服，宜付以西兵，使之入援。”邦彦以语蔡攸，攸不然。以庶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。疆事益棘，钦宗欲幸襄、邓，先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，益求庶自副。高宗即位，除直龙图阁、鄜延经略使兼知延安府。累立战功，进集英殿修撰，升龙图阁待制，节制陕西六路军马。

先是，河东经制使王 燮既遁归，东京留守宗泽承制以庶权陕西制置使。会宣谕使谢亮入关，庶移书曰：“夏人之患小而缓，金人之患大而迫，秋高必大举，盍杖节率兵举义，驱逐渡河，徐图恢复。”亮不能从。金人大入，庶调兵自沿河至冯翊，据险以守。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晋宁，侵丹州，又渡清水河，破潼关，秦、陇皆震。庶传檄诸路，会期讨贼。泾原统制曲端雅不欲属庶，以未受命辞；居数日，告身至，又辞。金人知端与庶不协，并兵寇鄜延。庶在坊州闻之，夜趋鄜延以遏其冲。金人诡道陷丹州，州界鄜、延之间，庶乃自当延安路。时端尽统泾原劲兵，庶屡督其进，端讫不行，遂陷延安。语在端传。

初，庶闻围急，自收散亡往援。观察使王 燮亦将所部发兴元。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，既无所归，遂以军付 燮，而自将百骑驰至襄乐劳军，尚倚端为助。庶至，端令每门减从骑之半，比至帐下，仅数骑。端厉声问庶延安失守状，且曰：“节制固知爱身，不知为天子爱城乎？”庶曰：“吾数令不从，谁其爱身者！”端怒，谋即军中诛庶而夺其兵，乃夜走宁州，见谢亮曰：“延安，五路襟喉，今既失矣。《春秋》大夫出疆之义得以专之，请诛庶。”亮曰：“使事有指，今以人臣而擅诛于外，是跋扈也，公则自为之。”端沮而归，乃夺庶节制使印，又拘縻其官属。会诏庶守京兆，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罢。丁内艰。

时张浚自富平败归，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，乃并召之。庶地近先至，力陈抚秦保蜀之策，劝浚收熙河、秦凤之兵，扼关、陇以为后图。浚不纳。求终制，不许，乃版授参议官。浚念端与庶必不相容，端未至，但复其官，移恭州。庶因谓浚曰：“端有反心。”浚亦畏端得士，始有杀端意矣。语在《端传》。

绍兴五年，起复知兴元府、利夔路制置使。庶以士卒单寡，籍兴、洋诸邑及三泉县强壮，两丁取一，三丁取二，号“义士”，日阅于县，月阅于州，厚犒之，不半年，有兵数万。浚言于朝，升徽猷阁直学士。有谗于浚者，徙庶知成都，改嘉州。明年，浚劾庶轻率倾险，落职奉祠。寻起知遂宁，固避得请。

六年，除湖北安抚使、知鄂州。趋阙，上因燕见，庶言：“陛下欲保江南，无所事；如曰绍复大业，都荆为可。荆州左吴右蜀，利尽南海，前临江、汉，出三川，涉大河，以图中原，曹操所以畏关羽者也。”上大异之。复显谟阁待制、知荆南府、湖北经略安抚使，又复直学士。

七年十月，以兵部侍郎召。明年春，入对，上曰：“召卿之日，张浚已去，赵鼎未来，此朕亲擢，非有左右之助。”庶顿首谢，因奏：“恢复之功十年未立，其失在偏听，在欲速，在轻爵赏，是非邪正混淆。诚能赏功罚罪，其谁不服？昔汉光武以兵取天下，不以不急夺其费，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。”又口陈手画秦、蜀利害。上大喜，即日迁本部尚书。阅月，拜枢密副使。

议者乞遣重臣行边，遂命庶措置江、淮边防。京、湖宣抚使岳飞闻庶行边，遗书曰：“今岁若不出师，当纳节请闲。”庶壮之。庶还朝，论金人变诈，自渝海上之盟，因及飞纳节之语。当是时，秦桧再相，以和戎为事。金使乌陵思谋至，诏趣庶还。庶力诋和议，乞诛金使，其言甚切。金又遣张通古来许

割地，还梓宫，归太后。庶曰：“和议之事，臣所不知。”凡七疏乞免官，乃以资政殿学士知潭州。

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劾庶本赵鼎所荐，欺君罔上。庶罢归，至九江，被命夺职，徙家居焉。十三年，御史胡汝明论庶讥讪朝政，责响德军节度副使，道州安置。至贬所卒。孝宗思庶言，追复其官，谥敏节。子六人，之奇，乾道中，知枢密院事。

辛炳，字如晦，福州侯官县人。登元符三年进士第，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。先是，蔡京废发运司转般仓为直达纲，舟入，率侵盗，沉舟而遁，户部受虚数，人畏京莫敢言。炳极疏其弊，且以变法后两岁所得之数，较常岁亏欠一百三十有二万，支益广而入寝微，乞下有司计度。徽宗以问京，京怒，以炳为沮挠，责监南剑州新丰场，寻提举洞霄宫，起知袁州，移无为军。靖康初，召为兵部员外郎。

高宗即位，除左司员外郎，辞；未几，起直龙图阁、知潭州。明年，张浚调兵潭州，以炳懦弱不能，罢之，寻以起居舍人召，辞。绍兴二年，复以侍御史召。首言今日公道壅塞，风俗颓薄，连疏三省所行乖失数十事，请谕大臣勿废都堂公见之礼。时福建八州添差至百八十余员，炳言：“艰危多事之时，冗食之官无益，当罢。”从之。

苏、湖地震，下诏求言。炳言：“大臣无畏天之心，何事不可为？”其言甚峻，由是宰执吕颐浩居家待罪，炳劾罢颐浩。知枢密院事张浚召赴行在，炳论其败事误国，浚坐落职。

除御史中丞。时方遣使议和，炳方言：“金人无信，和议不可恃，宜讲求守御攻战之策。”以疾请外，除显谟阁直学士、知漳州，未赴而卒。诏：炳任中执法，操行清修，今其云亡，贫无以葬，赐银帛赙其家，赠通议大夫。

论曰：秦桧晚荐士以收人望，然一时知名之士，亦岂尽可

笼络者哉！朱倬论事辄不合，王纶代言辞合体要，若尹穉、王之望人品虽不同，其附和议则一尔。徐俯未与赴鼎争辨，沮抑岳飞，异哉。沈与求止和亲之议，翟汝文善料事，而桧以为异己。王庶论都荆州，当时诸臣之虑皆不及此。考夫祈宽之事，庶盖忠义人也。辛炳雅志清修，又岂多见也欤。